

目錄

人人尽功用使召会得扩增



- [第一篇 召会的扩增与开展](#)
- [第二篇 要有认真、彻底的性格](#)
- [第三篇 鉴往知来，使主有出路](#)
- [第四篇 小排聚会使人人的功用得发挥](#)
- [第五篇 翻掉性格上的难处](#)
- [第六篇 改制以达繁增](#)
- [第七篇 长老聚会应注意的要点，以及召会实行上的带领](#)
- [第八篇 召会聚会的基层](#)
- [第九篇 小排聚会的内容\(一\)](#)
- [第十篇 分排聚会与集中聚会的得失比较](#)
- [第十一篇 小排聚会的内容\(二\)](#)
- [第十二篇 建立小排，使基督的身体得建造](#)

第一篇 召会的扩增与开展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在这一系列的信息中，主带领我们注意召会的扩增与开展。我们要从召会中人数的变动，来看今后往前的路。

研究召会中人数的变动

有两位曾于一九五八至五九年在台北召会料理情况表的弟兄说，一九五八年有两万二千位，五九年是两万三千位。而后，在一九六五至六六年，我们从情况表上，能找到名字、地址的，也是两万三千位。然而，去年十月至十一月间，我们在台北又查了一次；这回是一万一千人。

从这数字显示，召会中的人数，已从两万三千掉到一万一千。对于这种情形，我们可能会有几个解释。首先，有些圣徒因着疾病或年纪老迈故去了。其次，是因着搬迁，造成人数减少。第三个原因是失去联络。以上三种，应该都不是人数减少最主要的原因。再一个可能的原因，是因着出国留学或移民。然而，即使是这个原因，从一九六六年到去年，这十八年间，台北召会移民或出国读书的圣徒，也不会有这么多。

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四年间，圣徒人数从两万三千降至一万一千，减了一万二千，可以说减少了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。从前面的分析来看，不太可能是因着那四种情形，使人数减少了那么多。所以，我们还得详加研究，好找出真正的原因。

我们必须根据情况表来研究，情况表应该是我们很好的根据。一九六六年时，我们确实有两万三千个名字，每一个名字都在情况表里。此外，从一九六六年到八四年，这十八年间受浸了不少人，我们也要找出他们的情况表。换句话说，这十八年间，到底加进了多少人，这是需要知道的。无论是新受浸的，或是移进来的，情况表应该是很清楚地。那段期间，我们相信最少有两三千位新受浸的。我们若把这些都加上，就有两万六千位弟兄姐妹。

为什么原有两万六千位弟兄姐妹，至今在记录上只剩下一万一千位？我们发现情况表的记录，和实际情形有出入。可以说，已过的情況表根本作得不彻底，无法完全相信，只能作为参考用。为这缘故，我们需要重新作情况表。

以科学方法研究解决之道

除了作情况表外，为了掌握圣徒们赴会的情形，盼望每个会所都能有一种实行，就是每次聚会都要点数。这个点数，包括擘饼聚会和祷告聚会；每次聚会都要记数字，都要弟兄姐妹签到。这样，我们就能确实知道在召会生活中的人数。比方某个召会，每一次到会的圣徒是三百八十位，但十二周下来，实际签到的有八百多个名字。据此，我们就能发现，圣徒实际的数字不是三百八十，而是八百多。这八百多位不是每一次都来，而是这周可能来了三百多位，下一周也来了三百多位，但这两个三百多位并非同一班人。

已过每当我们问到台北召会有多少人，答案常常是：情况表是一个数字，到会人数又是一个数字。现在弟兄们研究出这个方法，借着统计圣徒签到的情形，就能知道实际的数字。台北召会目前得到一个实在的数字，就是三千五百位，而记过名的是六千八百位。这样，就能确知有六千八百位圣徒是轮流来聚会的，而每次约有三千五百位参加聚会；这个才是正确的数字。这就是所谓的制度；作事情的确有个制度，我们必须把这件事作得彻底，用科学办法来查证，找出漏洞所在，而实际解决问题。

此外，我们还需要花工夫整理情况表，找出那些久不聚会的，将名单交给各会所。请各会所的弟兄姐妹读读这些名字，凡是知道他们去向的，都尽量报告、交通出来，相信这样就能找出那些久不聚会的，然后好好的照顾他们；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

作事该有的态度

从清查情况表这件事，我们要交通一点关于事奉该有的学习。我们有好多弟兄姐妹，都是很年轻就出来学习事奉主。事奉主需要学习的，就是一件事不作则已，要作就得作得彻底；并且不要轻易发动一件事，除非有相当把握是出于主的。我们常看见有些弟兄们，今天提了一件事，热心作两天就没有下文了；这是不对的。我们在事奉主的事上，不作就不作，要作就得作个彻底。事情总不能翻来复去，一件事若提起要作，就一定要作得彻底，即使失败了还得再作。这是一个原则，事情不要随意题，也不要随意开始，既然提了就要好好作，并且作得彻底。这是我们作事应有的态度。

花时间研究召会的事奉

我们的负担是要挖掘出真实地情形，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往前。除了根据情况表，找出久不聚会的圣徒外，我们也要注意人数和编排，这都是非常有关系的。有些弟兄们说，他们主日到会的人数比小排人数多。按原则，应该是小排人数比主日到会人数多。所以，小排人数少，主日到会人数多，是不正常的；台北召会就是这种情形。简单的说，这就是排作得不彻底。排一作彻底，人数一定增加，定规比主日人数多。这是铁定的原则。

我们在召会中服事，就是要学怎么作工，怎么作事。小排作得不错的召会，通常小排人数都比主日到会人数多；小排人数越多，证明那里的排作得越彻底。所以，无论各召会有多少排，小排人数若比主日到会人数少，就是证明排作得不彻底。我们所以要这样研究，是因为领悟到我们必须改革，才能更往前去。我们不在乎是否讨人的欢喜，我们只顾到一件事，就是主的恢复必须有路。我们乃是根据这点，也本着这个心和灵，愿意和众人好好有交通。

现在，全地众召会问题的焦点都在这里，就是召会的人数一多，就推动不了。有位弟兄曾交通说，他在起头服事时，过召会生活的只有十位、八位弟兄姐妹，一年后就增加至八十位。然而，等到有了一百位，加增就缓慢了；等到一百三十位，更是几年都动不了。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如此，都不动了；但我们不能停在这里，我们要加以研究，好寻求出路。这个研究是以台北召会作实验，却是为着全地的众召会。现在方向已经出来，就是一定要加强小排，这条路是绝对不能离弃的。

需要加强小排聚集

我们要加强的作小排。小排乃是医治我们问题的良药；小排强了，百病皆去；小排不强，百病都来。今天，一谈到福音的吸引力，人都觉得讲台要强。然而，以葛理翰（Billy Graham）传福音为例，他传讲福音时，信息很强，很有吸引力，一下就得着几万人，但留下的结果并不叫人受鼓舞。我们要晓得，一棵树要得供应，完全在于根。若是把根切掉，树就死了；没有根，树活不了。小排就像是根，小排作成功了，一切就成功。虽然讲道要有吸引力不容易，但即使讲道有吸引力，也难以持久；吸引力要持久，必须靠小排。最近一分台北本地的“召会通讯”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其中大部分的内容都说到小排，有位三十多年没有聚会的圣徒，因着小排而被恢复了。

小排一定要加强，但难处是我们的聚会太多，把时间都占去了，以致我们不能直接去加强小排。我们的校园工作，常常都是传福音，带人信主、受浸后，就不继续带领，不管他们；这实在是前功尽弃。我们没有继续带领人，是因为我们把时间都拿去跑聚会，以致没有时间带领人。我们需要研究，究竟该牺牲对人直接的带领，还是该牺牲聚会。

注重家庭教养-小排的聚集

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要强，非要公民强不可；若盼望公民强，就一定要有家庭教养，再配上学校教育。如此，这个国家才能好。已过我们的作法，完全放弃家庭教养，就是小排的实行，而完全倚靠大聚会，就是倚靠学校教育，所以我们没有成功。

没有家庭教养，光靠学校教育是不行的。圣经里的家庭教养，也包括学校教育。犹太人古时候没有学校，完全是靠家庭教养。这有点像中国古代，什么都是靠家庭教养来完成。这家庭教养里包括教育，所以能带出扎实的人。试想，若是今天没有家庭教养，仅仅倚靠学校教育，如何能培育出好的人才？所以，我们必须醒悟，好好注重家庭教养，就是小排。然而，我们不能放弃会所集中的聚会，那是学校教育；因此，每周我们都有一次会所的聚集。

家庭教养是持续不断，并且内容样样都有，而学校教育有高低之分。比方，人可以读小学而不读中学，可以读中学而不读大学，也可以读大学而不读研究所；学校教育是视环境而定。我们小排的聚集就是家庭教养，里头样样都教。然而，为了使弟兄姐妹更为有用，还必须有学校教育，就是召会的大聚会。这种聚会如何，能不能吸引人、留住人，在乎所提供的环境和师资，是否能使人人都受到均衡的教育并成全。

关于长老的权限

再者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，就是在大地方召会中，容易落入集权的情形。这持久下去是不行的，因为一集权就“死”了。一九七五年，我们在召会的治理上，曾有一个大的改制，盼望带进新陈代谢的效果。然而，那次变动的结果是亏损，因为新的人起来的不多。那时，我们将家排实行拿走，一切集中在几位弟兄身上。从表面看，对召会当然是个亏损。但我们会如此作，是盼望有新的路出来，产生新的细胞。可惜，新细胞没有产生出来，结果反而得不偿失。这都值得我们研究，也是给我们的警戒。召会治理权若都集中在少数长老们手中，恐怕是很大的限制，也是很大的“杀死”。

根据观察，在大地方召会，权限若是集中，的确有害处，并且害处多多，但只有一个好处，就是避免乱。过去，我们因为怕乱，所以不敢放；但这个不放将我们憋死了。比方有人生了十个孩子，因着一些缘故，死了八个，但这总强如一个都没有生。这意思是，权限不集中，虽然会乱一点，但会有结果，有繁增。若是一切都被控制在集权之下，虽然不会乱，但也不会有任何事发生，不会有繁增。

人人尽才智事奉

目前在召会中，长老的权限似乎是无限量的，召会的治理只集中在少数长老手中；这种情形误事多多。然而，若没有给长老权柄，召会也容易生乱。尤其在一个大地方，除非长老是万能的，眼光周到，各方面都顾得到，否则难以有合式的治理。当然，一切不可能都尽如我们所想，我们也无法盼望老老样样都能，所以我们当一同寻求往前的路。

全美国有五十七州，分州的权柄是大过中央的。若是权力都集中在中央，州里凡事都找中央政府商定，州就不用发展了。这就是我们中间受亏损的原因。我们都倚靠长老，但实际上长老作不了那么多。以台北召会为例，有许多弟兄们，年纪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，干才也不差；这一群人是可以用的，却没有用上。如果只有靠长老同工们努力作，其他人都不作，这就好比美国五十州，都叫中央政府作事，州里头的人才却都没有用上，州自然是难以发展，并且还会出问题。

台北召会有六千人聚会，需要有够多的长老，否则很难推动并带领。若是众人不能一同承担重任，就难有好的见证。我们要相信，在这几千人里面，一定有许多有用的人。这些材料若是我们不用上，反倒会成为难处。好比一幢建筑，有块大材料在这里，就需要摆进建造里。若不然，无论将其放在何处，都会妨碍这个建造。然而，究竟是将其建造上去，或是任其放在一边，全看我们的智慧和度量，看我们会不会成全人。

各地的情形都相同，好些材料都闲置在一旁，就看我们如何用上去。我们若不能把这些材料用上去，一直任其闲置，就会成为各地建造的妨碍。这是所有同工长老们必须正视的问题，必须好好去研究。我们要仰望主给我们智慧和能力，把这事作得彻底。若是我们还停留在倚靠开特会的情形，有一万多人来聚会，然后散会后，留下的只是热闹一场，那是没有任何用处的。

台北召会有六千人聚会，但并不是说六千位弟兄姐妹都同时来聚会，乃是有六千位弟兄姐妹是有分于聚会的。这些都是爱主、爱召会、愿意为召会摆上的。然而依现实的情形，同工长老们并没有将这些人用上去。这些有用的人都在各会所里，不在乎你是否给他们什么职称，重要的是人要用上去。这虽只是一句话，但要如何用这些人，乃是个大问题。比方，他们每作一件事，是否能发挥自己的智慧，还是他们得凡事问长老，请示该怎么作；这是很有讲究的。若是长老们将弟兄姐妹用上去，却不给他们自由，不让他们有机会学习放胆去作，他们必须看长老们的眼神，长老们说可，他们才能作，这和没有用他们并无两样。

各国的交通部都在计划修筑道路，让民众的车子能上路，使交通发达起来。照样，长老们应该有一个治理，让人人都能尽功用。六十三年前，在我家乡烟台，建筑了山东半岛东部第一条近代公路，从烟台到潍县。在建造之前，遭到群众反对，但路开好之后，即使是那些反对的人，也都在使用那条路。

我们相信那些作长老的并没有闲着；然而他们没有给众人开路，让众人能把力量摆上去。即便他们把那些弟兄们都摆在事奉里了，也还不一定成功，因为这在乎长老们如何带领。好比一部车子，在我手里开是一个样子，到了你们手里又是一个样子。究竟要如何开，总是有些讲究，这是我们众人都要学的。

主给我们一个局面，在这里有几千人，又有这么多会所；这实在是一笔大的资金。我们每一年用这个资金作工，总该生利；但我们并没有生利，原因何在？我们有这么多的会所，也有几千人，为什么就没有繁殖、扩增呢？这必定是因为有许多人才没有用上去。长老们没有闲着，但众人的才智却无法用上去。这几千人的才智要用上，也有讲究。是集权的用呢，还是分权的用？我们需要花工夫，用科学的方法研究，看看如何把这些才智用上去。

现在众人都在各会所服事，但是各会所事奉的路，是否能叫他们的才智尽出来，就在于那个制度如何。中国人头脑聪明，是世界闻名的，但为什么中国不强盛？根据观察，是因为制度错了；制度一错，人就不能上轨道；人不能上轨道，才智就不能尽出。无论是治理召会，或是治理国家，都是这样的原则和道理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找出一条路，叫众人的才智都能尽出，如此才有前途。以作小排为例，已过几个月，我们加强作小排，就有一些人被恢复了；所以，这实在是一个制度的问题。盼望众人都能实际的投身在事奉里，但这要怎么作实在是个问题。然而，无论作法如何，都应当是能叫众人各尽其用。

新路上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

我们看见台北召会明显的推不动了，尤其以人数来说，的确是推不动了。以作生意的眼光来说，每一年的营利所得只要经过会计一算，就知道有没有利润。若是没有利润，立刻就要决定不能再走原路，必须再找新路。同样的，我们发现召会停滞不前，就应该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必须找出新路，有新的起头。

基本上，有三个问题，需要我们众人共同研究。第一，就是要问弟兄姐妹：你上一次带人得救是在什么时候？有的可能说昨天，有的可能已经好久没有带人得救了。若是后者，就要再追问：为什么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带人得救？第二个问题要问：我们既然都爱主，爱召会，爱主的恢复，我们有没有带着一个比自己软弱、幼嫩的“小羊”？若是没有，我们也要研究为什么没有。第三个问题，根据台北召会的情况表，目前最低限度应该有一万一千位弟兄姐妹，然而经常参加主日聚会的，却不到三千五百人。换句话说，最少有七千位是不聚会的。在这些不聚会的人中，我们认识了几位？为什么不去带他们？

简单的说，我们要一同研究：第一，如何能按时带人得救。这不是一生作一次，乃是要常年的作，好比许多果树都是每年结果子的。第二，每一位圣徒都得带一位比自己幼嫩的。好比一个家庭，若有十个八个兄弟姐妹，只靠父母是带不了的，必须作哥哥姐姐的，帮忙带弟弟妹妹；这不是一件小事。第三，如何恢复久不聚会的弟兄姐妹。总而言之，第一是要传福音，带人得救；其次，要照顾比较软弱、幼嫩的；此外，还要去恢复久不聚会的。如此，召会生活才能托住人。

台湾众召会的情形会影响海外，所以台湾众召会的光景若是不改，恐怕美国的众召会将成为台湾第二。美国圣徒曾两次访问台湾众召会，一次在一九六八年，相当得着台湾众召会的帮助；另一次在一九七七年，情形就不如前一次了。换言之，从开头到一九六八年，台湾众召会的光景对海外是个鼓励，是个帮助。然而，因着一些原因的影响，台湾众召会的情形对海外的帮助减弱了。这是我们所以要往前推动的原因。

目前全地约有六百多处召会，台湾有八十多处。要推动这六百多处召会，关键在于台湾；台湾若推动不了，别处就更难说了。为此，我们的眼光要放大、放远，脚步更要站稳，并往前行。

一直的学习，勿自满自足

我们绝不能自满自足，现在是需要救援的时候。我们也不能再说恩赐不够、能力不足。我们并不盼望大家都有恩赐，但我们的确需要想出办法，找出救援的路。我们不能再以现有的为满足，以为有这么多人就可以了。我们不能二、三十年过去，聚会人数却一点没有加增；这是不能交代的。这在主的恢复里是一件大事，我们众人不能都耽搁在这里；我们必须往前。

我们要从源头找起，清楚问题的所在，然后对症下药，才能解决问题。若不然，还是会从源头产生出问题。新约给我们看见，保罗和巴拿巴也是上到耶路撒冷，解决割礼的问题，因为问题的源头在耶路撒冷（徒十五 1~2）。今天全世界变小了，一地发生的事情，各地都会知道。我们在台湾所作的，很快会影响到全地众召会。

我们绝不能满意现在的作法；若是我们满足于现有的情形，定规会误事。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一件事情。我蒙主怜悯，得到倪弟兄的帮助，使我能认识主；当然，我学习一直顺服他。在学习的事上，我若能接受一个倪弟兄，就能接受一万个倪弟兄；我实在是愿意从弟兄们中间得到帮助。所以，现在我们必须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不以现有的作法为满足，要一直的学习。

同心进取，寻求突破

我们实在需要有突破，不仅是属灵的突破，也是制度、情形的突破。要有突破就必须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改。虽然的确有人在外面反对我们，攻击我们，但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办法跳脱出去，乃在于我们自己。比方有强盗来作乱，我们绝不会因着没法逃跑，就坐以待毙；我们不会那么笨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逃脱的。

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，不仅是要我们改制度，更是要我们改自己。当然，今天的工作都不是简单地。以盖房子为例，一个空地上若是完全没有房子，人要进来盖造很容易；若是土地上已经有了许多的建筑物，要来进行改造，就不是那么容易。那几乎需要拆去所有旧有的，才能重新再造。这正是我们现在改制所面临的难题，我们会看见有反对的，也有赞成的，所以不容易有一致的确定目标。

你们服事主多年，多少都有点经验，应该是责无旁贷的。虽然可能有些人经验多一点，有些人经验少一点，但无论如何都是有经验的，都该同心进取。在工作的往前上，我们应该众志成城，彼此多有交通，多有学习。人总是习惯旧有的，不容易接受新的改变。许多人都觉得自己的睡房和睡铺最好，若是稍有改动，他们可能还经得起，但若要大改动，恐怕就会引起他们的反对。这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，更是如此；他们不容易改变，也不愿意有什么大变动。

我在前面提到的烟滩公路，在开始着手修建时，曾遇见许多阻力，看起来相当为难，但那班有决心、有看见的人，没有因那许多的反对而却步，他们义无反顾的彻底执行计划。虽然一面工程相当浩大，一面反对的声浪又非常激烈；但那一班人不顾一切为难，继续往前。等到工程完工，道路正式启用时，众人都欢欢喜喜的使用那条路，连那些反对者也用得不亦乐乎。所以，只要众人共同为着一个确定的目标努力，意志坚定不移地往前，事情没有作不成功的。

因此，谈到作事，千万不要讲人情。虽然我们都在人情里，但总不要受影响；因为一旦受影响，无论我们来在一起谈什么、作什么，都会白费工夫，摸不着事情的焦点。盼望在往后的交通里，主能给我们摸着一条路，把小排建立起来，让各区有力量发展并推动。

要尽所能的让主有路，达到召会的扩增与开展

本篇信息主要在交通召会的扩增与开展。许多全时间同工或弟兄姐妹，往往在台北郊区或其他地方都能开展，一旦到了大的召会，如台北召会等，就很难开展，甚至没有开展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，制度限制了开展。好像在这个制度之外，一切都很好；但只要在这个制度里，就什么都不容易。

作长老的弟兄们，绝不是刻意要控制什么，但有一个感觉很不好，就是人一到了这里，就感觉这是老长老的”，那也是“长老的”；好像一切都必须经过长老同意才行。所以，我们要研究一个妥当的办法，来除去这种“集权”。同时，我们还要保守情形不会乱。今天人研究一样机器，若是察觉有什么地方不妥，就立刻改进，好避免失误发生。这正如我们把控制的东西挪开后，又怕会乱，只好再用一个好办法防乱，好使进来的人才都能用上去。我们实在盼望这个能作成。

大家都知道，反对我的人不少，甚至有些所谓的同工，说我讲异端。然而，我常常说一句话，就是那些说我讲异端的人，可以看看他们自己有没有同工。例如那些在六〇年代持异议的人，各自分出去之后，今天若问他们那些人有没有同工，相信他们也很难说出几位。求主宝血遮盖，在我们中间有成百成千的同工。这是因为在主的恢复里，我没有自居是带头的，并且主也特别安排环境，使得没有一个地方召会，没有一分工作是控制在我手中。

虽然环境不是太容易，但所有同工长老们都不该灰心。主的工作在地上就是如此，使徒们也是如此。我亲自和倪弟兄同工那么多年，我看倪弟兄也没有多少好过的日子。这一笔总账，是等到主来，在祂跟前算的。我们今天要尽所能的，让主有路。不要在意你我自身的得失，无论人对我们是称赞，或是贬抑，还是有什么反对、攻击，都算不得数；只要我们诚诚实实不玩弄手腕，就必蒙大的祝福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讲于台北

第二篇 要有认真、彻底的性格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一九五〇年主的恢复在海外的光景

主的恢复已普及到世界各大洲，但扩增与开展却是很慢。一九四九年，我来台湾之前，台湾岛上只有台北市和高雄市两处召会。一九四九年五月，我蒙主带领，被打发到台湾；一九五〇年之前，全台只有四处召会。除了大陆以外，海外各处的主恢复中的召会，大约有五十处，几乎都在东南亚。除了香港一处，主要是在马来半岛、泰国、印尼和菲律宾。泰国以西的缅甸和印度没有召会，只有印度西南方的锡兰岛上有一些人，与槟榔屿的圣徒有亲戚关系，不能算是一处正式的召会。

马来半岛从檳城以下，经过实兆远到新加坡，不超过十处召会；砂劳越的诗巫一带，周围加起来有五、六处召会。泰国主要一处是在曼谷，南部有七、八处，总计大约十处。至于印尼，当时不超过十处召会，主要在泗水、雅加达和万隆。菲律宾当时只有北岛马尼拉，和中部的宿雾，这两处较大的召会，周围另有一些小召会，合计全国不到十处召会。所以这几个国家加上台、港两地，海外最多就是五十处召会。

主的恢复在海外的扩展

当时，菲律宾南岛民答那峨岛，还没有召会，乃是我到马尼拉访问，一位弟兄从南岛前来参加特会，得到帮助而被复兴，回去后将“圣经要道”译为菲南的维萨延语（Visayan），用以传扬福音、造就信徒、建立召会，至今总共兴起了约一百一十处召会，每地平均有一百位圣徒。这可以说是职事文字工作，发生果效最显著的一个地方。以后，主的恢复借着俞丹骝弟兄扩展到日本。与他同去的有另一位弟兄，一九五四年我在香港召开特会，那位弟兄还带来一位美国弟兄会的弟兄。那时，大家都觉得那位弟兄很好，不料回到日本，那位弟兄碰到一位天主教神父，就被牵引去了天主教。这对主的恢复是个羞耻，也是一大亏损。这就是为什么，我劝戒年轻同工，事奉主必须学

习忠信，否则很难令人信靠。虽然如此，俞弟兄仍在东京兴起主恢复的见证。

主的恢复接着扩展到美国。一九五八年我第一次到美国时，仅仅几处地方有主恢复里的圣徒；并且除了纽约召会有少数白人，其他地方的召会几乎都是华人。所以，我到旧金山开特会时，也是用华语释放信息。那一次我只是经过，稍作观察后便回来。一九六〇年，我第二次前往。到了一九六一年，我第三次去，因着环境而停留了一段时间。一九六二年十月，我当时人在西雅图，原本定规十一月回台北召开特会。然而有一天，主在我里面清楚地告诉我，不要回台北，要好好接受负担，把主的恢复送到美国。于是我立刻打电报回台北，通知弟兄们取消特会，又打长途电话到洛杉矶，告诉住在那里的张宜纶弟兄，我打算几天后访问旧金山，再从那里到洛杉矶长住。张弟兄很喜乐的答应，所以我就到洛杉矶定居，把主的恢复正式带到美国。

主的恢复自从进到英语世界后，在美国、欧洲、非洲、澳洲、和中南美洲，开展得非常快。在美国东南部，从德州、佛罗里达州、乔治亚州、南北卡罗莱纳州、田纳西州、直到华盛顿特区，这一带地方近两年开展得很厉害，增加了十至十五处召会。总计现在美国约有九十处召会，加拿大约有十五处。

中南美洲目前已有超过一百多处召会，主要是在巴西，有五十余处；其次是墨西哥，确定的有二十处召会。其他中美洲各国十五处召会，瓜地马拉就占了六处；南美洲其他各国，阿根廷有十五处，巴拉圭有十处，智利大概三、五处，玻利维亚二、三处，哥伦比亚也开始有召会兴起。总计南美洲有七十余处，中美洲约三十五处，合计约有一百一十处。所以整个美洲地区，合计约二百二十处召会。

在亚洲方面，目前菲律宾有一百三十二处召会，印尼有十七处，马来西亚约有三十处，泰国约十五处，加上新加坡，东南亚五国总计有近二百处召会。日本约有二十处召会，韩国有四十三处，台湾约有八十处，加上香港，全亚洲总共约共有三百四十处召会。

欧洲各地也处处有开展，合计约有四十处召会，主要是在英国。在非洲，南非、辛巴威、迦纳、奈及利亚、赖比瑞亚五国，合计约有十五处召会。总括来说，从一九四九年在台湾开工，主的恢复开展到东亚各地；一九六二年起，借着进到英语世界，主的恢复更扩展到五大洲，甚至澳洲、纽西兰都有召会兴起，全球超过六百处召会。换句话说，已过这三十五年，主在各地带进了五百五十处召会。

主恢复的停滞不前

然而，主恢复的召会一扩展到某个局面，立刻停滞不前。可以说人数一多，扩增的情形就打住了。已过二、三十年，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仍未研究出其中的缘故。以台湾为例，已过两三年，特别从去年，主的恢复在台湾岛上，就没有看见多少扩增和开展。再以台北召会为例，一九五八年共有二万二千多分情况表。由此推算，一九五六年台北召会在数的圣徒，最少也有一万八千至二万；经常聚会的人数，约三千位。二十八年后，一九八四年，台北召会经常聚会的人数还是三千位，但在数的圣徒按情况表算，只剩一万一千，还不及当时的一半。况且当年的台北市是小台北城，木栅、士林、北投等地都还不包括在内。今天的台北市已经是大大台北城，聚会的人数反而不如三十年前。这乃是一个极大的证明，就是到达一个程度后，人数就冲不破；这个现象在台湾表现得最强烈。

不仅台北召会如此，各地召会在已过二十八年里，也几乎都是同样的情形。因这缘故，我们一再的说，不要说客套话、耍政治手腕；若依事实说，把数字摊开分析，各处召会实在都不够交代。这就如同经营公司，把当初的投资和现有的资产，按年日作统计，实在无法交代。二十八年来，我们经营主的“生意”，不赚反赔，这要如何向主交代。

我们研究的结果，得到一个十足科学的数据，证明开头的确有繁增，只要数字一高，就会产生停滞不前的情形。在主的恢复里，台湾众召会总是居于领先地位，然而这样停滞的光景，在台湾众召会中间却普遍皆是，就令人十分担心。现在全地上，主恢复中最大的召会就在台北。所以，台北召会的一切，可能会形成一个模型；后面跟着就是美国众召会。因此，台北召会必须有突破，才能带动主恢复的往前。然而，怎样才能突破，不是“光说不练”就能作得到的。

繁增定律的研讨—统计与预算

我们清楚算过，若是我们每年有百分之二十的扩增率，每四年人数一定加一倍。这是以经营企业的眼光所作的预算。如果资本雄厚，几乎不必办事业，只要像主耶稣所说的，将资产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就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（参太二五 27）。这就证明百分之二十的扩增率，要求并不高。

今天世界上的大小机构，几乎都有会计部门作统计、预算。一切的企业经营，不能不作预算。即使是一个家庭，作预算也是重要的工作，好能量入为出，否则难以为继。所谓预算的范围，不仅包括财物收支，并且涵括了时间和事情的进度等。今天台湾的一切都很进步，进出口贸易十分发达；而我们在台湾的工作，却还照着三十五年前的作法，并且所有的优点几乎都失去了。特别是分排聚会的带领，那是一个最好的作法，如今却废而不用，难怪无法托住人。我们许多人都在其中经过，盼望都能诚实面对。目前我们首先当作的，就是要作统计和预算。先要核对统计数字，然后有正确的预算，就是每年百分之二十的扩增率，四年后就会有一倍的增长。

守旧几乎是中国人的性格，虽然经过所谓的“康梁维新”，甚至革命，一般人仍是守旧，以致整个国家赶不上时代。所以，我们都得转，要在作法上革新不守旧。真理本身不会改变，这是属神的，但是传真理的方法需要一直转；比方从手抄转成印刷。地球自转一周是一天，这个时间谁也不能改。地球不能改，但地球上的交通工具必须一直改，一直转，转到“七四七”的时代，就能缩短时间，拉近时程。

我们今天在台湾的工作，是守着三十五年前的作法。严格的说，甚至是退步了三十五年，因为三十五年前的方法，还有一些长处，如今我们连那些长处都废弃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已过二十八年，这里的人数没有任何增加。如果已过二十八年，我们的扩增率保持百分之二十，今天台北召会的人数，最少应该有三十八万。我们不该以为百分之二十的扩增率只是理想。在韩国有一个基督徒团体，这些年来据说带进了三十万人。无论人怎么批评他们，毕竟他们还是把人数作出来了。

若是没有统计，恐怕我们还在这里洋洋自得，以为这里有个大召会，每主日有三千人聚会。表面看，这样的数字还可以；实际上，对照当初投进去的“资金”，我们就得承认不行。若是这样继续下去，恐怕再过二十八年，连三千人都不到，因为不进则退。我恳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也求主宝血遮盖，因为我自己今年已经八十一岁。按世人看，我是年日无多。所以我里面很担心，也很着急，盼望能快快研究出一条往前的路。虽然主有怜悯，但主的怜悯必须人的配合，才能在地上给祂开一条路。

已过主恢复的“得”与“失”

回顾这一段历史，我把主的恢复带到西方，产生两个重大的结果。第一，把主的恢复带到英语世界，因而普及到全球五大洲；这很令我们得安慰。第二，因着英语世界的环境和对象，特别是在美国，使我能完成新约二十七卷的生命读经。如果我还留在台湾，对象、环境都不够，不容易能作出来。现在主的恢复拥有这一套丰富的宝藏，我们都得为此感谢主。

司布真 (C. H. Spurgeon) 曾著作旧约诗篇的注解，称诗篇为“大卫的宝库” (The Treasury of David)。今天我们有新约圣经恢复本，连同注解，加上全部二十七卷的生命读经信息，堪称主恢复的宝库。有两位著名的希腊文权威学者，一位在英国，一位在美国波士顿，接受了我们的访问，一致认同我们的翻译相当准确，并且辞句通顺。这实在是主的祝福。

将主的恢复带到全球五大洲，加上新约二十七卷的宝库，这的确是两大成果。然而，这个代价并不小，起码抵上二十五万人。我绝对相信，如果从一九六二年起，我一直留在台湾，注重扩增的事，必定能保持百分之二十的扩增率。假使我们能年年维持，现在已经有三十万人了。我们中间的真理这么丰富，若是大家同心合意的作，没有理由作不到。

今天，我们没有三十万人，只有三千人，所换得的乃是主的恢复进到英语世界，普及到五大洲，以及新约圣经恢复本，连同注解，加上一套新约生命读经，作我们的宝库。两相比较，我也很难决定要选择那一个。原则上，若是今天台北市召会有三十万人，这对主的恢复将是非常大的一股力量，相信我们至少能产生一千位圣徒出外开展。同时，只要每位圣徒每年奉献一百美金，一年就有三千万，能够支持主恢复的开展行动。到底当初留在台湾作工，产生出三十万人，或是把主的恢复带到海外，普及五大洲，同时写出新约的注解和生命读经，那一个价值高？这只有等到永世，才能作正确的估算。

前车之鉴，研讨改进

我们把统计数字摆出来，是愿意你们有深刻的印象，就是我们怎样误事多多。虽然台北召会还有三千人经常聚会，月月的奉献相当可观，也把从前木造屋都改建成美观的会所；但要应付开展的行动，就完全无法支持，以致全时间者越来越少，连服事本地都不够，更不必提往外去。比方东南亚的情形，印尼是一大片工场，却没有人可以打发前往。如果这样的情形再持续二十五年，恐怕人数会越作越少。这样，主在我们中间还有什么出路？我们需要醒悟过来，只是坐在家里精研希腊文，读好圣经真理，追求生命长大，是不会有结果的。论到追求生命的长大，最有名的就是史百克（T. Austin-Sparks）弟兄所在的贵橡（Honor Oak）。然而到了今天，史弟兄仅仅故世十几年，贵橡就已经凋零了，所谓的生命也不知所终。

论到圣经真理，最讲究的乃是弟兄会；结果今天弟兄会变得一片死沉。前车之鉴，后事之师，我们必须接受，不能重蹈复辙。千万不要以为，只要在这里明白真理、注意生命，对主就够交代了。已过二十八年，我们注意生命，追求真理，得到什么结果？我们不能仅仅有真理、生命，却没有产生什么功效、结果；这是不行的。

希望我们都有同样的认识与看见，不要彼此卸责诿过，仍旧睡平安觉；我们都要醒悟过来。今天的局面不仅领头的、负责的弟兄有责任，你我都有责任，因为我们都没有让主行动。今天世人开办企业、经营生意，首重营利赚钱。若是人经营某种企业二十八年，经过会计一算，资产完全没有任何增加，他就得问，到底自己是在作什么？他不能自圆其说，夸自己是老牌经营，产品质高料好，全球闻名。同样的原则，二十八年过去，我们只有三千人聚会，能不醒悟吗？

无论同工或是长老，都要有所警觉，不能受到影响走了岔路，却一点没有知觉。面对今天这结果，我们不能不心痛；这么一班人在这里作工二十八年，一直忠心聚会，结果只是多了几个会所，真正的资产却没有增加。盼望这能给你们深刻的印象，把从前那一套老作法完全脱开，更要全数丢掉意见纷争、卸责诿过、争权谋位等卑贱的事，要一心为着主恢复的往前，寻求让主能有一条出路。

所谓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；你们既然都在主的恢复里，自然个个都有责任。一面我们要感谢主，因着祂的怜悯，今天召会没有乱，也没有倒，更没有分而又分，还能蒙保守在一里。另一面，虽然召会完完整整的保持在这里，主却明显的找不到出路。盼望你们不要批评别人，反倒要自我引咎、检讨，为什么已过二十八年连百分之一的扩增也没有？就如人作生意一样，讲道、说理都没有用，乃是以结果论成败。今天我们作主的工，必须承认人数的确占一个地位；否则使徒行传不会告诉我们，五旬节那天人数加了三千人，以后又加了五千人（二41，四4）。

我们没有意思要众人走极端，偏于一面，只顾人数，不顾真理和生命。如果只有人数，没有真理和生命，那很明显没有主的同在。所以，一面我们必须追求生命，研究真理；但同时也得顾到统计和预算，否则就无法交代。今天我们这棵树长在这里，一点不结果子，按理枝子一定要砍掉，甚至树要连根拔起，不能白占地土（参路十三6~9）；即使主有怜悯，我们若不警觉，仍然一直留在这种情形里，迟早还是会被砍掉，主也会另外兴起人来（参太三9~10）。

两面平衡

何七8说，“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。”这句话是一个原则，说出我们无论作什么，在神看都必须两面持平；如果我们过度注重某方面，忽略另一方面，那就是没有翻过的饼。主耶稣清楚地说，认识树要看果子（太七16~20）。这是全本圣经里，说到两面要持平最好的一个比喻。约翰十五章也有类似的话，说到信徒要多结果子，就必须住在主里面，也让主住在他里面（1~8）。然而已过，我们都将“果子”解释为生命的果子，所以不注意人数，只注意生命。这就叫我们受了亏损。无论是装备真理，或者追求生命，只要不结果子，就证明一定大有问题。

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事奉，不能自以为捧着“铁饭碗”，一点也不兢兢业业、不求进步。无论在国内或海外，没有人办事业或经营企业，是按时间上下班而能作成功的。每一个事业成功的人，都是把自己完全摆进去，积极奋斗。然而在主的恢复里，特别是在台湾，竟是落到一种“铁饭碗”的光景，没有人把主的恢复，当作是自己生死攸关的事。

已过我们的确说，不要太注重工作，要追求认识真理，要有生命的长进。我们的意思是要众人在主的恢复里，不要作另外的工作，也不要作工为着自己出名，谋求地位或博取名声；那样的工是死工。我们追求生命，并非什么事都不必作，自然神就会降吗哪。

以我自己为例，为了释放真理，我是非常殷勤的作工。对于新约生命读经这样巨大的工作，我自己是完全投入。以提后二20的“大户人家”为例，新约圣经恢复本的注解不过寥寥数行，只需三分钟就能读过；然而我当初写的时候，至少花了两小时的工夫。为着写训练的纲要和注解，每早晨有两位助手来帮忙我。午休后，头脑清楚了，就思考早上所写的，有没有语病、不完备、或圣经根据不够的地方，措辞上是否需要加强、改进等。晚上聚会后，也常常在考量，只要一想到就立刻动手修订。我乃是这样的花工夫，才完成这一套生命读经。

我曾对台北召会的服事者说，他们有极其重要的工作应该作，但都没有作。这话不是发牢骚，乃是陈述具体事实。以情况表为例，一九六二年我到美国开工前，就曾经和长老们交通，说到必须有科学的研究，探讨这么多人只列名不聚会的原因何在，然后对症下药。当时我很郑重地说到这事，结果却没有人去作。原因无他，就是苟安心态，松懒成性，不愿痛下功夫。

性格的问题

按我的观察，事情作失败，不在于作的人无能，而在于他有能却偷懒。你们都听过龟兔赛跑的寓言。兔子的失败，在于自认有本领而偷懒；乌龟的成功，在于知道自己没本事，就以殷勤补愚拙，一直作到成功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注重工作或生命的问题，乃是性格的问题。

一九五三年，我们在这里作训练，主要就是训练性格三十点。日本人的头脑远不如中国人，但日本人作事成功，因为他们不偷懒，并且扎实的作。中国人头脑虽然聪明，却喜欢偷工减料，所以常常失败。三十五年前，我在这里开工时，一切的作法都是克难的，会所、工人之家都是木造的克难屋。我们全家连同帮手十二口，住在十六个榻榻米大的房子里，只有两张竹皮座椅，和一张茶几充当写字台。我就这样克难的开始我的文字工作。先是《圣经要道》六十题，只供应台北召会；但到了今天，这分话语职事的文字工作，已经可以供应全球六百处召会。

当时的工人之家，可以说是十足的“经济舱”。虽然一切摆设，包括桌、椅、床、凳、毡、被，全是克难式的，却都井然有序。等到我出国，交给同工们管理；才过二十年，就变得狼狈至极。追根究底，这不是生命或作工的问题，乃是性格和责任的问题。所以我才特别对青年人说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尤其是要养成作事认真、准确、坚持到底的性格。

目前主的恢复在美国、台湾、日本、德国都有文字工作。台北的福音书房出版的水准比从前进步许多，但还是比不上其他三地；按印刷水准说，还是日本第一，德国第二，美国第三。追究原因，不是出在生命或工作上，乃是在于性格。换句话说，同样的事情，一交在我们手里就差了。

保罗说，“神赐给我们的，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能力、爱、并清明自守的灵。”（提后一7）这里的“灵”，乃指我们由圣灵重生并内住之人的灵（约三6，罗八16）。如果我们真活在灵里，表显出来的就是能力、爱、清明自守。论到生命，同样是有表显的，那就是我们作工的性格。换句话说，真正在生命上有长大的人，作出事情必然有模有样，中规中矩。如果实际的表显不够，所谓的生命就是空谈。

盼望你们能领悟，所谓追求生命，应该与我们的性格，就是我们作事的精神，甚至我们的衣着仪表，大有关系。我自己从年轻得救时，就开始操练性格，直到今天，我书房的摆设仍保持整齐；用到什么东西，之后一定物归原位。论到作事，不作则已，一作就非作彻底不可。可惜台湾这个工作，一交到你们手中，就变得松松垮垮，完全不行。

我是在爱里对你们说诚实话。你们不该找借口，说自己不是那一分材料，而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。我们若接受主的恩典，向祂忠信，就不会让祂的工作落到如此光景。我们为主作工，要作得好，不能空谈，而完全在于性格，在于作事的态度如何。性格松散是不能成事的。

另一个性格上的难处，就是意见多，特别是年轻的弟兄，稍微作一点事，意见就出来；这对工作造成很大的困扰。我和倪柝声弟兄同工十八年，从来没有意见。今天你们讲生命，实际上并没有彻底、真实地学习生命的功课，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意见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谈生命，却没有生命的表显。不仅如此，说到真理，你们也写不出一点有条有理的东西，或是讲一篇有根有基、既深且奥的道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由于你们性格的难处。所以，主的工作从一九五六年至今，停滞不前，原地踏步。

我们的确感谢主，弟兄们在这里很忠心，认识召会，守住立场，也在生命上实在追求，在真理上认真学习；但由于性格上的难处，作什么都不够彻底、认真，就成了致命伤，杀死了该有的光景，害了这个工作。好比竞赛，只差一点就能拿到金牌，却由于“差不多”的性格，只能落居人后。这就是为什么，经过了二千年，直到今天，主还是找不着出路。

盼望这些话能刺激你们，激励你们。无论退缩或争强，谦卑或骄傲，都不是正路；正确的路在于殷勤、不怕难、作事要彻底。既然要作情况表，就务必调查得清清楚楚；既然要作小排，就认认真真的作。

日本的汽机车业，在美国经营得很成功。有一家公司在南加州有一处办公地点，上班的美国人有六百多位，按时上下班；后面另有几间小房间，里面都是日本人，经常研究到半夜，甚至住在里面。这是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，就是有一班人殷勤劳苦，竭力奋斗，不断研究改良。反之，我们今天这种停滞不前的光景，就是由于你们“差不多”的性格，和马马虎虎、得过且过的心态造成的。结果整个主恢复的工作动弹不得，无法往前。

一九五三年的训练，我们提到“三作”——作人、作事、作工。不会作人，就无法作事；不能作事，就不会作工。训练后不久，你们将这一套慢慢忽略、不注意，至终全部弃而不用，以致近三十年来，只能勉强维持一个局面。这不是生命或工作问题，乃是作事问题；如果弟兄们肯以生死攸关的心情作事，主的恢复一定完全改观。

积极进取的灵

年轻圣徒们必须被激动起来，有新的作法，不要重蹈复辙。这不是要你们去改主的真理或救恩，那是我们没有资格改，也不能改的。然而，对于如何传扬主的救恩，带人得救，如何使用真理保守他们，这些很值得研究。因这缘故，我奉劝在这个工作里的年轻人，首先要学习绝不闹意见，并且认定主的恢复这个目标，而不东变西改。然后，要学习建立好的作事性格，认真、殷勤、彻底。

我们的情形一定要改；即使不能全部改成功，也得有所改造。我们必须有日本人作事的精神，一同研究如何推动家庭福音，建立家、排聚会来托住新人，鼓励圣徒出去牧养。我们都得承认，一切问题的症结乃在于我们的性格，在于我们是否殷勤、认真、有责任感，非把事情作成功不可。比方作母亲的，为着养育孩子长大成材，就是作苦工也在所不惜。所谓“义不容辞”，我们正是缺少这样的灵。这并非指责大家不劳苦，乃是说劳苦不够，所以作不成功。日本人作事情的精神，很值得我们学习；比方扫地，一定连角落都扫得干干净净，擦东西也一定擦得一尘不染。他们作任何事都一丝不苟，总是彻底、不马虎。事业成功与否，关键就在于这种精神；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。

我们既有真理，又有生命，同时具备丰富的资产，实在有绝佳的地位。若是我们个个都有积极进取的灵，人数扩增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如果年轻人肯花工夫，追求认识真理、生命长大，对付性格，学习殷勤、认真，一点不闹意见，这个工作在你们手中，必然有美好的前景。盼望我们众人为此多有祷告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一日讲于台北

第三篇 鉴往知来，使主有出路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不接受组织基督教，只有基督与召会

一九二二年，主的恢复在华语世界，正式在福州开始了第一处的召会。我们从起头就明白，我们不能跟随组织基督教，并且教导这件事。因为在圣经中，没有组织基督教；圣经里只有基督与召会，没有组织，也没有“教”。我们只能有基督，然而仅仅有基督不够，新约给我们看见的乃是基督与召会。

新约向我们启示，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宇宙人，有基督为头，召会作祂的身体。所以我们定意，只接受西方弟兄们带到中国的三件事：第一，接受主耶稣，接受这个名字。第二，接受福音。第三，接受圣经。我们只要主耶稣、福音与圣经。若是我们研读召会历史，会发现在基督教里，除了主耶稣、福音以及圣经之外，又加了许多别的东西。直到今天，这些东西尚未完全去掉。其中有些是外在的，有些是里面的。在使徒行传里，使徒们所传的是一位复活的基督，在升天里，为着祂自己的繁殖。繁殖是加多，却不产生别的东西。譬如一粒麦子，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；那是麦子的繁殖，有的三十粒，有的多至一百粒。不论三十粒或一百粒，都是麦子的繁殖，并没有产生麦子以外的任何东西。

基督教不合圣经的外在添加

在我的印象里，当我第一次跟着母亲，从所住的乡下，到城镇里的南浸信会礼拜堂，是去过圣诞节。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，没见过什么场面，看见礼拜堂就觉得很新奇。圣诞老人将糖果发给每位小朋友，因着那个时代连吃一块糖果都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很感谢他。这是我对基督教的第一个印象，是圣诞老人、糖果等外在的东西，而不是主耶稣、福音和圣经。

天主教则是满了偶像。一九五〇年以后，我到了菲律宾，当地的天主教十分盛行，竟有称为“黑耶稣”的大礼拜堂。他们造了一个“黑耶稣”的雕像，所有进入礼拜堂的人都摸雕像的脚。他们也在门口販售蜡烛与蒙头巾。所有前来礼拜的人，都得买一根蜡烛，在进入礼拜堂以后，放置于所选择的偶像前面。那个教堂的墙壁满了偶像，每一个像底下都有一篇短文。他们教导人念这些祷告文，可以减轻亲人在炼狱所受的苦。再者，人若是念其中一则祷告文，一天念一定的次数，念到规定的年数满了之后，他的亲人在炼狱的时

间就能缩减。他们教导人若是爱自己的亲人，就要这样作。他们的实行，有许多地方不合乎圣经。

基督教内在的精神污染

另一面，基督教里有好些不正确的观念，成了一种精神污染。比方，中国人一旦信了耶稣，就会有“作礼拜”的观念。他们将“礼拜”这个动词，换作名词使用。譬如说“del祷告”，很容易领会；说“作祷告”，就很古怪。人对作礼拜的观念，一般都领会为“坐”在教堂里，听牧师讲道。若是没有牧师，就不能作礼拜了。

此外，有一些中国人读过孔孟、理学，信了耶稣以后，就说圣经和孔孟或理学家所说的差不多。在他们的领会里，基督教就像理学；他们认为宗教就是有所宗而施教。所以，中国理学家信了耶稣以后，就把圣经写得和大学之道差不多。他们说中国人讲“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”，新约圣经也讲“更新”。几乎中外的基督徒，都受到这种精神上的污染。

我年轻时，看见倪柝声弟兄写的文字，说到出于人的一切道德行为都不值钱。在中国基督教的历史里，他恐怕是第一个讲这类话的人。这话的意思是要指明有基督才是最重要的；有基督必定有道德行为，但有道德行为不一定有基督。那时，我已经在基督教里得救，但我还问：“为什么道德行为不值钱？”这就表明我也受到了精神上的污染。等到我在美国开工，传讲我们中间所看见的亮光，引起美国基督教人士强烈的反对。他们批评我们，连道德伦常都不要。由此得知，这些基督徒都受到精神上的污染，把神的救恩与人的哲学、道德伦常等混为一谈。即便在我们中间，仍有相当成分的污染存在。在我们的观念里，作基督徒就是要作好人。虽然我们口头不讲，但我们里面的确是这样认为。我们需要明白，这种精神上的污染，天然的观念，是很难办的，不容易去掉。

传福音，结果子带人得救

我们要从四福音来看传福音带人得救。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这三卷福音书，是按着相当好的次序排列，称为对观福音书。在马太福音末了，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去，使万民作主的门徒（二八19）。马可福音也说，要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（十六15）。到了路加福音就说，要靠着祂的名，传悔改以得赦罪之道（二四47）。然而在约翰福音，却找不到传福音这句话。不过，约翰提到一件事，是其他三卷福音书似乎没有提过的，

那就是主说，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”（十五5）我们既是枝子，就需要结果子（2，4，5，8）。

或许有人将这里的“结果子”，串到加拉太五章那灵所结的果子，诸如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恒忍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等（22~23）。这样解释，就将约翰十五章的果子看作是道德伦常的行为。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。当主耶稣说，祂是葡萄树，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，枝子都要结果子时，主的意思是要我们又温柔、又忍耐、又喜乐、又节制吗？若是我得救六十年，只是结爱、喜乐、和平这些果子，到末了还是只有我一个人，也没有带人得救，请问这会是主的意思吗？所以，这里的果子应当是指人，不该是指美德。

在约翰福音里，果子若不是指结出“人”的果子，整本约翰福音就缺少带人得救这件事，也就无法与其他三卷福音书论到带人得救这事相称。根据前面三卷福音书—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，约翰福音所论到的结果子，一定是指结出“人”来。

苹果树结苹果；我们基督徒是“基督徒树”，就该结出“基督徒”来。我们的果子不该只是爱、喜乐、和平等，我们应该结出基督徒；我们都该是结果子的枝子。按照圣经的原则，启示录二十二章乃是说，每月都结果子

（2）。要我们众人每月都结果子，恐怕太为难。然而不论如何，从圣经以及果树结果子的事实看来，我们一年结一个果子，乃是最基本，不能再少的。我们很难找到一棵树，每年只结独果。若是你家里的树，枝子只挂一个果子，那是太难看、太穷乏了。果树就该结累累下垂的果子。

由统计数字看我们中间的光景

今天我们谈论结果子，若是每人每年结一个果子，召会人数一年就会翻一倍。一九五六年，台北召会经常过召会生活的约有三千人，这是很稳妥的一个数字。如果我们以非常保守的估计，将三千这个数字改为两千，甚至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增加率，就是每十个人带一个人得救，我们的人数，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，就该有两千二百人。一九五八年，就该有两千四百二十人。一九五九年，就有两千六百六十二人。一九六〇年，就有二千九百二十八人。这四年增加的人数，将近一千人。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八四年，又过了二十四年。若是每四年人数繁增一半，应该又繁增六次了。从三千人，到四千五百人、六千七百五十人，依次下去，到去年，一九八四年，在台北经常聚会的人数，应该有三万四千人。这是很保守的估计，是以每年加一成的增加率计算的。

然而，直到去年，经常出现在聚会中的人数，只能勉强算三千位。即便是三万四千人的十分之一，也应该有三千四百人。所以，不论我们怎么算，都实在是不够交代。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四年，这二十八年来，我们算是白作了生意，在主面前无法交账。

不要责怪长老或同工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分责任。我们将这些数字一一摆给众人看，为要叫我们都看见自己的光景；这是召会里的事，也是我们家中的事情。二十八年来，我们兢兢业业的跑聚会，在召会中活动，结果如何？我们有二十几个会所和许多圣徒，可说是有很大一笔资金、家业和家当，但我们多年劳苦的结果竟是白作工。

主需要在我们中间得着出路

若是我们已经达到统计数字，今天我们还能开展到印度、缅甸等地方，甚至到达阿拉伯世界。一百个人当中，有一个人往海外开展，这个目标我们定规会达成；台湾岛上的各乡镇，也会完全被福音化。同时，只要每位弟兄姊妹平均奉献一个小的额度，就能应付在海外开展上财物的需要。盼望我们都得着一个深刻的印象，因着我们的一念之差，因着我们忽略了团结、同心合意，使我们二十八年来耽误了许多事情，这不是一件可以轻忽的事。

我们应该注意传扬真理，我们中间的真理明亮又丰富；我们也应该注意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比起一般的基督教，的确有长进。然而，我们若只注意真理和生命，不注意结果子，就会像这二十八年来光景，情形只会更低落。长此以往，主就没有路。我们在台湾，没有带多少人归主，而这个岛上却满了拜偶像的光景。我们邻近的国家，印度、缅甸等，也都不太远，我们并没有人去开展。这些情形使主没有多少出路。

一面来说，今天在全地上，并没有多少个召会聚会人数达到三千人；台北召会是堂堂皇皇的大召会。另一面，从统计数字来看，不难看出我们严重的缺点。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，我们在台湾岛上正式开工，至一九五六年，我们的人数从四百人达到两万人，其中积极过召会生活的人数有三千人。在那七年当中，我们的人数翻了七倍半。一九五五年，史百克弟兄第一次访问我们，没有摸外面的事，情形还好；但一九五七年，他第二次来，使我们遭遇了极大的痛苦，召会的情形极为低落；那实在是一种搅扰。这个搅扰，使我

们顾不到果子繁增这件事。那个搅扰的确是个大亏损，使我们中间起了风波。

风波打掉了繁增

那些制造风波的人，从上海开始就是我一手带领的。因着对他们的信任，就把当时台北召会的三会所、台中召会、嘉义召会、台南召会交由他们服事。等到史百克弟兄来了之后，他们受到影响，起了异议，说他们看见了丰满的基督，就要把召会立场打掉。

我们一直容让他们的情形，从一九五九年直到一九六五年。可以说，在那期间他们使我们非常不愉快。在这事之前，众同工和众弟兄姊妹是万众一心，所以一直有繁增的情形。然而，风波产生之后，好像在夫妻生活中，有一方作了不堪的事，使得家庭失和。我因此到美国去，在那里住了一年多，以后主就把我留在那里。到了一九六五年，弟兄们来信催促，一定要我回台湾处理闹事的那几个人；我只好答应在洛杉矶的大会以及巴西的访问结束后，回台湾处理这件事。就是这一场风波，打掉了我们前面七年的繁增，直到现在还没有复原。

在全球的扩增

我们的负担乃是要众人同心合意，把所交通的事作出来。弟兄姊妹都爱主，为主摆上了时间和一切，我们忙忙碌碌的聚会，全为着基督与召会。然而，我们这一班人忙了二十八年，却没有什麼结果，这是很大的亏损。另一面，我们也稍有可告慰的，就是这二十几年来，我们在美国，把主的恢复从华语世界带到了英语世界。要将主的恢复在华语中间的丰富带到全世界，语言是一层大的拦阻。然而，主把我带到了美国。我在美国并没有强调华语工作，相反的，我将所有的时间和力量都用在英语世界这一面。因此，主的恢复就从华语世界进到了英语世界，从美国又普及到全球各大洲，包括非洲、欧洲、澳大利亚、纽西兰，还有南美洲。这件事叫我里面可得安慰，这是我们用代价换得的。

此外，从一九七四年开始，长达十一年之久，我们每年有二次大的生命读经训练。每次在训练前，我都有二、三个月写作的时间；有弟兄们协助作翻译，由我审查，还有我自己写注解、编串珠。感谢主，祂保守了二十二次的训练，没有受到任何打岔。保罗十四封书信的生命读经出版为精装九大册，

加上新约其余各卷的生命读经八大册，共是十七大册，约有一千二百篇信息，一万二千页。这是我们中间的家产和宝藏，也是值得欣慰的事。

人人尽功用，带人得救，恢复久不聚会者，并照顾年幼者
你们都是有作为的人，特别是这一代的青年人，都是好材料，都可期待；所以，我们要重整旗鼓。二十八年来，虽然在人数上，我们没有得多少，那是我们的亏欠；但在品质上、质地上，弟兄们都持守在生命线上，这是可骄傲的。所以，现在重新开始，为时不晚，我们众人都必须起来。五十岁以上的，即使体力上不太许可有太多活动，却仍可以尽祷告的功用，在主面前担起祷告的担子。我们身负重任，印度、缅甸、阿拉伯世界等，都是我们应该去开展的地方。这些地方有些不是白种人能去的，但中国的弟兄姊妹却能。在台湾这个小岛上，三十五年来，拜偶像的情形比福音不知盛行多少倍；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不能再浑浑噩噩，否则主在我们中间没有出路。若是主在我们中间找不到出路，就会逼着主拖延时间，在我们之外，或在我们之后，兴起另外一班人。因此，你我都要看见并担起这个责任。此外，我们要交通一点，就是青年人在这个配搭里，不要带进意见，意见并不值钱。你们需要认定主的恢复这个目标，认定一地一会，认定基督与召会。你们要认识真理，在生命上也要追求长进。此外，还需要作统计，并达到预定的目标。不要认为统计数字不属灵，我自己也很讲究属灵，但这个统计数字太实际，太重要了。不要认为我们从前不重工作，现在却要重数字。圣经是全备的，约翰福音说到要去结果子（十五16）；使徒行传也记载五旬节那天，有三千人得救（二41），把“三千”这个数字突显出来。四章那里，又有五千的数字被记载出来（4）。六章又说，神的话扩长起来，门徒的数目就大为繁增（7）。今天我们能不能说，这二十八年来，主的话在台湾大大扩长，人数繁增？我们必须诚实的回答：不能。在美国还可以归咎于反对的人，但在这里，没有反对的事情。同时，政府还给我们种种便利，社会安定、经济繁荣、教育普及、交通方便，各方面的条件都够，福音要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实在是义不容辞的事。我们需要服下来，众同工以及众弟兄姊妹都得服下来。从我们个人开始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每人每年至少带一个人得救，至少恢复一个久不聚会者，至少照顾一个比自己年幼的人。若是我们人人尽功用，积少成多，众擎易举，起码一年会有好几千人恢复聚会。仅仅倚靠几位长老是不够的，因为他们人力有限。这不是一件难事，乃需要我们都实行三件事，就是带人得救，恢复久不聚会者，并照顾年幼者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一日讲于台北

第四篇 小排聚会使人人的功用得发挥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，当初的召会生活，不仅有圣徒们来在一起的大聚会，也有挨家挨户地聚集（二46，五42）。今天有些圣徒因着工作或职务的关系，不能常来聚会，但他们一样爱主，渴慕与圣徒有交通。所以，小排聚集是一条很好的路，能让这些不能到会所聚会的圣徒，平日能在家中有小排聚集。天主教虽有诸多的不足，但他们作事的方法，倒有些值得我们效法。比方有教友住院，无法去望弥撒，他们就把弥撒饼送到医院去，并且医院里还有驻院神父；他们是这样的俯就人。

让每位弟兄姊妹都尽功用

原则上，不论召会人数多少，总要让每位圣徒都尽功用。按照我们的观察，目前弟兄姊妹尽功用的人数，可能不到一半，这就使召会受亏损。若是在台北的弟兄姊妹，都像当初耶路撒冷的召会遭逼迫以后，分散到各地去，他们的功用大部分会得发挥。弟兄姊妹的功用所以不能百分之百的尽出来，原因在于召会中有一种作法和制度，或者一种气氛，使人的功用发挥不出来。集中的大聚会就是一个问题。若是召会生活一直用集中聚会的方式，圣徒的功用定规会受限制。我们要达到散发的果效，使人人都尽功用，就需要小排。小排的作用很大，在小排里能作许多事。相信经过小排的实行，台北的聚会人数最少会翻一倍。若是众人都同心，并且推动得合宜，甚至可以翻三倍。以目前经常到会的三千人，推动到年底，应该会有一万人，分布在小排里。

然而，这并不是说，我们不能有大聚会的召会生活。我们的召会生活，大部分是在家中的小排，虽然不需要用到会所，仍然可以一个月或两个月一次，在会所集中，或是租借公共场所有大聚会。比方，使徒行传说，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一面在圣殿，一面也挨家挨户地聚会。圣殿是个大的公共场所，像今日的体育场一样。当初圣徒们是在圣殿和家里聚会，所以我们不能太跟随基督教，只注重大聚会，没有小排。如果我们一直集中，没有小排，就会成为宗教。在大聚会里，人人的功用会被抹煞；然而在小排聚会中，宗教意识会被杀死，人人都能尽功用。

目前我们的作法应当有两面：常时的是排聚会，实行上采用挨家挨户地方式；即时的是大聚会，有需要时集中在一起。这牵涉到制度问题。我们中间虽然没有组织，实行上却有制度，若没有制度就会乱。现行的制度若是在小召会中，不会产生问题；但像台北这么大的召会，制度是否合宜，的确值得研究。我们仰望主，虽然不能马上作得完全，大前提是要先将小排建立起来。在大的召会，若不建立小排，是没法往前的。

台北有二十几个会所，若是每周有一次集中的聚会，会所是不够容纳的。如果所有的会所加起来能坐八千人，来聚会的人数有一万，就有两千人进不来。因此，一万人的活动，集中到二十几个会所，最多只能有八千人。当然，在短期一、二年内，大会所不是那么急需；但若是召会有眼光，能未雨绸缪，是应当再买地，将来有机会造大的会所。

训练小排的“教练”

原则上，首先我们要召聚全时间以及半时间的弟兄姊妹；其次，就是办训练，训练这些人怎样作教练，让他们出去教人作小排。好比打球一样，因着不是人人都会打，所以需要教练教。现在，我们要台北召会三千位弟兄姊妹都打属灵的球，的确需要有带头的人。然而，在学校里，教练教球队时，并不是马上选立谁作队长。教练总是安排大家轮番上阵，有所替换。若有人打得太累，或是受伤，或是临时发现配得不太合式，可以调动、调配一下。我们实行小排原则上也是这样，总要从生活里，教每一排都“打球”，教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尽功用。小排的用处很多，可以托住人、探望人、传福音等；若是一个一个排建立起来，就能推动出事情。召会生活从小排这个基层开始推动，这样的推动才有功效。这需要我们花一番很大的工夫，也许半年还不一定能作透。

要训练人作教练，需要花时间，如果弟兄姊妹不拿出时间，就无法接受训练。有些人定义所谓半时间，是用业余的时间；这样的定义并不准确，必须是能拿出工作时间一半的人，才是半时间。因为我们的训练只能在白天，晚上的训练作不出事情。这个针对作教练的训练，不是两周就能完成的；以后在实行上遇到困难，还得再成全。目前我们因着现实状况，教练们必须现学现卖。训练给他们材料，教导他们在小排中该作什么，以什么为主题，他们就根据这些，去帮助人，教导人。

当小排实行得不好时，他们也要知道该如何规正等。我们这样作，起码要费时一年，才能建立起小排聚会正确的家风。一面，小排聚会是让弟兄姊妹自由聚会；另一面，却不能自由得什么规范都没有。所以，我们还得给弟兄姊妹材料，并且教人如何使用。

丢弃老旧的观念

因着受训的全时间及半时间的弟兄姊妹都比较年轻，当他们去教导人如何作小排时，可能会产生一种情形，就是小排里的成员年纪较长，而他们的年纪较轻。这时，需要我们把老旧的传统观念丢掉。作教练不在乎年轻、年长，只在乎会不会打球。比方我们移民美国，不论七十岁或八十岁，都要学英文，而那些教英文的人，可能只有二十几岁。然而，前去帮助小排的青年人，绝不要以为自己是某个会所的全时间服事者，若是到别的会所，他就不能作了。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老观念，统统需要打掉；不论小排怎样实行，重要的是大家都能调和。

“教练”只作指导的工作

教练乃是要教导小排的成员，并不是要去带领他们；教练的主要职责，是去指导他们如何使用材料。目前台北有四百个小排，若是每周聚一次，一年下来，各个小排的情形就会改善，并且许多人都会作。这样，慢慢的一切就会上轨道，成为风气，大家对小排聚会就熟悉了。以后再分出去，就不需要太多的教练。我们总得要冲破目前缺乏“教练”的窘况。全时间者，尤其是年长的同工们，也得去训练、成全小排里的成员。

问答

问：我们观察目前的情形，还有许多人不太跟得上，怎么办？

答：我们现在的作法是各会所有集中的聚会，然后一个人讲，众人在那里听。虽然分散在二十几个会所，各会所还是只有一个人讲；这种作法原则上和基督教没有两样。目前改革的作法，是完全进到小排里。前面的制度是集中众人，由少数人来作，那是基督教的作法。后面的作法是从基础作，人人都尽功用，并且“深入民间”，大家都到小排里。因着大家都不会作小排，所以，我们要成全教练去教他们。教练不是要去带领他们，乃是去教他们。在球队里，“教”与“带”不同。球队里的教练不打球，乃是球员自己打球。球员带领球员打球，教练在旁边观看，并不下场。同样的，我们是训练教练到小排去，帮助人、训练人、教导人；但不要他们下场去带。

目前集中聚会能少就少。就着现实环境而言，我们没有设备，没有够大的场地。其次，许多弟兄姊妹没有时间参加集中聚会。他们不来聚会，我们不能责怪，反倒该去俯就他们，把聚会送到他们家。所以，根据设备、交通、时间等种种问题，弟兄姊妹不来参加集中聚会，召会就要衡量，对此不要强求。然而，有一个基本的东西一定要强求，就是小排聚会。集中聚会没有，召会生活还能存在；小排聚会没有，召会生活就空了。维持召会生活的命脉就是小排；我们若是将小排作稳了，事实上，有没有大聚会并不要紧。

今天我们的真理太多、太丰富，我们在生命方面也不错，但人数扩增的成效却不显著。我们都得谦卑下来。从一九五六至一九八四年，这二十八年来，我们在台湾岛上的人数，实际上没有增加，反倒减少了。按规矩而言，一九五六年我们已经五、六十处召会，过了二十八年，就应该有三、五百处召会。目前召会的数目不多，并且许多处召会的光景很弱。正常的情形，召会应该是蒸蒸日上，产生一个又一个召会。如果人数去年是三千，今年变成六千，明年到一万二；那才算是有成效。然而，我们并没有这个成效。好像果园里的果树，应该是满园果子；但我们的果子却是零零星星，上不了市。我们不能把弟兄姊妹的忠心和功劳废弃，这二十八年来，主的见证还维持着，并且还像个样。只是从扩增和开展一面看，因着我们的作法不对，缺了一个东西，并且那个缺漏太大，所以完全没有果效。

问：台湾早期那七年，人数增长得那么快，是不是因为李弟兄亲自带领？

答：那七年当中，我一面作，一面研究。那时，第一，没有会所，但过不多久，会所就出来了。第二，没有分排，但接着排也出来了。好像我们作生意，不能作了五、六年，还是因循守旧，照着老方法作。当有一个难提出现，你不能不去应付，不去解决，这时你自然会研究、改进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守着老路，一直采用集中的作法，定规不会进步。

我们起初为主作工，没有一点家当，基督教没有给我们什么东西，我们在圣经里也没有读出那么多真理，更没有大召会的供应。我们一切都是自己研究，自己学习。倪弟兄就是如此，从一九二二年开始，他就一直学，一直进步；我们到台湾以后，也是不断地学，不停的往前。开始时，是把我们在大陆所学的拿来用，而有了一些果效，但还不够，我们就研究求进步。之后，我到了美国，全力作工，也是不断学习，务求更能让主有路。

之后，因着美国新移民法实施，每年有许多人移民到美国。我曾嘱咐台湾的弟兄们，要对那些出国的弟兄姊妹加以训练，并将名单寄给我们，两边好有个联系。然而，弟兄们没有照着实行，这就是我们“中国人的性格”，中国人作事往往是顺手作一作，作了就丢，始终不能作得透彻。我把台湾留给弟兄们作，因为我里面清楚，这里有家当，有底子，只要接着带领下去，就很容易作，也一定有果效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结果并非如此。

在美国，我一作工就是十年多，并且接受负担作真理，把新约的生命读经作出来了。倪弟兄虽然释放了许多真理，但大部分没有印成书。并且，在与他的谈论中，我们知道有些东西他想作，却没有机会作出来。可以说，一面，倪弟兄释放了许多信息，但没有付印成书；另一面，他所释放的信息虽多，却没有一套是全览新约二十七卷书的，因为他未得机会。所以，今天我们若只有倪弟兄那一部分的丰富，还是不够。

若是你们有心，也用心，我们中间的确有一套对神学的认识——全套的新约生命读经，一共二十七卷。近几年，我是全心作这件事，所以没有心情接受负担，顾及台湾的工作。即使我住在美国安那翰，我也没有时间参加安那翰召会的长老聚会，因为顾不了那么多。无论如何，主仍然施恩给我们，使我们中间有了这一套对神学的认识，来配合主恢复的工作。

二十八年来，我们在台湾就是站在那头七年的基础上，只有持守，没有进步。就着持守而言，我们是成功的，但是没有进步。这并不是说持守了就成功事情，乃要在持守基础中，仍然往前进步。无论如何，一切是在主手中。若是这二十八年我们有进步，我绝对相信已经把台湾全岛福音化了。我们会有二十万弟兄姊妹，有十几万青年兵，他们可以移民出去开展；有的扩展到印度，有的到缅甸，有的到俄罗斯，并且在财物的奉献上，也能配合。今天若是台湾的经济状况像菲律宾或印度，就没有办法移民，即使人再多也不行。然而，因着主的主宰，政府将经济作得稳固，目前的情形实在可观。因着国家经济繁荣，国民的收入高，弟兄姊妹不奉献也奉献了。依据我们目前聚会人数三千，每月奉献约四至五万美金；若是人数达到三十万，一年就有超过五千万美金的经费。这样，就能在主的工作上，有很多的开展。

台湾蒙祝福在于召会

虽然因着政府的努力，加上百姓的配合，台湾在各方面都作得不错；然而，我们绝对相信，台湾能蒙祝福，完全在于召会。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间，台湾的政局十分动荡不安。当时，召会就起来祷告，下决心广传福音。我们决定台北有多少人口，就印多少福音单张，一人一张。我们找出地图，分区、分巷由弟兄们带领，一街一巷、一家一户的把福音单张散遍。此外，我们还印了福音标语，在短短的时期内，大街小巷、路口、车站，甚至圣徒家门口，都充满了福音标语。接着，我们就出福音队，并且在新公园传福音，带了许多人得救。后来，台湾的政局有了转变，也得到了经济上的援助。这种情形其实是主的祝福。我们确实知道，主的祝福临到这地，实在是因着召会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二日讲于台北

第五篇 翻掉性格上的难处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中国人的天性

从世局我们看见，欧美和日本是居世界领导地位。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作事认真，能够通力合作；一件事不作就不作，要作就作得认真、彻底。这是他们成功的原因。以香港为例，从前在中国人管理之下，是个荒凉的岛屿；等到英国人来治理，不过二、三十年，就成了国际化的重要都市，情形相当可观。原因何在？就在于英国人会作事，有魄力，并且彻底。从前，上海租界和老城只由一条马路隔着，老城是乱七八糟、一塌糊涂；外国人的租界里却迥然不同，马路宽大，建筑美化，生意兴隆，学校林立，一切都井然有序。我们需要看见，问题的症结乃在于中国人的天性。

在西风东渐时，中国人保守，不肯学习新事物。事实上，那个保守是由于懒惰；因为改变和革新，需要花许多工夫和力气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几十年，各国民族的性格、习性都在改进。看看日本，他们并没有过人的聪明头脑。以蚂蚁为比方，虽然行动较慢，却是勤奋不已；日本人的耐性就胜过别人的本能。已往我们购买眼镜、照像机等，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德国品牌；慢慢的，日本加以仿效，甚至在品质上超过德国，将市场都夺去了。

我们研究日本人成功的因素，不外是殷勤、彻底、不偷工、不减料。日本人的特色，不重在发明，多重在模仿，并且在模仿中加以改进。日本的建筑从唐朝以来，完全是学中国的。他们的房子全是中国样式，却是小巧玲珑，造得非常精致。反倒是许多中国人的房子，都是架架木头，打打铁钉，得过且过；这是中国人的性格所致。

中国人性格松散，意见多

依据观察，我们事奉主，没有脱下多少老旧的中国性格；这是我们的难处。我没有太大的本事，所受的教育也不高，但我感谢主，若我有什么成功之处，那就在于作事殷勤，并且认真彻底。自从我进入主的工作以后，倪弟兄就把我摆在工作的中心。当时我并不明了，我这后起之辈，他为何如此器重。后来我才懂得，倪弟兄很有见地，但同工们因着中国人松懈的性格，加上强烈的意见，不容易接受交通，也不容易彻底改变。他看见我在工作上的性格，容易与人配搭，并且作事彻底。

这些年，我与美国弟兄们配搭，看见他们说是就是，说不是就不是。你把一件事情交代他们，他们清楚以后，你怎么交代，他们是绝对照作，不会改样子。作了以后，有什么不清楚之处，他们会再问你，绝不擅自更改。在他们的思想里，没有“差不多”、“大概是”等类的含糊字眼；但我们中国人不同，首先我们很难被说服，等到去作时，又很容易有自己的成见，并且会擅自更改。

回顾我们在大陆的历史，从一九二二到一九五二年倪弟兄入监，整整三十年中，在倪弟兄的同工中，要找出有用的人，真是凤毛麟角。他们都听倪弟兄讲道，也赞成他讲的话，然而没有多少人能在同一水流里。从大陆出来到了海外，至今在倪弟兄的同工中，除了魏光禧弟兄没闹意见，其余的几乎都因着意见把自己闹光了。原因何在？有相当的成分是性格的问题。

一般来说，能成就事情的人，都作事积极、认真并且彻底。若是你的性格不彻底、不认真，得过且过，在真理上又马马虎虎，那是没有办法同工的。当初倪弟兄讲关乎三一神的真理，正如诗歌三百六十八首所说，“曾有一次你就是父，现今的你就是圣灵…”。今天我们所传讲的三一神，就在这同一条线上。

一九三四年，在上海特别聚会中，倪弟兄说到，基督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（西一15）。信息经由我整理，刊登在“复兴报”里，其中清楚记着，该聚会是倪柝声讲，而由我记录（见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十一册，九三、一四八页）。香港反对我的人说，我讲基督是受造者，乃是异端。他们错误的将西一15领会成：“基督在受造之上为元首。”当倪弟兄还在时，他们并没有加以反对；等倪弟兄不在了，他们却来定罪我讲异端。所以，当倪弟兄还在时，他们是一种讲法；等倪弟兄不在了，又是一种讲法。从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见，闹意见与人的性格有绝对关系。在我们中间，反对者的难处是闹意见；不反对者的难处就是性格太松散。弟兄们不是不同心、不忠诚，但是难处在于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性格。之前，我与长老们谈到圣徒久不聚会的问题。当时情况表上有二万多人，到会人数却不到四千。不论谁看见这样的光景，不能没有感触。我告诉弟兄们，要花工夫把情况表找出来，一一研究圣徒不到会的原因，然后对症下药。我说得很郑重，却没有下文，大家根本都没有作。

其实，弟兄们最接受我的话，他们不作，不是因为不赞成或持异议，而是没有人去执行。这件事最少需要二、三个人全心摆进去监督，因着不是例常的事，所以没有人肯作，或者说没有人觉得该他去作。这根本的原因，就在于中国人的性格。

作事需要彻底、认真，不能例行公事

日本人作事都是作得很彻底；中国人就不同。比方作整洁，中国人只扫中间圆圈的部分，四个角落都不管；但日本人就不同，他们不只扫中间，还扫到角落。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难处。长老们不是不尊重我的话，只因中国人“等因奉此”例行公事的性格，而没有好好执行。在大企业里就不能这样，所有员工都被逼着认真作事，不能应付了事。例行公事的性格，普遍存在中国人的血轮里，这也许是我们的国家积弱、分散，不能成为强国的主要原因。今天，我们乃是为着主的恢复。我们在台湾这个小岛上，已经三十五年了，却没有把福音传遍，更不要说扩展到印度、缅甸。若是主没有给我们祝福，还有借口可言；但主的确祝福我们，在一九五六年台北召会就有二万人，稳定过召会生活的，也绝不会少于三千人。若是我们运用这一笔“资金”，应该能把台湾岛都转变，使凡有乡镇的地方都有召会；然而，我们却没有作到。这几十年来，不过加了几处召会，原因在于我们守旧、松懈、例行公事，且缺乏研究事情的精神，没有下定决心改革。

历史的教训——我们该作却没有作的事

当我初到台湾时，街道都是卵石子路，大部分人都穿木屐。我躺在家里，听着街上的木屐声，里面就叹息，想想我到这里来作什么。当我沿着纵贯铁路到各地走了一趟后，里面就清楚台湾有可为，有可作的，便正式开工。当时我们的家当，全岛圣徒只有约四百人，并且散居各处。从一九四九年开始，到史百克弟兄来台前后，稳定过召会生活的已超过三千。从开头的家当，达到成千成万的圣徒，这一切都是可能的。

那时，我们没有什么经济力量。我家十二口人，不过住在一个十六个榻榻米大的房子，厨房设在后院，浴室也是临时搭的。我手里的钱只够家人生活三个月。从那样为难的情形里，我们打出了一个局面。到了一九五六年时，台北一会所、三会所的地，全都买到了。除了一会所前半段一百八十坪地，是一九四九年由两位菲律宾华侨弟兄奉献的以外，其他重要的会所，如台中会所、高雄会所，全都是用职事款买的。

到了一九五六年，我们既有人数，也有地产，一切都有了基础。至今，一九八五年，最底限度，召会应该遍及台湾，凡有乡镇的地方，都该有召会。若是前面七年召会能繁增到五十处，这二十八年来，岂不应当有二百五十处的召会？前面几年，我们的底子差，人数少，钱不够，后面四个七年，却是人多，钱也多，全岛各乡镇都有召会，该是轻而易举、理所当然的事，竟然全都没有作到。这是令人伤痛、难过的地方。

一九五〇年初，倪弟兄到香港带进了复兴，要我去见他。他告诉我，要照主所给我的权柄，将那里的服事安排一下；那是我头一次听见他这样说。以后，我们谈起台湾的工作，我告诉他在一九四九年之内，主给了我们多少祝福。他一面要我继续这里的工作，一面同情我们在财物上的为难。所以，给了我一瓶药，要我与弟兄们交通，筹措一些资金，照着药方制造并登广告。回来以后，弟兄们觉得政府政策紧缩，不宜把钱投进去，就没有那样作了。对你们交通这些，是要你们明白当初的艰难。我们开工时，手中不过几百块美金。全数是主的怜悯，将我们从四百多人的光景，在七年之内作到成千上万人，并且连地产都有了。若是那个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，我绝对相信，不只全台岛各乡镇都有召会，甚至会有弟兄姊妹接受负担，往印度、缅甸、亚拉伯国家去开展。主的确祝福了这个国家，在台湾岛上的经济快速发展，教育成功。因着经济能力根基丰富，发展事情都不难，推展工作也很容易。照理，我们应当有很好的扩增和开展，由本岛开展到国外去；可惜，这是我们应该作到，却没有作的事。

从性格改起，克服困难

我们不愿意埋怨任何人，乃是希望你们这接续的一代，切切要学习，把中国人那个松散、避难就易、等因奉此、例行公事、应付了事、不解决问题的性格打掉。我们作事的态度，作事的灵，应该是有难处不怕难，面对难处不随便闹意见，并且坚强不动摇。比方这里有一条沟，车子无法通过，我们众人就当连夜推土来填沟；填过之后，车就能继续通过了。这应该是我们作工、作事的态度和原则。

千万不要迷信的以为，只要祷告就可以了；神需要我们工作的配合。中国人是太有智慧了，但也太缺乏克难的精神，总是很难与人合作，并且意见很多。台湾社会这二十多年来，蒙主祝福，表现得可圈可点，可以说是成果斐然，胜过已往的难处。我们在召会里，却没有跟得上外面的情形。虽然因着主的怜悯，我们没有落到失败的境地，但该成功的却没有作到。所以，青年弟兄们切切要学习，改掉中国人的性格。

一切的关键在于你们自己，还得你们自己作。我们需要有真正作事的精神；若是早如此，从一九五六年留下的家当，经过四分之一的世纪，应该作出许多事，不可能好像没有事发生一样。我们回头看已过这二十八年，只是平平淡淡的维持一个局面，毫无建树。若是情形不改，接下去再作一个世纪，结果还是如此，不能给主一条出路。青年人要了解这个情形，但不是要你们去定罪、批评，而是要你们彻彻底底的改，从性格改起。

小排聚会为当前的“万灵丹”

根据观察，我们目前的救命药就是实行小排。小排聚会几乎百分之八十，能应付圣徒们所遭遇的一切难题；小排可以解决久不聚会的问题，也可以对软弱的信徒补充牧养，并且可以补充福音。小排可说是“万灵丹”。我们甚至可以不用大聚会，却一定要尽全力使小排得加强。在正常的情形里，圣徒们平时应当在家里聚会，在排里聚会，因为小排容易带领，也容易彼此相顾。然后，每一至二个月，有一次集中的特会，众人齐聚一堂。这样的大聚会，可以租用外面大型的公共场所，不必多费苦心准备会场。

从圣徒们的实行，我们可以印证，召会生活不尽然都需要在聚会中，或者说在会所里。过去，在召会聚会之外，就没有召会生活；弟兄姊妹不来聚会，就没有召会生活。所以，我们总是把人带到聚会里。当时，为着鼓励弟兄姊妹聚会，我们的确说过，召会是会，所以需要聚会。然而事实证明，召会生活不尽然都需要在聚会中。有的人因着环境、处境、经济状况，有职业及家庭的问题，不许可他多聚会。若是一直勉强他来聚会，反而会造成隔阂，引起反感。所以，现在我们要去俯就人，帮助人过召会生活。若是他的环境不许可他多聚会，我们就需要私下供应他生命，帮助他在家中也能过召会生活。

我们应该在排中加强召会生活，并要在信徒家中加强召会生活。或许他不能来大聚会，但我们可以带他一周有一次小排聚会；这样，相信百分之八十不聚会的人都能作到。在排聚会里，他就可以有召会生活。若是有人连排聚会都不能来，我们就把聚会送到他家；也许二周或三周一次，甚至一个月一次，为着使他能联于召会，最低限度也维持一部分的召会生活。我们不能只有呆板的集中聚会；这样的聚会若有人不能来，我们需要让他知道，他在家中也能爱主，也能过召会生活。因为无论是家聚会、或排聚会，都是召会生活的一部分。一年当中，只要有几次特别的大聚会，其他都在家里、在排里过召会生活。

其次，召会生活不需要过于寻求划一。当初在耶路撒冷，信徒有好几万，他们也无法一致，无法常常聚在一起。所以，要就地，就着环境，带人过召会生活。这其中有很大的学问，需要我们花工夫研究。为此，我们必须殷勤，彻底研究，使召会生活能找出一条出路。

首先，我们看见小排乃是“万灵丹”。其次，我们看见，所有的聚会不一定集合在一个地方。第三，我们要重新研读长老的权限。根据观察，这几十年来，长老的权限越集中，召会生活越被杀死；但长老不能没有权限。你们要就这三点研究、交通、祷告，相信这三点能解答你们目前的难题。

今后，我们要着重排，要完全倚靠排。其次，不要相信不在聚会中的人，就不要召会生活。他们受环境的限制，不能来聚会，并不表示他们不要召会生活；所以，我们应该为他们找一条出路，让他们一样可以过召会生活。比方，有人生病在医院，我们可以把饼杯送到医院，并将聚会的内容交通给他们。有些天主教医院里，有住院的修女、神父，专专为着生病的教友，使他们在医院也能不与信仰脱节。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。若是一位弟兄不能来聚会，不要勉强他，也不要定罪他，反倒要把召会生活送到他家。

台北召会有这么多圣徒，台湾有这么多召会，召会该如何往前，实在是一个大问题，需要我们花工夫研究。无论是从召会历史，或我们中间的历史，我们找不出有什么召会是人数达到这么多的；我们在使徒行传里，也找不出大召会的规模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自己花工夫研究。盼望我们都将这三点带回去祷告、交通并且加以研究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二日讲于台北

第六篇 改制以达繁增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人数增加，产生召会团体的见证

企业经营的目标是为要赚取利润；为着这个目的，就有发展事业的必要。然而，事业发展完全依赖管理；企业的管理若是不当，一切的劳苦都将白费，可能还会遭受损失。今天，我们为着主在地上的工作，主要就是扩展福音，以得人为首要目标。团体一面说，我们传福音所得着的人，就产生召会团体的见证。个人一面说，每一个在召会中与我们同聚集、过召会生活的人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，都有生命的活见证。所以，主的恢复在地上，第一，要能开展，得着、拯救更多的人，也就是人数需要增加。第二，从人数的增加中，产生出召会团体的见证，并且个个圣徒在日常生活的表显上，见证自己是蒙恩得救的人。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。

我们不是盼望工作的成功，或者有什么成就。我们却希望圣徒人数逐渐加多，将主的见证开展出去。若是圣徒的人数加多，就可以开展到别的城市、别的国家。然而已过十年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开展。我们的人数几乎没有增加，即使全台岛上召会数增加，也是寥寥无几，更谈不到往国外去开展。这种光景叫我们里面有沉重的负担，到底我们该如何往前？我自己里面也不禁要问：是不是我们在真理的讲论上有错；是不是我们在教训的带领上有误；是不是众圣徒在生命上没有长进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在人群中没有好的见证？都不是。照一般情形说，弟兄姊妹在人群社会里的生活和见证，是够交代的。同时，弟兄姊妹几乎周周辛苦的跑聚会，负责弟兄们也都作了许多事。恐怕在基督徒团体中，我们的弟兄姊妹是聚会最多，事奉活动最广的，我们的众同工也是最劳苦、最忠心的。众人可以说该作的都作了；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扩增，不能得人？综合以上种种分析，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制度错了，以致没有繁增。

今天，企业管理是一门很大的学问，也是工商业发展最首要注意的项目。台北召会经常到会人数有三千人，出出入入召会生活的总数有六、七千。按企业管理说，就是要以这六、七千人为基数，考量如何推动他们。若是推动得不好，就好像企业管理不好，会白费工夫，甚至丧失资产。近年来，弟兄们恐惧战兢、兢兢业业的推动召会往前，使主的见证没有落到混乱的局面中。

然而，唯一叫人觉得过不去的，就是没有繁增，好比辛苦经营企业却没有利润一样。

小排聚会落实召会生活，与基督教的作法相对

将我们事奉主、建造召会的经历，对照圣经清楚地榜样，可以说，这二十多年来，我们的错误和耽延，就是没有好好使用小排，也就是没有实行圣经所说“挨家挨户”的聚会（徒二46下）。五旬节当天召会成立了，在圣灵的带领下，他们有在圣殿里集合的聚会，也有在家里，就是挨家挨户地聚会。当初召会实际的生活，不是在殿里；因为在殿里的聚会，不过是大集合，为着宣传和教训。圣徒实际的生活是在家里，所以，使徒行传才说到挨家挨户擘饼，在家里传福音，在家里祷告（二46，五42，十二12）。即使是使徒保罗，都不仅是在公众面前，甚且是挨家挨户劝戒人、教导人（二十20）。

召会生活实行的一面，一定要落实在家里。若不落实在家里，就可能只是群众运动，不是实际的生活。以台北召会为例，尤其在最近几年，逐渐将小的单位集中到大的单位。根据我们所得的报告，擘饼聚会分在各区时，人数较多。当我们逐渐把各区放下，集中在会所后，人数就减少了。其次，以儿童工作来说，原本儿童聚会是分在会所的各区内，在弟兄姊妹的家中；以后集中到会所，儿童聚会的人数就落下来了。这些情形说出台北召会这几年行动的趋向，就是逐渐从小单位集中到大单位。这在原则上，乃是落到基督教的光景里。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，召会刚开始时，大的集合是在圣殿，但实际的生活乃是在各家。今天世界各地基督教现行的制度，没有小分家，只有大集合，光靠属灵大汉一人讲，众人坐在下面听。他们的作法就是把人集中在一起，由少数人来服事和教训。

多年前，我们就把基督教的实行翻掉了，追求实际的召会生活。然而，在无形之中，因着我们没有当心，竟逐渐的把圣经所启示的摆到一边，而回到基督教的老路去了。虽然我们的存心不是如此，但事实已经接近了他们的作法。特别这二十多年来，台湾众召会实在有这个趋势。即使同工们要传讲信息，也都是集中的作，因为他们觉得分在小排里人数太少，分量不够。

我们不能否认，弟兄们将圣徒集中在一起，是盼望能作出一个标准，满有分量，好有一个强有力地见证。聚在一起为着拔高水准，加增分量，这在理论上不无道理；然而，就着事实说，集中在一起，感觉上聚会的空气是提高

了，分量是加重了，但弟兄姊妹回到生活里，生活的见证是不是也提高了？只有集中的聚会，缺乏直接的带领，会使许多圣徒失去聚会的胃口。

有些人是偶尔来聚会的，当他们一失去聚会，他们的生活见证、出入行动，自然不会那么像样。从这个立足点看，光集中聚会而不作小排，会使有些人失去聚会，失去享受；这样，在生命上自然就差了。反之，经常聚会的人，是否会因这样的集中，而使他们在属灵上更有分量、更有水准、更提高、更长进？这又不一定。因为集中在一起，所得到的就是展览上的益处；众人来在一起，人数多、分量重、空气浓，但不过是一个展览。弟兄姊妹散会后，回到实际生活中，他们的见证不一定能提高多少。所以，我们研究的结果，发现集中聚会大多重在展览，弟兄姊妹在家庭生活、日常生活中，并没有多少改变。集中聚会可能使聚会属灵的空气浓厚、高昂；分散在小排里聚会，可能属灵的空气不那么浓厚、有分量。这得失之间，需要考量制度上该怎么定规。

实行小排使人人尽功用，达到繁增

根据已过的经历，集中聚会的路难得有开展。台北召会三十五年来情形，根本谈不上福音化台湾。尤其末了这几年，人数增加实在有限。一九五五年左右，台湾各地召会的数目，已经达到五十几个，至今又过了三十年，不过增加三十个，这样的进度是太差了。若是我们的制度正确，绝不至于如此。质是出于量，若没有量就不能有质。现在全台湾有八十多处召会，一次主日到会人数，也不过六千人；这六千人乃是出于十一万多个受浸的人才有的结果。若是我们给人施浸能达到三、五十万，到会人数就应该有二、三万。从这二、三万到会的人中，自然会产生出结果；我们就能有进一步的行动，不只在国内开展，也能向国外开展。

一周过一周，台北召会有三千位弟兄姊妹一同聚会，六、七千人同过召会生活，众人相亲相爱，来来往往喜气洋洋，好像不错。然而从客观的事实来看，这么大的召会，经过三十多年，领受了这么多真理的栽培，福音却传不出去，人数却无法增加，实在说不过去。台湾是个小岛，从南到北不超过五百公里，为什么福音出不去，不能普及？基本看来，实在是制度出了问题。所以，一定要改制。

直到今天为止，我们有把握的一件事，乃是我们打中了小排的实行。实行小排肯定是一件有效能的事。我们的制度错在回头走基督教的老路，没有走生

命的路。生命的路是要信徒个个都尽职事奉；然而，这条路我们没有走上。若是台北召会中，有三百位是事奉的，以三千到会的人来算，就是十个当中，只有一个有事奉的。其他的人原则上就是来作作礼拜，聚聚会罢了。他们在召会的行动上，仅仅客观的列席，而不是主观的在其中有分。若是积极参与召会生活的人数有一千，以到会的三千人来计，只有三分之一。若是以整个有分于召会生活的六、七千人来算，比例就更小了。这说出我们只有老百姓，却没有打仗的士兵。人群的数目庞大，却没有军队，是不能真正打仗的。这好比一个大公司，若是职员众多，但真正生产的没有几个，这公司就很难维持。我们有六、七千名员工在这里，却只有一千名在生产，这就变为我们的重担。因此，我们的目标，乃是这六、七千人个个都能生产。即使不能个个事奉，起码也得达到八成的人事奉。

作小排既是一个对的方向，小排就得立一个基础，就是排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传福音。甚至达到家家传福音，而不是只有排传福音。家家传福音，就是要使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家都打开。最低限度，我们要和排里的弟兄姊妹，共同尽一个义务，传福音带人得救。其他的事可能有人作不来，但传福音带人得救这件事人人都能作。过去，我们的制度无法作到这一点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逃避了，不传福音，只有少数人劳苦传福音。所以我们要作小排，使排里的个个成员、每一个家都传福音。

长老治会和有恩赐之人工作间的关系及界线

有两件关键的事，叫我们里面很作难。首先，长老治会和有恩赐之人的工作，二者间彼此的关系和界线该如何确定。目前已经演变出一种状况，就是长老的制度限制了恩赐的工作。那完全是无意的，并非出于什么人计划，而有意造成的。但实际的状况是，有恩赐之人并没有把他们恩赐的功能发展到极点。譬如，有好多位全时间同工或者传福音、栽培人，或者作其他的服事，他们的恩赐理当发展得更多，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那个地步。没有完全发展的原因，在于他们的行动受到长老治会的影响。他们常常裹足不前，怕长老不赞同这，不赞同那。这好比在球场上打球，若是你不给球员宽敞的场地，让他们自由发挥球技，是不容易打出好成绩的。如果你身为教练，要球员打球，却又干涉他们，要他们只能打半场，不能打全场；这样，球员就无法把球打好。所以，有一个问题的确存在，就是长老治理限制了恩赐的工作，使有恩赐的人不能尽其功能。

从长老这一面说，并非长老要控制什么，或限制什么；然而，现存的制度的确产生那样的后果。换句话说，今天的制度是长老治会支配恩赐的工作，这违反了圣经的原则，以致产生了难处。在徒十三章，安提阿召会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，他们接受负担推广主的工作。然而，那里没有提到长老，这并不是说安提阿召会没有长老。长老治会乃是限于地方上的行政、监督，使召会不至走入歧途，但长老们扩展治理的范围和限度时，若干涉到恩赐的工作，就使恩赐的功能受到影响。那些有恩赐的人变得无用武之地，无法发展他们恩赐的功能。这是我们无意中产生的结果，使召会的事奉或主的工作果效都不彰。

故此，我们应当认识职分和恩赐是有分别的。所有有恩赐的人，应当尽力发挥恩赐的功能。职分这面，也当尽力在事务上配合恩赐的功能，不要去限制。然而在实行上，这是一个切身的问题，不太容易作得稳。若是运用得不当，不是偏这面，就是偏那面。因为不限制，就可能变得松散；一松就会乱，也会有难处。所以在实行上，是值得大家一起考虑。我们在主面前要往前去，应该有怎样的限度，这需要大家多有交通，并且这样的交通都是宝贵的。

各会所分治

按已过的经验来看，集中管理总是果效不彰。台北召会有二十几个会所，集中管理的结果，使各会所的功能无法发挥。若是开放每一个会所，各自去推动，自然就会起作用。当我们分治，不采集中治理时，大家就会努力。比方，在购置新会所时，各会所都会努力拼，这是分治的利益。分治逼着大家努力，就能发展生命；一集中，就会你依赖我，我依赖你，末了大家都不尽职，什么事也作不出来。这好比一个大家庭，老父母有二十一个儿子，都住在一起，靠父母过生活，谁也不负责。若是一分了家，就会各自奋斗，各立门户，立刻二十一个家就被建立。关于集中治理或分治，以及长老治会的权限，都是重要的问题，需要我们寻求主的带领，有透彻的交通。

注意发展各面的工作，着重得人

相信我们都深刻领悟，今天召会的事奉已不重在事务方面，如整洁、招待等；乃需要大大发展一些正式的工作，如儿童聚会、学校工作、社会各阶层的福音等，以产生果子。若是我们只留在会所里作招待、排椅子，即使我们排了一千遍、一万遍，也不会产生一个得救的人。同时，在时间的运用上，我们需要有所考量，有些人无需各种聚会都参加，免得他们的时间完全被聚会占去，而没有时间接触人。如果我们只聚会，不管人，不接触人，定规无法产生果效。过去我们的儿童工作，曾经达到几千以上的人数，现今一落千丈，连一千都不到。至于学校工作，这两三年略有起色。前几年，我们还十分担心，好像学校工作的火就要熄灭了；因为大家都忙着聚会，难以分出时间去作别的事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改，并且铁定要改。

一九六六年，我们曾经郑重交通过，希望把儿童的人数作到一万，也就是要有一万个儿童。当他们进入小学后，就是小学的福音种子。然后从小学毕业，进入国中，就是国中的福音种子；而后是高中的福音种子，再后就是大学的福音种子。现在，因着儿童工作明显的落下去，并且落得太厉害，就没有福音的种子。这件事在我们里面也是个沉重的负担，我们一定要改正。虽然儿童教材或儿童教师等，都是有待改进、加强的问题，但比较起来，这并不是太困难的事。

当务之急，我们该着重在召会的治理要分开，并且要考量如何治理。分开有相当的难处，集中更有很厉害的残缺；两相比较，我们还得走分开的路，并且尽力去补那些分开的弱点和危机。因为事实已经显明，集中不能产生果效，也无法推动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必须分治。若是我们经营大企业，结果产品差，没有利益，经营多年不见资产增加，就必须有所改革。在台北召会，明显的改革，就是由集中改为分治，这样果效才会多。如此作虽然有其弊端和危险，比方弟兄姊妹会失去召会感等，但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努力补救的。

结论

总之，我们改制实行小排，是要使每一个人都得着照顾；不仅如此，小排还能鼓励每一个成员，都显出他们的功能。即使他们不能作太多，最低限度也能传福音，或者把家打开，这全在乎我们如何帮助弟兄姊妹。我们要帮助他们使用他们的家，并尽力推动他们。在台北有几千个家，这几千个家就是我们的分站。过去因着我们轻忽小排，轻忽一家一家传福音，就没有好好使用这一笔家当。我们绝对相信，在六、七千人中，我们有一、二千个家的单位。若是以一千个家计算，就是一千个福音站。姑且不论这些家中福音传得好不好，只要弟兄姊妹传，一年下来，一个家也可能得着三、五个人。若是召会推动弟兄姊妹作这些事，并且扶助、开导他们，结果自然会显明。

过去因着限制，圣徒的恩赐不得发展，有一种观望、裹足不前的光景。若是我们前面所提的限制除去，恩赐者的功用得以发展，有恩赐的人自然越过越多。所以，我们要将长老的治理，和恩赐者的功用，彼此间的关系和限度划分清楚。简单的说，长老的治理不要限制恩赐者的功用，才能使恩赐得以发展，产生果效。再者，过去我们是集中管理，不是各个会所分开发展，若是分开发展，就会有二十几倍的果效。因此，我们要将集中的管理，改为各会所分治。我们有二十几个会所，就能给众人二十几个发展的机会。相信配合小排的推动，有恩赐之人能得其所哉，尽量发展他们恩赐的功用；加上各会所圣徒能分别发展他们的功能，一定有很好的成效。这样的作法，是把已过的限制除去，并且把主给我们的家当全数用上。如此一来，人数要一年翻一倍，自然是很容易作到的事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讲于台北

第七篇 长老聚会应注意的要点，以及召会实行上的带领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祷告：主，求你用你的膏油涂抹我们，使我们享受你的同在；你的同在是我们的一切。因此，我们仰望你的宝血，多方的洁净我们，除去我们一切的玷污、天然、旧造、肉体 and 肉体一切的污秽。愿你的光在我们里面，越照越明亮，使我们的交通，不是在暗中摸索，乃是在光中。主，给我们里面的光，如同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。我们将召会一切的事奉、职务和负担，奉献给你，求你记念你自己的工作。

主，我们实在是一班无用的仆人，迟钝、麻木，常常跟不上你。求你怜悯我们，恩典多方临及我们，叫我们作一个蒙恩的人，能够与你配合。谢谢你竟然拣选了我们，并且保守我们在你的恩手中。主，求你继续保守我们，叫我们常常戒慎恐惧，唯恐失去你的同在和带领，唯恐你的工作被我们耽误。主，求你再次眷顾我们，给我们透彻、敞开的交通。我们实在愿意向你敞开，与你没有间隔；彼此之间也是敞开的，没有间隔。主，愿你的灵随意行动，我们愿意让你的灵自由，使我们与你成为一灵；求你带领我们，给我们看见召会今后该如何往前。

主啊，你是元首，是工作的主。求你带领我们，在一个个会所，一个个人，一项项事奉上，带领我们。我们在这里祷告，把一切都仰望在你手中。我们愿意背负祷告的责任，在你的家中，作一个仰望你的人；在召会的职务上，作一个祷告的人。除了祷告之外，我们不敢，也没有胆量、没有信心，摸任何事务。主，谢谢你眷顾我们，给我们自由，叫我们彼此能自由的交通，好能把你的感觉交通出来。当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叫我们摸着你的感觉，以你的感觉来灌输我们，叫我们的话语发表你自己。主，给我们准确的判断，给我们清明的分辨力，叫我们实在能摸着你今天的心意。在一些重大的事上，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拯救我们脱离错误，脱离因错误而有的懊悔。但愿我们在这里所受的带领，是永远可记念，没有什么可懊悔的。

主，你的宝血再遮盖我们，为我们抵挡黑暗的权势。我们仰望你的宝血，除去一切的黑影，叫我们个个都在光中，也在你的同在里。求你的七灵在我们中间加强运行，并给我们敞开的話。阿们。

长老聚会应注意的要点

这是台北召会长老经过重新安排后，全体长老第一次的聚会；盼望今后每个月第一周，全体长老都能有一次这样的聚会。我们要一同来交通长老聚会该如何聚法。有些弟兄可能觉得，我们聚会很久了，难道不知道长老聚会该怎么聚？然而，长老聚会的确有些讲究，因为长老聚会并不是平常的聚会，而是一个相当超凡、超脱的聚会。

避免行政、事务的讨论多过召会工作的带领

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，长老聚会乃是一个关乎召会行政，以及召会工作带领的聚会。在长老聚会里，如果行政多过带领，便是长老聚会的缺点和失败。长老聚会中最好都是带领，那就是理想的。正常的光景，是三分之一的行政，三分之二的带领。已过，不少地方的长老聚会，十足落到行政里，几乎没有带领。这样的召会铁定不会强，也不会活。因为聚会一落到行政里，谈的全是事务，研究作法的对与否，该与不该，就把所有的精神、力量都消耗了。同时，积极带领的一面，自然就被摆在一边。所以，长老聚会切忌花太多时间讨论召会行政，要把时间尽量用在在对召会工作的带领。

避免意见的争执和“政治”的作法

其次，长老聚会绝对与世上任何聚会不同。我们在圣经里，几乎找不出长老聚会的示范。比较相近的是徒十五章，保罗和巴拿巴为着割礼的事，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（1~29）。那不仅是一地的长老聚会，更是几个地方的长老聚在一起，配合使徒们的一个聚会。然而，这还不能完全取用，作为长老聚会的示范；因为这个聚集不单纯是一个地方召会长老的聚会。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帮助，但不能完全作为我们的根据。多年来，我们的长老聚会，完全是按着事实，一点一点摸出来的聚会。

根据我们的经历，在长老聚会里要绝对避免意见的争执；因为意见对或不对，好或不好，都没有价值。在长老聚会中一有争执，就是失败，就失去长老聚会的性质和功能；因为争论一起，我们的灵定规不对，主的同在也会失去。换句话说，长老聚会一落到争论里，就会失去主的同在，结果无论我们如何定规，都是空的。

若是我们提起事情时，见地不能相同，就要等候，不要争论。众人把所有的见地摆出来，也许这一次聚会不能有一致的意见，那就要等候。等候的意思是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祷告，而不必有期限的限制。当然事情有所不同，有些事是有期限的，就必须在某个期限内决断。然而，召会中大体的事，就经历来说，有期限的很少，大半都是永久性的。所以，等一个月没有问题，等二个月也没问题，但这意思绝不是让大家推托。若是有一件事，众人都觉得主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就不要去摸，可以暂时将这件事搁置，但不要推托；推托是不应该的，也是不正当地作法。

附带的说，在长老聚会里，绝对要避免“政治”的作法。事实上，不只长老聚会，甚至整个召会的事奉中，都要避免政治的作风。所谓政治作风，就是应付局面，避免难处；明明知道一件事是不对的，你怕说了实话，会伤到人、得罪人，叫事情更难处理，只好不说。这就是政治作法，敷衍事情。我们不能在召会中如此行。反之，要凡事不推辞、不推托、不应付了事，事实如何便是如何。如果一件事大家不清楚，就暂时不要作。除非有弟兄提起，有作的必要，并且将必要的原因摆出来，大家再在主面前一同看。总归来说，绝不要用政治的作法。

绝对在灵里，跟随灵，达到与主的心意一致

第三，每一位参加长老聚会的弟兄，都必须绝对的操练认识灵，跟随灵，有灵的感觉。长老聚会最难的，就是与会的人也许在道理上懂得认识灵、操练灵，但实际上却不操练灵。譬如，有位弟兄提起一件事，我们就应当尽力用心思去了解，但并非仅此而已，还必须将这事带到主面前，摸灵里的感觉。因此在聚会中，当我们要说话，讲理由时，基本的根据乃在于灵。不是不可以讲理由、说事实，最重要的乃是要根据灵。因为我们若是撇开灵，只根据事实和理由交通，往往容易引起强烈的争论。因为理由和事实，都是在理智的领域，不在灵的领域。要避免争执，我们必须从理智的领域出来，转到灵里。比方，有位弟兄提起一件事，我们都听得很清楚，也很明白，但我们里面的灵不动，不要我们说什么。这时，若有弟兄问你对这事的看法，你就要很简单地回答说，“我里面感觉不应该说什么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”你无需把理由摆出来；你若把理由摆出来，立刻会引起更多的理由和争执。任何人在聚会中题事情时，都应该跟随灵。

一件事或许是召会的需要，但所牵涉的还有时间、环境是否许可的问题等。我们总要学习，看这件事本身成熟了没有。若是时间未到，周围的情形、环境看起来也还不是时候，就要暂时放下。或许过了半年、一年，这件事该作了，但仍然不够成熟，就要再等。这如同生产一样，孩子在母亲腹中只有五、六个月，不到生产的时候，就不能着急，乃要等到怀胎九个月满了才行。

所以，在长老聚会里，该不该提起一件事，不只是根据事情、理由，首要的还得根据灵。提议的人必须跟随灵；听的人，响应、反应的人，也都应当跟随灵。若是这样，长老聚会就实际的在灵里了。这会省去许多的讨论或争论，结果就没有争执。这样的情形，在长老聚会中是绝对必要的。已过我们的确看见，有些地方的长老聚会甚至连祷告都没有。众人都是办事情的人，不是动灵的人，所以长老聚会好像在公司、企业里开董事会一样，全场的空气都是在讨论事情。长老聚会绝不可以这样，乃要众人在灵里，带着灵交通。

归纳来说，长老聚会就是长老们来在一起，让主引导。若是弟兄们单独，就不太可能摸着主关乎祂召会的心意。关乎祂召会的，最低限度，是负责弟兄们来在一起，一同担负一个责任。所以，长老们必须来在一起，但绝不可带着自己的理由、见地而来，倒要在灵里，应用灵。长老聚会应当是弟兄们灵与灵相通的聚会。在聚会之前，弟兄们是活在灵里，操练灵的；到了聚会中，个个都在灵里。若是灵里没有动，就什么也不提不说，却要祷告说，“主啊，怜悯我们，叫我们都在灵里，叫我们的整个聚会，也都在灵里。”唯有当弟兄们都在灵里，才是主行动的时候。

那时主会引导长老们，若有提议的，是在灵里；听提议的，也是在灵里；反应、响应的，都在灵里。不说话的，在灵里；说话的，也在灵里；人人都在灵里。这就是灵能行得通的一个聚会。在这样一个聚会中，无论定规什么，都是出乎灵、出乎主的。长老聚会应该要达到这个地步。一个地方召会的长老聚会，不达到这样的水准，定规叫召会受亏损。因为长老们是代表召会的，若这一班代表不能把元首基督的心意表达出来，召会就要受亏损。

长老聚会中的决议，大体来说，乃是人的决议。当然我们相信，各地的弟兄们是敬畏神的，绝不会有一个决议不合真理，是弯曲的；然而，却有可能不是出于主的引导，没有摸着主的心意。因此我们所决断的，虽然没有不敬畏神，也没有弯曲，但我们所决断的，却构不上主的水准。这样的决议等于和主的心意分道扬镳。其实主的心意是要那样作，我们却仅仅照着敬畏神、不要异端、不可弯曲的原则决断事情，结果和主的心意就不能一致了。我们虽然没有心那样作，实际上却是与主分道扬镳了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长老聚会非达到在灵里的水准不可。

避免谈论圣徒个人的事

第四，长老聚会中所讨论的，必须都是关乎召会的。对于涉及个人的家庭、社会地位、法律问题，以及道德、伦常的关系等，最好不要谈论。当然有些是无法避免的，比方，弟兄姊妹中间，有人出了事，召会中的长老聚集时，就不能不关心。一关心，定规会讨论，然而能避免不讨论的就要避免。因此，长老聚会必须立定一个必守的原则，就是长老聚会谈的事，必须只限在长老聚会里，一出了长老聚会就不能再谈，即使是长老之间，也不能再谈。尤其在今天这重视法律的社会，凡是涉及个人名誉、家庭、社会地位等问题，无意中都会触犯法律。

曾经有召会的负责人，因为谈论某位圣徒的难处，涉及这位圣徒的名誉和社会地位，那位被谈论的弟兄，便站在法律地位上控告长老们；这就使长老们和整个召会都陷到法律的难处里。所以，弟兄们在长老聚会中的谈论，不可带回家和家人谈，只要一离开长老聚会，彼此就不可再谈论。这不是说我们在作暗昧的事，而是避免给召会带来不必要的难处。此外，这些谈论个人的事，最好不要留下记录；这一面可以保护当事人，一面可以避免引起纠纷。

不随意透露聚会的内容及定规

第五，除了不谈论消极的事外，即使是长老聚会中积极的事，也不能随意透露。比方，长老聚会定规下周三有特会，有的长老回家便告诉妻子，妻子很殷勤，立刻打电话告诉她的同伴。那知隔天早晨，弟兄们觉得需要再延一周。所以，长老聚会决议后，需要责成一个人宣布报告所议决的事；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宣布。就如上面所举的例，消息一经透露，便会造成混淆，到底是下周特会，还是再下一周。这位姊妹是好心，长老弟兄也是好心，但好心不一定在灵里，甚至会带来麻烦。这个例子不过要叫我们看见，我们觉得无关紧要的事，往往关系重大，我们必须在灵里谨守。

长老聚会议决的事，该在什么场合报告，由什么人报告，都该在议决里。这样，若没有人透露，谁都不会知道，只有长老们知道。众弟兄姊妹，包括众长老的妻子，都是要等到召会正式报告时，才知道召会的消息。按正常情形，不应该有消息随便出去。若是你讲讲，我讲讲，结果却改了，这会使召会失去庄重的立场。长老们不是代表别人，乃是代表整个召会在议事、表决；一切的消息，不该随意往外去。在世界里，任何团体都是如此，若是随意把消息传出去，是违反规矩的，会破坏事情。所以，弟兄们在长老聚会里，都需要注意这几点。

召会七大要项的带领

在台北召会，以聚会和带领来说，可以归纳为七大类。第一，是会所的带领。这是各会所长老们的责任；若是比较小的召会，不分会所，就是召会的带领。实际上，台北召会的带领乃是在会所里，会所若没有带领，台北召会就没有带领了。所以，在台北召会，长老们对召会的带领，可以说是会所的带领。第二，是小排的推动。我愿意再重复小排中首要的三件事：一是托住现有的弟兄姊妹；二是挽回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；三是推动家庭福音，并且是家家都传福音。家庭福音乃是我们福音工作最基本的单位，其他的工作都是根据于此。

第三，是各界福音。第四，是学校福音。第五，是儿童工作。第六，是在每一个会所里，都必须有一部分非常强，并且是非常广阔的工作，就是探望、牧养。这不只是同工、长老、执事们的责任，乃是每一个在真理上有造就，在生命上有长大，对主、对召会有热切之爱，能照顾人的弟兄姊妹，都当有的责任。盼望这样的人，在各会所里都有几十位，能好好去探望、牧养；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第七，是杂项的服事；就如招待、布置、整洁、文书、会计等，与释放话语、属灵的带领没有关系。然而，这一项必须与前面六项配合。

前面六项，有三项是非常基要，不可或缺的，就是长老的带领、小排的推动、和探望、牧养。这三项必须先作，其他三项，各界福音、学校福音、儿童工作，若是力量来不及，可以暂时不作。召会基本的事奉，乃是长老的带领，和小排的推动，再加上探望、牧养，这三项如同一天的三餐。人要健康，一天非吃三餐不可。照样，要加强一个地方召会，一定要有长老的带领、小排的推动、和探望、牧养。

为着召会人数的加多，一定要传福音，如各界福音、学校福音、儿童福音。这六项加起来，就是整体召会的活动。在这些活动背后有杂项的服事，完全是供应前方军队作战的需要，如预备会场、招待等；这是配合前六项的事奉。

话语的服事

在这些之外，还有一项，就是话语的职事，话语的供应。有了以上七项，召会的事奉大致上都有了，但召会若是要强，要丰富，必须靠话语的供应。召会强不强，丰富不丰富，完全在于话语的供应。话语供应一弱，召会一定弱；话语供应一贫穷，召会一定贫穷。虽然长老带领得好，小排推动得也不错，探访、牧养也都作到了，各项福音也都带人得救，但若是没有话语的供应，召会仍然不够坚强、丰富。若要召会坚强又丰富，必须有话语的供应。因着话语供应的地位相当特殊，因此话语的服事和供应，便难以普及。虽然弟兄们都可以释放话语，但要所讲的信息强而丰富，却不是容易普遍的事。因此，现在急切的需要，就是全时间的同工们一定要追求话语；其次，长老们要学习教导信徒。召会中所有话语的供应，该由两班人来负责，一是全时间者，二是各会所的长老和执事。至于各会所的话语供应该怎么作，这需要各会所自行交通、定规。全体长老们一个月只聚一次，错过这个机会，就得等下个月。此外，同工及全时间者，不能只接受自己那一专项的带领责任，当各会所有加强话语供应的需要时，都得助上一臂之力。

素来在各地的召会，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喜欢“抢人”，抢同工。这证明大家有心，因为若没有心，就没有什么可争的。从前，有些同工必须四处找地方尽话语职事，因为那时工作还没有开；现在工作开了，各处都在“抢人”。这一面是很好的风气，另一面证明大家有一个功课没有学，就是不懂得“谦让”。不只各会所之间要让，即使在各项事奉里也该让。譬如，负责儿童工作的人，一定盼望儿童工作作得好，然而要作得好，就得抢人，抢“强手”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都得学“让”的功课。一面我们要争，争要作得好；另一面还得让，将强手让给别的会所。这会带进主的祝福。

许多时候我们以为，若是某某弟兄来站讲台，自己的会所一定大蒙祝福，事实上却不一定。有时，一个看来不起眼的弟兄到我们会所来，我们以为可能没有什么祝福，但结果却不是这样。所以，各会所、各项事奉都不要抢人；实在说，抢就是“贪”。有时我们把人让给别的会所，然后自己仰望主的怜悯，反而最蒙祝福。因为我们一旦得了别人的帮助，自己就会少了祷告。反而没有别人的帮助时，我们会像撒母耳的母亲一样，迫切祷告（撒上一10~11）；结果生出来的孩子，是合神心意的，是最好、最蒙祝福的。

多年前，有几位弟兄，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前途的；有几位是不行的，因为没有话语的恩赐。然而，我们的看法都不准确，因为那些我们以为最有前途的，后来都到了世界里去。如早年在齐鲁大学的医科学生，我们实在宝贵他们；他们约有一百多位，得救后几乎都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真是倚重他们。后来，对日抗战开始，他们退到后方；刚到后方时还聚会，等到一毕业，结婚、作事后，都不见了。将近一百多位齐鲁大学的学生，几乎没有留下一个。那时的其他青年人，教育程度都不是那么高，材料好像不是那么好；然而他们有许多人，后来都非常有用。所以，我们都要尽力作，至于将来如何，都在主手中。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往前“拼”、进取的精神；在内涵上，则需要多方的祷告。

至于话语，不一定要长篇大论，才能叫人得着帮助。有时，即使没有长篇大论的道，却因着我们在主面前祷告、下过功夫，在读经上，尤其在生命读经上认真，就得着了莫大的助力。到了主日聚会，我们就能从灵里说一点话，把我们所下过功夫的摆出来，这反而能丰富的滋养人，实际的叫人得着新鲜的供应。所以，不一定有口才的道，才能叫人得供应。我们若是擅于讲道，便会缺少祷告；我们若是不擅于讲道，就会恐惧战兢，好好祷告。如此讲出来的自然大不相同。擅于讲道是有口才，讲得很动听，但实在的供应少；祷告出来的信息，不一定那么动听，却能叫人多得着供应。

曾有一位弟兄口才很好，常会举一些动听的故事、比喻，加上他的国语很标准，声音又宏亮，说起来很叫人受感动。然而，那个感动里面，没有生命的供应。有的人说话结结巴巴，讲出的信息却是满了供应。当然有口才是好的，不过最重要的是，话语要从祷告出来；这样的信息才有分量、内涵、灵和生命。我们都必须从这一面着手。

专项工作与召会的配合

这一次的新安排，是把全时间的同工，从地方召会的治理和事务中绝对分出来，担当属灵工作的一面，就是负责学校福音、小排的推动、各界福音、及儿童工作，并且去帮助各会所讲台的话语供应。这是几项很重要的属灵工作。这些同工们虽然不在地方召会的治理和事务中，却是作台北召会的工作，所以和台北召会仍有直接的关系。

这样一来，全时间同工们便得了释放，在各项工作里，有全权去推动，不必由长老聚会替他们决断，也不必长老聚会给他们指示、指导。现在我们把这些限制都除掉了。长老们和同工们，要知道彼此的关系，务要彼此联系。比方，学校的福音，绝对需要各会所的配合，不仅财务上需要配合，聚会的场地也需要配合；此外，还要印福音单张、接待、供给学生等。这种种都是为着学生福音的活动，极需要召会的配合。

儿童工作更需要召会配合，如预备聚会的场地、儿童座位等；慢慢的，还会有儿童教材的需要。主恢复的召会正要进入现代化的教育制度。譬如，我们要用录影带作教材，并且希望能提供各国使用。我们已经讲过一点，不过是初期的；我们希望以后的儿童教材，都是用录影的。比方，我们要讲亚伯拉罕时，就有录影的材料涵盖此内容。然而，不要全召会专作这件事，而把其他的事奉耽搁了。录影带的内容，可以有一点的表演、话剧，但不要占用太多时间，也要能合乎我们工作的体统和性质。作太多当然不合式，但稍微有一点未尝不可，总要提起儿童的兴趣和注意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们在美国曾花工夫研究教材，直到现今还在研究。教材到底怎么定规，是很难的一件事；因为教材若用得不得体，果效就会差，并且很浪费时间。若是我们能研究出正确的教材，并将这些教材作成录影带，在我们教儿童时，就不需要那么多会讲故事的弟兄姊妹。这些教材，不只一地可用，全世界六百多处召会都可用。同样的教材、内容，到日本去就放日文，到南韩去就换韩文，到印尼就翻成印尼文。盼望能作到这个地步，这会省去我们很多的时间和力气；在作大量的儿童工作时，可以不需要那么多会教儿童的人，同时孩子们会很有兴趣的看这些教材。

然而，这不是说用录影带，就不需要我们话语的教导。譬如，我们放一篇有关创世记十八章，亚伯拉罕接待天使的故事。等录影带结束后，教师就可以加上几句话，说，“神当初怎么访问亚伯拉罕，祂今天也来访问我们。”这临时加上的一点话语，会相得益彰。

所以，同工们的专项工作，还是得和召会紧密配合。简言之，专项工作就如同一支军队，在前方打仗；军队需要什么，后方的补给单位都要供应。各会所的长老们，务要尽力作补给的职务。同工们无论在那一项工作里，只要他们需要什么配备，召会都要尽力配合。譬如，专项要用会所时，会所就要有所准备；在财务上更要尽力配合。

各会所的长老之间，也应当有联系、交通，不要只顾自己的会所，只管自己拼、生意、努力，其他会所如何都不管。若是这样，就不太合式。一面我们都得努力往前，另一面还得和各会所有联系，有交通，彼此帮补，毕竟我们还只是一个召会。

这个新安排为的是要除去限制，给长老们机会，在积极方面推动带领各会所，尽力发挥属灵的功能。这不是一分就不合了，我们乃是分而合治；并且不只是一地召会的会所之间如此，甚至全台湾各地召会都该如此。虽然各召会间是分开治理，各自为政，但台北召会应该和台中、台南、高雄等召会，都有相当的交通；各召会之间都应该有相当的交通。这一联系，就是力量。举例而言，若是台湾岛上只有一个台北召会，而台北召会只有一个会所，这个会所就孤孤单单，力量不大。现在台湾有几十处召会，大家一联系，就大得加强。同工们也是这样，虽然作儿童工作的专作儿童，作学校工作的专作学校，但还是应当彼此有交通。一有交通，就有助力。这关系非常大，并且守住了圣经里身体的原则。无论我们是在各地召会也罢，是在一地的各会所也罢，也无论我们是负责治理、带领的长老，或是专项工作的同工，整体来说，我们就是一个召会，也就是一个身体。所以在原则上，我们必须活出身体的一，和地方召会上的一；这就必须一切事奉的人，都能保持交通。虽然我们是分而合治，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却是非常密切。

长老间没有等级，要让圣灵有主权

现在我们要谈到召会中“等级”的问题。主给我们看见，在新约里，长老之间，长老和执事之间，没有等级的问题。以彼得作使徒为例，他作使徒比保罗早。当彼得作使徒时，保罗还是个青年人，正在逼迫神的召会。然而，以后保罗也作了使徒，但并不因他进来得晚，所以彼得就比他高；没有这样的事，这是我们人的观念。

现在最令人担心的一件事，就是长老之间还有等级的问题。甚至在一地召会，只有两三位长老，也有等级。这意思是，这个召会中无论什么事，都得某长老说的算，其他所有长老说的都无关紧要；这就是等级。这样的弟兄应当要谦让，不要一直站在比别人高的地位上，好像一切事都得他主持，他就是权柄。我们必须除去这一个，因为这种观念若常存在召会中，必定会扼杀圣灵的自由。我们对召会的关心，不是作风、作法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是否给圣灵绝对的自由。所以，千万不要定意作最后决断的长老。若是这样，圣灵在召会中就没有自由了。

我们必须给圣灵绝对的自由，并且让众人有长进的机会。虽然在使徒行传里，在头一个时期，彼得是带头的（一15），但不是彼得一带头，就永远带头。那会成为等级；永久带头就是等级。在召会中的领头，乃是根据领头人属灵的情形。根据加拉太二章和徒十五章，因着彼得软弱，没有持守福音的真理，使雅各成为召会中的领头人（加二12~13，徒十二17，十五13，二一18）。然而，雅各因着许可犹太教的掺杂，在神眼中成为可憎的。甚至保罗也容忍这样的混杂（18~26）。没有几年，神就借着提多和他的罗马军队，毁灭了犹太教的中心，耶路撒冷和圣殿，结束了这严重的情形。因此，即使是雅各、保罗，也非召会中永久的领头人。

我们今天在召会的实行里，领头人是一时的，或者半年、一年，或者二年；主使用一位弟兄，必定因为他属灵的分量重。然而可能再过半年，有人更长进，是“后生可畏”，这位弟兄就必须有“让贤”的态度。我们若是存着这种态度，是敞开的，不是一直要居首位，主就有路。一个人一直居首位，就会产生等级；一不居首位，就没有等级，大家都一样。或许主使用我在这个时候带头说话；明天主也许就使用了别人。我们若把这个机会留给主，就没有等级的问题，大家都在一个水平上，给主使用我们的机会；这样，圣灵在我们中间便畅通无阻。否则一有了等级，就完全抹煞圣灵的地位，而使召会落到组织里。

这是一件严重的事，关系召会属灵的命脉、属灵的命运。因着人在召会中作主，圣灵就没有权柄，属灵的命脉一定受伤，属灵的命运也定规吃亏。我们都爱主，也为着召会，众人摆上那么多的时间、体力，应当本着这个宗旨，让主有出路，所以不要落在等级、组织里。我们都该向主敞开；主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不一定只借我这个人说话，只借我这个人作事，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托付。这不是一件小事。凡担负长老责任的弟兄们，都要看重这件事，并要带到主面前，直到我们中间没有等级，众人都是一样的；这才是正确的。当然在我们中间，有些人在主的恢复里年日较久，有多年的经历，值得尊重；但也必须有一个态度，就是拒绝等级。这会给主机机会，兴起青年人。这是一件非常紧要的事，我们不要让圣灵忧愁。

在我们中间最美的一件事，就是大家都担负召会的责任，有多年负责的，有新负责的，但都没有等级。这是在社会里所没有的，唯独在主的身体里才有。然而，事情总是两面的，若你的个性较内敛，一向不太带头说话，却居这个地位，就容易把生命在你里面的运行抹煞了；或是你的个性较强悍，居这个地位，非要说话不可，也会把圣灵抹煞。所以，我们都需要谦让，大家都不居地位，也都不刻意谦卑，都在同样的水平上，向主敞开，让主随时对我们任何人说话；这样，就能除去我们中间所有阻碍圣灵的障碍，让圣灵在我们中间能够有路。

关于聚会的调整

至于聚会的次数及时间不是律法，所以不是非照办不可。在实行上，各会所要自行考量。譬如，我们提议主日上午十点有话语的供应，因为召会若要好好作话语供应，就必须有个正式的聚会，和较长的时间。这时间最好是主日上午，因为是例假日，时间可以长一点。然而，各会所可以考量当地的情形，决定是否要如此实行。

因着我们的聚会很多，有人提议，是否可以把祷告聚会并到别的聚会；这值得研究。然而，若把祷告聚会并到小排聚会，这是作不得的；因为不是抹煞召会的祷告，就是把小排作死了。弟兄姊妹没有那么多的精力，聚完小排，再留下一些时间祷告。况且小排聚会不是这种性质的聚会，因为在小排中，弟兄姊妹来的时间不一定，是比较自由的。有时，会有偶尔来的弟兄姊妹，或是福音朋友；若是一来就要他们参加祷告聚会，对他们来说，恐怕会构不上。好像一个受了伤的人，或软弱的人，你总不能要求他太多，还得让他休养生息，得着恢复。所以，绝不能把祷告聚会并到小排聚集里。

不要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，都能聚所有的会。有的人一周只能聚一两个会，也是很好，不必要求整齐。我们只是用聚会来挂着人，比方有的人一年只来一两次聚会，也是很宝贵。我们挂着他们，总比他们失落来得好。

一九八五年二月九日讲于台北

第八篇 召会聚会的基层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徒二42，46~47，五42，林前十四23~26。

属灵工作的安排，为着召会的往前

我们对台北召会，有一个全新的安排。一方面，在行政上安排了四十多位长老，在各会所里带领；另一面，在属灵的工作上，有五项并另加一项。五项是由全时间同工们分担，另一项是由各会所的圣徒承担。这五项属灵的工作，由同工们带头去作。第一是学校福音，包括在大专和国、高中里推广福音。第二是小排聚会。第三是家庭福音。第四是各阶层福音，或者说是社会各界福音。第五是儿童工作。另一项是看望、牧养；这一项留给各会所，在长老们的带领下，由全体圣徒一同来作。这是六项属灵的工作。

简单的说，召会要被建立，要能往前达到主的目标，在属灵生命上有增长，在真理认识上有进步，并在福音传扬上有果效，一定要在行政上有长老的带领，在属灵上有这六项属灵的工作：学校福音、小排聚会、家庭福音、各阶层福音、儿童工作，加上各会所里的探望和牧养。

推动小排，并非轻而易举

我有负担带领召会，在以上交通的各专项上，继续往前行动。本篇信息要先交通关于小排聚会。小排聚会听起来很简单，但从头一天我就知道，小排这一项比其他项都难作；我也不太相信自己能作得好。不要说台北，即使是在美国，主的工作也是相当不容易作。依我看，美国那座山比台湾的山还陡，还不容易攀上去。甚至难到一个地步，还要诉诸法律，“上诉于该撒。”

（徒二五11）感谢主，现在台湾这座山差不多要攀上去了。所以比较起来，台湾的山虽然难行，但总不是太陡，不是太难攀上。因此，你们不要因我的话灰心。我说难，是盼望大家不要看得太轻而易举。

已过的同工聚会中，我对负责推动小排的同工说，不要以为能在这项工作中立功，反而要准备好失败，因为一定作不好。以上六项工作，最好作的是学校福音，只需要勤“跑”校园。这个“跑”字指明，校园工作应该是平地，汽车开在上面都很容易，如同水到渠成。然而作校园工作的，不要因此庆幸，倒要脚踏实地。

要悔改，转观念

这样说来，小排难作在什么地方？首先，小排要作得好，大家的观念都需要转。所谓的“转观念”，就是圣经里施浸者约翰开头所喊的那句话：“要悔改！”（太三2。）“悔改”希腊文的意思是“心思转变”，中文的意思就是转观念。

旧约的那一套，从摩西时代算起，至施浸者约翰为止，已经存在一千五百年，在犹太人的血轮里可谓根深柢固。新约时代来了，第一个奉差遣的就是施浸者约翰，他头一句话就说，“你们要悔改。”（太三1~2）意思是说，“你们这些犹太人的老观念都需要转。你们看，我家是世代的祭司家庭，我父亲撒迦利亚是带头的祭司，领先事奉神：献祭、烧香、穿祭司袍、吃祭司的食物。我是他的儿子，但我却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我不进圣殿，不作祭司，不献祭，也不烧香。我在这里就是叫你们转观念。转观念吧，悔改吧，旧的那一套丢掉吧！耶稣基督要来了，祂要带进新起头。”这就是转观念。每一个人信主，都是因着转观念。比方，台湾这里盛行拜偶像。有的人从前也是那样，后来听见福音，相信了主，就离弃偶像，归向神；这就是悔改，转观念。

无可否认，台北召会在这里，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，也是老旧了。不只台北，甚至整个台湾，整个主的恢复，也是如此。主的恢复从一九二二年开始，头一处召会在福州成立，到现在已经六十三年；虽然不算顶长，也总有一段年日，以致我们自然而然变得守旧了。所谓“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”。约在五十五年前，一九三〇年左右，是我们最努力奋斗的时候。尤其是在中国，要有主的恢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那时，一个崭新的恢复被带进来。之后来到台湾，虽然蒙主祝福，形成了一个局面，却日渐变得老旧了。在施浸者约翰之后，主耶稣接着也来传：“你们要悔改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”（太四17）同样要人“转观念”。主先后打发十二使徒、七十门徒出去，也都是传神的国为福音，要人悔改转观念（路九1~2，十1，9，可六12）。到了五旬节那天，圣灵浇灌下来，彼得站起来，也传讲这句话。那时犹太人问他：“我们当怎样行？”他说，“你们要悔改，各人要靠耶稣基督的名受浸。”（徒二37~38）“受浸”的意思就是转观念，把一切的老旧，包括犹太教，及其风俗、律法、摩西和旧约等，全都了结。于是，召会兴起来了。所以召会兴起乃是崭新的。

家庭聚会是召会聚会的基层

召会一兴起来，先有三千人得救，接着又有五千男丁受浸（徒二41，四4），加起来至少有八千人。他们怎么过召会生活呢？召会需要聚会，然而这么多人怎么聚会呢？这就是本篇信息的负担和题目：“召会聚会的基层。”无论作什么事，总有一个基层；即使是语言也有基层，英文有二十六字母作基层，形成所有的英文字；同样的，中文有部首作基层。这样，到底召会聚会的基层是什么？这在使徒行传里不难看出。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他们怎么聚会呢？他们乃是“在殿里，并且挨家挨户”（二46，五42），从一家到一家。他们在殿里的时候，应该大部分都是彼得、约翰这几位使徒讲话。这三千、五千得救的人，最少有上千个家。若要彼得、约翰去照顾他们，即使他们脚底都跑破了，也跑不遍那么多家。五章说，“他们每日在殿里，并且挨家挨户，不住地施教，传耶稣是基督为福音。”（42）那时绝没有不同的道理。那些得救的人，仅仅得救一两天，就在家里聚会；他们所讲的，绝不会是摩西的教训，也不会是以利亚的道理，而是他们亲耳在殿里听见彼得所传讲的。

这里的要点是，召会聚会的基层就是家里的聚会。我们应该相信，当时以色列人在殿里的大聚会，并不是基层；那个大聚会，乃是在一个很扎实的基层上产生的结果。先是借着福音带人得救，产生出人，接着就把他们带到基层，也就是在一个一个的家里聚会。因此，召会的聚会不是建造在大聚会里，而是建造在一个一个的家里。换句话说，当初召会的建造，主要不是在于殿里的大聚会，而是在于挨家挨户地聚会。

使徒行传接着告诉我们，在三千、五千人得救后不久，耶路撒冷起了大逼迫。八章说，除了十二使徒以外，那三千、五千人几乎都离开耶路撒冷了。可能你我相信不来，但圣经的确说，“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。”（1）使徒们很会传讲，却都留在耶路撒冷；而将近上万个刚得救的人都分散往各处去，传神的话为福音。结果，主的福音广传，召会的见证四布。这首要的不在使徒身上，而是在那些分散出去的人；他们四处作见证、传福音、带人得救。

这些四散出去的门徒，往各处传福音；我们应当相信，由于逼迫，他们并没有大聚会。可见大聚会不是召会的基层；挨家挨户地聚会，三、五人或六、七人聚在一起的家庭小排聚会，才是召会的基层。大聚会就像“溜冰”，随着聚会一结束，人就溜走了，什么也留不下来；小排才真能把人留下来。这个亮光在圣经中是很清楚地。

分排聚会的开始

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从开头就看见这个亮光；特别在五十年前，我们就鼓励移民传福音。虽然如此，在大陆传福音、带人得救仍然很难，根本没有大聚会可以倚靠。那时若能有三、五人受浸，已经是惊天动地的事了。从一九二二到一九四〇年，十八年之久，我们受浸最多的一次，还不超过三十七人。乃是到了一九四〇年，在烟台的召会看见“召会传福音”的亮光。所有圣徒的家，连老带少，无论男女，全体动员传福音；连五、六岁的小孩都帮忙，一看见有人要跪下祷告，接受福音时，就赶紧送祷告垫。从那时开始，一受浸就一百多位，上半年就有二、三次这样的光景，是前所未有的。由于人数增多，便开始分家聚会，但是还没有作到分排聚会的地步；分排聚会是到了台湾以后才有的。

在台湾正式开工后，一开始我们是在台北一会所的旧会所里聚会。以后人数加多，就分几处聚会；人数继续扩增，就开始分排。由家、排就带进成千上万的人来，并且托住他们。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六年，我们在全岛，由四、五百人扩增到四、五万人，几乎是百倍的收成。然而，从一九五七年，我们受了打岔后，就开始走下坡。这个坡不陡，是个缓坡，一直慢慢走了二十八年，直到今天。

走下坡路，注重大聚会，忽略家、排

我的重点是，我们开头从公会的大聚会出来，攀这个山坡，要攀到分家、小排的聚会，是相当不容易的事；不料还没有攀到高峰，就一再受到打岔，不但不能再往上攀，反而走了下坡路。虽然我不住这里，但我一直从旁观察、注意台北召会。一九七七年我回来召开国际特会；从一九七九年我就注意到，台北召会在各方面都陷入停滞不前的光景。至少不下五、六次，我和长老们一再交通到这个问题。经过观察，我所得到的结论是，这样走下坡路到一个地步，只是注重大聚会，注重会讲的人；并且经常召聚大聚会，请一个会讲的人来讲。谁会讲，谁就吸引、号召人；结果弟兄姊妹养成听道的习惯，聚会前都会先问是谁讲道。

若是保罗讲，大家都去；若是马可讲，就推辞说，“已经忙一整天，没工夫去，还是在家休息吧。”即便勉强赴会，也是心不在焉。普遍都是这样的光景，召会的基层就不在于“家”，而是在于讲道的人。简单的说，召会的基层变成了大聚会。请记住，这就是堕落的基督教。

靠属灵大汉的聚会，难以托住人

基督教的基层不是家、排，而是堂、会。他们无论在哪里，都设立堂、会，然后雇一位牧师主持。如果这位牧师具博士学位，又有干才，很会社交，同时口才无碍，讲道时说古论今，贯通中西，那么他主持的堂会必定兴旺。若是雇到一位牧师，既无干才又没口才，最后一定关门。这是基督教普遍的光景，结果扩增都很有限，甚至都在走下坡路。这种专靠传道人的作风，特别是靠“属灵大汉”，是难以托住人的。若是邀请到大布道家，成千上万的人都来听道。等大布道家一走，众人也就跟着溜冰似的溜走了，留下的人寥寥无几。

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里常常要召开奋兴会，因为他们很容易就瘪了气。开个奋兴会犹如打一剂强心针；但是慢慢又落下去，半年后再来一次。在基督教里，如果半年不开奋兴会，就难以维持；再过半年，恐怕就要关门了。这是他们倚靠的作法，连外邦人都懂得。他们的基层不在小排，而在大聚会。我小时候跟母亲去浸信会作礼拜，一直到将近二十岁，其间从来没有和人谈过话，也没有看见人来和我母亲说话。大家在礼拜天都穿戴整齐赴会，安静坐在椅子上，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板上贴出来的诗歌首数，好知道要唱那几首诗歌。接着有人喊这些诗歌，唱完诗接着是请人讲道，之后有报告事项，末了为大家祝福。祝福时大家起立，但彼此却互不理睬。一散会就各走各的路，完全没有圣经里所说的彼此交通，更不用说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（徒二42）。六十年前，主就给我们看见，圣经的真理乃是众肢体彼此有交通。若要有彼此的交通，在大聚会里怎么实行呢？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里，人可能作了十年教友，还没跟多少人谈过话。然而，一旦到家里聚会，不谈话也得谈；平时谈不透，在家里自然也谈透了，无论什么大小事，都会被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。这是小排聚会的长处，也是召会正确的基层。

小排是召会建造的基础

主的恢复一开头，就愿意完全照着圣经纯正的话，实行召会生活。然而关于家、排聚会，虽然我们看见了亮光，也挣扎、奋斗过，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以后，由于受到打岔，就逐渐落了下去。直到一九八四年秋天，我回到台北时，家、排聚会几乎全弃而不用；同工们的作风，也完全是注重大聚会和讲道。一看人数变少了，就换一个讲法；人不喜欢听这个道，就换题目讲。作来作去，就是注意培养好的讲道人，重视大聚会，而不注意小排。小排实在是我们的传家之宝，我们却不太实行，反而回头去走基督教的路，倚靠大聚会，这就是我心头沉重的负担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转观念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不是不要大聚会，大聚会的确有其用处；但我们更要注意小排，因为小排是我们召会生活的基层，能照顾那些从大聚会里溜出去的人。召会要建造，需要有扎实的基础；这个基础就是小排。

小排聚会必须以基督为内容

我们已过倚重大聚会，形成积重难返的光景，但现在我们要积极往前，在小排下功夫。根据多年的经历，召会成立小排，起头大家都很高兴。然而，一周过一周，就不知聚会该作什么，人也觉得没什么味道，因为聚会没有内容。我在美国时，同工们写信告诉我，台北的小排三分之一人数上升，三分之一下降，三分之一持平。从会计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不增不减的光景，不亏也不赚，就好像白作了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乃是因为我们众人在头脑里，还是有倚靠大聚会的观念，盼望有一个能讲的人，讲好听的道给大家听。许多人都想：“如果李弟兄能来参加，我们的小排必定兴旺。”刚开始聚小排，因为有许多久不聚会的圣徒被恢复，在小排中作见证，所以皆大欢喜；过了二、三周，就没有什么可见证的，也没有什么可讲的，即使把吃过的“可口点心”再拿出来，也没有味道了。

基督教里有一首诗歌说，“好花必凋谢，好月必残缺，唯我良友永不绝。”久不聚会的圣徒刚被恢复时，如同好花、好月，作起见证好像满月之时，十分丰满。等过两周，就变成残月，几乎看不见。再好的见证，也如昙花一现，夜里盛放，半夜就开始下垂，次日早晨便完全凋谢了。

小排的寿命虽然没有那么短，但是不可否认，大部分都如满月开始有亏缺，好花开始垂了头。然而，真正永不绝的乃是良友，就是主耶稣。所以小排的寿命若要长久，非把基督带去不可；只有基督不会凋谢，也不会残缺。或许有人会说，“我那个小排没有残缺，也没有凋谢。”然而，召会中恐怕已有一半以上的小排，如同半夜的昙花。因这缘故，我要再重复施浸者约翰的那句话：“要悔改！”大家要转观念，不要再重看大聚会；最低限度要把大聚会和小排聚会看得一样重。

大会所的用处

大聚会的确有其需要和用处；最近我们正在积极买地，准备盖大会所。只要大会所一盖好，半年之内你们就可以看见功用了。在我们的计划里，盖造大会所不仅是为着要有大聚会，主要是为着办全时间训练，更是为着福音化台湾的需要。要福音化台湾，每年至少要产生五百位全时间者。这些青年弟兄姊妹需要经过训练，才能被打发出去。训练需要住的地方；若有一大片土地，正可应付这个需要。

在这样一块地上，不只有会所，还能规划活动的地方，作为周末训练及特会之用。台北每个会所等于一个单位；围绕台北的卫星乡镇，至少也有一、二十处召会。每处召会也是一个单位；二者相加，就有四十个单位，平均每年每个单位可以使用一周。此外，我们非常鼓励各地召会作大专工作，他们也会使用得到。

无论如何，我们的福音一定要普遍到家庭、城市、乡镇，同时要得着人才。我们可能在各乡镇里，带领成百的人得救；但从其中却不容易找到多少人才。人才主要还是在青年学子身上，他们都在各大专校园求学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作校园工作。根据已往的经验，作校园工作最有效的方式，就是利用假日，特别是寒、暑假，带学生到户外相调，或参加特会、训练。全时间者利用周间到校园，接触一些福音朋友；到了周末，既不是带他们去看电影，也不是去跳舞，而是带到大会所那里走走、谈谈。这样，他们不得救也得救了。我们在那里造好浸池，人一得救就可以受浸。若是这四十几处的召会或会所，每周轮流将一班又一班的人带上山，虽不能十个上山十个都受浸，起码也有七、八个。这是我们最理想的规划，值得推广。

家、排聚会作基层，才能托住人

大会所固然有其用处，但若是仅仅作这一项，召会还是没有基层，不过是“溜冰”的作法；人怎么带进来，也怎么流出去。只有把人带到基层，带到家、排聚会，才有根基。唯有家、排聚会，才能真正托住人。这是神智慧的安排，不是人想出来的作法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不仅在五旬节那天浇灌下来，也在信徒们里面带领他们“挨家挨户”的聚会。神的工作都是开头的最好；等到交给之后，就走下坡了。人的工作需要进步，神的工作却不需要，因为神一作就是最好的。所以，使徒行传一开头是最好的，有大聚会把人带进来，还有挨家挨户地聚会，把人带进召会的基层，使他们能被托住。这是神的智慧。

因这缘故，虽然我的工作非常忙碌，每天要作文字工作，预备聚会信息，编辑训练教材，我却仍有极重的负担，要把台北这个大召会带到神的轨道上。今天主的恢复在五大洲，召会总数是六百五十处，并且持续在增加。然而我里面很清楚，若是台北召会水流里的“硫磺”没有滤干净，我们要往前开展就很难。所以我才回头带领台北召会，要立下美好的基础，成为一个典型。因为根源若是不清楚，其他地方就很难推动。这是我里面的一个负担，盼望大家转这个观念。现在我请求大家都接受祷告的负担，共同努力，不要轻看小排聚会。我们成功与否，以及主在祂的恢复里，在我们中间，能不能走出一条通达的路，就在乎我们这次的努力。否则，主恐怕会去找别人；而我们的结果就是走下坡路，成为基督教里另一个团体罢了。

天天加倍在基督身上劳苦经营

所以，我们都要转观念；我们倚靠大聚会，倚靠会讲的人，这样的观念都要转。我们每个人得救时，都有了第一次观念上的转；因着我们的心思转向神，我们得救了。然后，我们就学习祷告、读经，学习认识真理、生命长大，学习经历基督、得着基督、享受基督的丰富。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美地，我们要在其上劳苦耕作；只要我们天天在基督身上经营，就能有收成。神的作法都是平衡的；如同人有两只手、两个肩膀，神也安排大聚会和小排聚会这两者并重。我们看见这个之后，就要加倍的祷告、读经，从圣经中看见亮光，加倍的经历基督。

小排是达到建造的出路

在召会中，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；基于这个，使我有负担来带领。同样的原则，你们既是爱主，就得认真办事，不能空言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主只有一条出路，能把祂的召会建造起来，达到祂的目标；这个出路就是小排聚会，是大聚会无法达到的。按圣经来看，基督教里的大聚会，就等于旧约的士师时代。士师时代完全倚靠属灵大汉；比方出来一个参孙，光景就好，参孙一死，以色列就完全了了（士十三1~十六1）。旧约的士师时代，预表今天的基督教。所以，注重大聚会而轻忽家、排聚会，乃是走回头路，重演士师时代的历史。因此，我们要转观念，不要注重大聚会，而要注重家；我们要家家都强起来。然而，要每个家强起来，必须我们个人先强起来。

按已往的经历，一个小排最好不要超过十二人。人数不要多，五、六位最好，七、八位或十位都好。若是你们小排里的成员，因着爱主，向主认真，天天祷告，读主的话，学习真理，看见亮光，经历基督，天天在基督身上经营，相信你们都会有收成。这样，你有经历，我有经历，小排里的十个、八个人都有经历，众人来在一起时，自然不会倚靠别人讲，而是个个都能分享。若有人说自己不会说话，我要回答他：“这完全在乎你肯不肯说。”比方，台北召会有位荷兰弟兄，除了荷兰话，还学过德文、法文、英文、中文等。他讲中文实在讲得很好；我们都得向他学习。今天你们跟随基督、经历基督、享受基督容易，还是像他这个荷兰人学中文容易？他能把荷兰舌头卷成中国舌头说中文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舌头卷成基督舌头？这是因为我们不肯。

今天大家口里说爱主，天天提着圣经包赶聚会，一坐下就问：“李弟兄来了吗？”其实我来不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在家里要好好读圣经，不要只会提着圣经包赶聚会。你们总要认真学习说基督，一学就有经历。等到小排聚会时，虽然个个都是人，却说神的话，那是多么奥秘的事。这才是真正的“说方言”，这样的聚会必定丰富。可惜我们的小排不是这种光景。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恢复几位久不聚会的；小排中听他们作见证，觉得很有味道。几次之后，渐渐失去味道，都是你看我、我看你，彼此讲不出东西，只好算了，散了。这样的聚会，当然就如昙花一现。然而，如果大家都像那位荷兰弟兄学中文、说中文那样，认真读经、祷告、学真理、得亮光、生命长大，一进入到小排聚会中，必然立即喜乐地分享。

使徒行传又称作圣灵行传；这灵乃是说话的灵，借着信徒不停的说话。如果在聚会中，你还没说完，我就盼望你赶快说完，因为我也要讲；大家争先恐后，这样的聚会一定丰富。一次过一次，聚会都是如此丰富，大家倚靠大聚会的味道一定都会改。以后新带进来的人，或是久不聚会的，就不会在意大聚会，也不在意是谁讲道；反而觉得小聚会是最好的，有说话的机会，很享受。这样，就把召会聚会从错误的基层上，变成建造在对的基层上，召会也才能存在。今后，不管会讲的人来不来聚会，都没有多大关系，我们自己也能聚会。这就是召会的基层。

表面看，今天的台北召会又大又稳固，然而却不一定可靠。如果把有口才的讲道人挪开，恐怕来聚会的人不到一半。若是台北这里的观念能转到一个地步，几个所谓会讲道的人十年都不来，召会还蒸蒸日上，那就对了。你们个个都应当能传福音，能带弟兄姊妹站住，即使没有长老治理，也都能站住；这一步必须达到。这样，我们才是真正作到“草木皆兵”，个个圣徒都是可靠的。那样的召会才稳固，那时也才能真正福音化台湾。

我们若一直倚靠大聚会，连你自己的家都福音化不了，怎么能福音化台湾？你的家庭，你的亲友都没有福音化，而要福音化台湾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若仅仅靠传道人，他们只有两片嘴唇，绝不可能应付福音化台湾的需要。以十二使徒为例，即使他们个个都跑，也不可能挨家挨户跑遍几千个家。所以圣灵开头所作的，就是连初得救的人都会讲，家家讲、个个讲；每一个得救的都是传道人。唯有这样，才能应付主的需要。

经历基督，满溢基督

相信以上所说的远景，大家必定作得到。所谓“有志者事竟成”；世人没有三一活神，只不过有个“志”，就能作到，何况我们有三一活神。所以盼望我们众人要转观念。转观念后，接着就要加强祷告、读经，与主有交通，追求亮光、真理，看见异象，生命长大，跟随主，享受基督，得着基督。如果你们众人愿意在这些事上有操练，以至于练达、丰富，当你们进到任何聚会中，必定都有可说的。

我愿意在爱里说诚实话，现在你们的小排，虽有作见证的，有点诗歌的，但大部分是出于天然的作法，以为既然是聚会，就是要作这些事；有的还变成了规条，认为聚会总得有人祷告、点诗、作见证。无论作法是天然或规条都不对，唯一对的就是享受并经历基督。你们平时就要多祷告、读经，多与主交通，多有生命的经历，多有亮光、真理。若是你天天如此，当你进到聚会中，站起来说话就不是天然的，也不是规条的，而是你丰富到一个地步，自然满溢出来的。这就是随从灵。

五十多年前，我并不懂随从灵、跟随圣灵感动是什么意思，还以为就是安静的坐着，等候圣灵推动、感动，然后才为主说话。那时我不清楚，所以怎么作也不灵。因为无论我怎么等，也无法感觉到圣灵的感动。我在弟兄会聚会了七年半，每周五次，风雪无阻，从来没有漏过一次，却也从来没有祷告过。聚来聚去，只有那几个人讲道、祷告，形成一个风气。以后我慢慢清楚，圣灵感动的意思，乃是在平常你就因爱主而祷告、读经，并且经历主，直到里面满了主；结果你所到之处，没有一处圣灵不感动你。你里面满了基督，来到聚会中定规倒出来。并且，你这样来到小排聚会，就不是按着天然的作法，也不是照着规条，乃是主的丰富从你里面满溢出来。你满溢了，我满溢了，大家都满溢了，小排聚会自然就丰富了。

如果要求你们个个上台，讲一篇好道给人听，那是太过了；我相信一百位中，也找不到一两两位。然而平常的说话，除非哑巴，人人都作得到。请记得，小排聚会就是说平常话，而不是名人演讲。平常话谁都会说；平常听见什么话，就说什么话。我们在小排里所说的平常话，就是讲说主耶稣。不必摆起架子，也不必装作，乃是自然的流露。徒二46的“挨家挨户”，真是给我们莫大的亮光。我相信他们在家里的说话，都是大家彼此互相所说的平常话。这是家、排聚会正确的路。一位圣徒可以说，“今天早晨我和主交通，实在摸着主。”接着说几句，就是很好的见证。另一位接着说，“感谢主，我这一周也很享受主的同在。”然后也说几句。大家都这样自然的满溢出来，是新鲜、活泼的。这种平常话，谁不会说？如果你不会说，那是因为你肯学，也不愿意去经历。只要肯学，我们都能作到。召会的基层，不在使徒的长篇大道；召会的基层，乃在于家、排聚会里，大家彼此互相的说话。你作个见证，我说几句有亮光的话，他分享一点得着，大家都说，自然积少成多。新加进来的人，或者刚被恢复的人看见、听见了，也都得益处。这样，召会的根基才稳固，寿命才会长。

与小排有关的带领与托付

万事起头难；小排最难作的就是第一步，也就是要转大家的观念。我们一定要领悟，小排聚会不是仅仅一个办法，或者多加一个聚会而已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既不轻看大聚会，也不高抬大聚会；乃是把大聚会和小排聚会看得并重。以目前状况而言，大家还是看重大聚会；所以我们宁可“矫枉过正”，盼望大家能平衡过来。千万不要以为把一个人恢复了，必须带到主日聚会才算成功；那样固然很好，但也不必成为要求。只要他能每一、二周参加小排聚会，就很好了。我们要先打好这个基础，然后慢慢建造上去。

第二，小排要努力恢复久不聚会的人。在台北还有上万的圣徒没有聚会。你们经常聚会的三、四千人，都要在小排里作这个工作，恢复久不聚会的人。

第三，要广传福音。家庭福音要从小排作出去，各阶层福音要从小排作出去，甚至学校福音也要从小排作出去。小排乃是基层；如果小排作得不强，就难以培养出人，帮助校园福音。小排若是不强，连你自己都需要被牧养，就无法去牧养别人。同样的，小排不强，儿童工作也难以进行。反之，小排一作得强，家庭福音就强，各阶层福音、学校福音、儿童工作也强，连各会所的牧养、看望也都强了。一个国家要强，必须家庭强；同样的原则，召会要强，就必须把家、排聚会建立起来，作为一个基层，成为一切活动的基础。

第四，小排要能把人留住、托住，并要使人喜欢再来。我们必须把小排作到一个地步，富有吸引力，能把人托住。

第五，必须加强、丰富小排聚会的内容。第六，丰富之后，才达到了神得着召会那个最高的目标，就是彰显基督。因这缘故，所以小排不容易作。这是一座大高山，不容易登上去。从转观念，恢复久不聚会的，广传福音，然后托住，再有加强，使内容能丰富，末了就达到了神对召会的最高目的，就是借着召会彰显基督。愿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都为这事多有祷告。

一九八五年四月八日讲于台北

第九篇 小排聚会的内容(一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徒二22~24，32~33，36~38，41~42，五42，林前二2，十四23上，26，提前一3~4。

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

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小排聚会的内容。在前一篇信息我们看见，属灵的工作约可分为六项：学校福音、小排聚会、家庭福音、各阶层福音、儿童工作、以及看望牧养等。这六项属灵工作里，最难作的一项就是小排。这是一座高山，是二千年来召会在地上最难实行的。在徒二章、五章里，使徒彼得开头带领召会聚会时，乃是在神直接的工作之下。当然他一作出来，就是最好、最高的。召会聚会最高的标准，乃是在殿里有大聚会，并且天天挨家挨户有小聚会，二者皆有。

所以，在起头的时候，召会聚会就有大聚会和小聚会。大聚会是在公众聚会的地方，也就是在殿里，小聚会则是挨家挨户。然而，这不是说在大聚会里所讲、所教的内容是一类，而在小聚会里是另一类。绝对不是，反而小聚会是持续大聚会里所说的。论到小排，就涉及聚会的问题，与二42很有关系。这节说，“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，持续擘饼和祷告。”在彼得的职事之下，召会聚会的开始，就是坚定持续地留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，持续擘饼和祷告。这是召会聚会开始的典型内容。

专讲基督，是召会聚会内容的基础

徒五42说，使徒们每日在殿里，并且挨家挨户，不住地施教。二42说，那些在五旬节得救的三千人“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”。所以，他们交通的内容必定是使徒们的教训。我们把二22~24、32~33、三十六至三十八节读过后，就会看见，他们乃是传讲彼得的头一篇道，就是专讲基督，传耶稣是基督为福音。这一篇道立定了召会聚会内容的基础。

召会在地上成立之初，专讲耶稣降世为人，在地上经过人生、被钉十字架、进入死的痛苦，神使祂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到天上，立祂为主为基督，祂就把包罗万有的灵浇灌下来。这就是召会聚会的内容，是召会聚会的基本原则，这原则就是基督。众人听了头一篇道之后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“诸位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彼得对他们说，“你们要悔改，

各人要靠耶稣基督的名受浸。”（37~38）听见这话的人就信了，悔改了，受浸了。这受浸的三千人便坚定持续在得救时所听见的教训里（41~42）。犹太人世代都是讲摩西，讲十条诫命，讲献祭，讲礼物，讲到圣殿里敬拜神、烧香。在五旬节那天，他们忽然听见彼得说，“以色列人啊，神借着神迹奇事，把耶稣基督证明出来，你们却把祂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但神把祂死的痛苦解除了，叫祂从死里复活，又把祂高举到神的右边，立祂为主为基督。祂又从神领受所应许的那灵，将这灵浇灌下来。”（参22~24，32~33）这就是使徒的教训；他们接受了这个教训，得救了，并且持续在这个教训里。这就成了召会聚会的内容。

彼得讲这个教训是在殿里，在大聚会里。然而，三千个新得救的人持续这个教训，并不是在大聚会里，乃是挨家挨户。在大聚会里讲的，在小聚会里持续，这就是实行。彼得在大聚会里讲过了，新蒙恩的人在挨家挨户地小聚会里也讲，并且讲了再讲，天天都讲耶稣基督。三千个受浸的人，最少来自五百个家庭单位，若都要彼得一个人挨家挨户去讲，即使彼得疲于奔命，也走不完这么多个家。当时的作法，乃是彼得头一天讲了，听见的人回去以后，第二天就都挨家挨户地去讲。无论你觉得可不可能，圣经确实是这样说。

人对聚会的天然观念是一人讲众人听

在实行上，我们仍有许多自己天然的观点。我们喜欢主日聚会，大家坐在那里听老练的弟兄讲道，越听越享受；却不喜欢到小排聚会里。起初小排聚会恢复一些久不聚会的，那些二、三十年不聚会的回来聚会了，大家这么一谈，真是亲热。唱唱诗歌六百二十一首：“福哉以爱联系，圣徒心心相契；彼此交通一情一意，真如在天无异，”真是甜美。若是一个二、三十年不聚会的弟兄姊妹唱到这首诗歌，一定感动得痛哭流涕，大家也跟着落泪。然而好花易谢，好月常缺，好景不长，头一次这样很好，若是第二、三次，甚至第四次都是这样，就没有什么味道了。到第五次，老妇虚构无稽的谈话（提前四7）就会出来了；这样，那些渴慕追求的弟兄姊妹，就会觉得小排没有什么味道。

严格来说，我们对聚会的观念，是从堕落的基督教来的。然而根据圣经，召会开始聚会，彼得开头是传讲耶稣基督，之后保罗也接续下去。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，“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…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这位钉十字架的。”（二1~2）这意思是，保罗到哥林多召会所传讲的，只有一个题目，就是耶稣基督并祂钉十

字架。他没有讲伦常、道德，也没有讲哲学、律法，更没有讲旧约的道理；他所讲、所传的，就是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。

在十四章，使徒保罗谈到基督徒的聚会，他说全召会聚在一处的时候

(23)，那是指大聚会。在大聚会里作什么呢？二十六节说，“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各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…”。这里的“有”不是将来有，乃是现在就有。你来赴会前，在家里还没有动身时，就有了一首诗歌，有了一个启示，所以你就带到聚会中；这是你在聚会以前就有的。不是在聚会前你什么都没有，只是提着圣经包空手而来，想想这周过得真糟，什么也没有，但至少在大聚会中能蒙恩典，所以就坐在椅子上等着蒙恩。等到聚会开始，或者圣灵在你里头推动一下，你有了灵感，就选唱一首诗歌。圣经不是这样说的，而是说，在你动身来聚会前，你就是“有”的人，如同诗歌六百二十四首所说，“每逢聚集带来基督，将祂所赐有余丰富，同来献上作神食物，如此展览基督。…前来展览基督；共同带来祂的丰富，前来展览基督。”这首诗是根据旧约“过节”的预表写的。

大聚会是前来展览基督，每人都“有”可带去的

每年以色列人都要把地里的出产带去过住棚节，他们带着牛、羊、五谷、新酒，把美地的收成统统带去，然后把这些丰富摆出来（申十六13~17）。那一切的出产都是预表基督。他们过节所带去丰富的出产，乃是预表在新约的聚会里把基督带来。我们的聚会都该展览基督。

所以，保罗在林前十四章所讲的，不是小排聚会，而是大聚会，是每人都带来基督。然而保罗所说的大聚会，并非今日基督教的大聚会。基督教所实行的大聚会，也传到了我们中间，所以包括我们在内，大聚会都是一人讲众人听。然而，保罗所讲的大聚会，是“各人”都带来基督；不只使徒彼得这样开始，保罗也这样继续。

在保罗的职事下，不只有大聚会，更有家庭聚会。因为在他的书信里，最少提过四次，在某圣徒家里的召会（参罗十六3~5，林前十六19，西四15，门1~2）。召会是在圣徒家里，自然有家庭聚会。所以，这给我们看见，在彼得和保罗的职事下有大聚会，也有小聚会。大聚会也罢，小聚会也罢，都是一样的内容。并非小聚会里圣徒个个都可以开口，大聚会就是一人讲众人听。林前十四26证明，全召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各人有这或有那，而不是重在一人讲众人听。

今天不仅基督教如此，包括我们在内，若是大聚会不请“特别有恩赐的人”来讲道，好像大家都不愿意来。这种光景在使徒保罗的职事快要过去时便发生了。基督徒耳朵发痒，喜欢听道理，就从当初的光景落到堕落的情形里（参提后四3~4）；乃是从这里产生出基督教的“作礼拜”。基督教作礼拜就是大家坐在一起，请一位专职的人讲道。从一九五七年至今，我们中间也演变成一人讲众人听的局面。这不是走上坡路，反而是走下坡路；不是召会当初聚会的光景，乃是召会堕落的现象。

小排聚会如同扛抬约柜，需要众人一同扛抬

因此我们要转观念，要看见虽然大聚会把人带进来，但没多久人都出去了。为什么大聚会不容易留住人呢？因为没有聚会的基层，没有小排托住。正常基督徒的召会生活，乃是在人得救、复兴之后，在小排聚会里过实际的召会生活，同被建造。然而，并不是大聚会讲一类的道，小聚会讲另一类的道；小聚会乃是持续大聚会的传讲和教训。

所有爱主的圣徒都要看重小排聚会，否则主就没有路往前。我们若只重视大聚会，而轻忽小聚会，就是拆主的台；这不是爱主的人该作的事。千万不要以目前小排的状况，来断定未来的前景。盼望弟兄姊妹都能进入这个负担。小排聚会如同扛抬约柜，需要我们众人摆进肩膀一同扛抬。若是我们有心愿，都需要接受负担去参加、加强小排，使小排聚会更充实。我们去加强小排聚会时，不要照着天然的观念，乃要照着圣经旧约的预表，和新约明文的启示，去加强、充实，使每一个小排都能蒸蒸日上。

需要天天在基督这美地上经营

什么是照着旧约的预表和新约的启示呢？就是我们天天都得与主交通，享受主并经历主。这是天天的事，不是一时的事。如同以色列人家家户户都分到一块地，他们就得先把地整理好，再来耕地。耕地之后才能撒种，撒种之后还得灌溉，灌溉之后还要除草、施肥。这样连续忙三、四个月，才会有金谷满田。至此还得去收割，最后才能收到仓里。

不仅如此，这些粗麦粒还不能带去过节，必须先推磨把麦粒磨成粉，然后作成饼；才能供自己享受，也能带去献给神作祭物，作神的享受。畜牧的也是一样，平日要清早去牧放牛羊，晚上要赶回圈内；到了大节期时，才能把牛羊带到耶和华的圣山去，献上作祭物。所以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，“一年三次，在耶和華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祂。…不可空手朝见耶和華。”（申十六16）这意思是，我们按期聚在一起，要带着基督同去，不可空手而去。然而，我们今天聚会的情形，就好像以色列人空手来过节；你两手空空，我也两手空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你没有经历，我也没有经历，什么都没有。如何才能不空手呢？乃在于你在基督这美地上有多少经营。你是不是每天早上与祂有交通，敬拜祂，向祂祷告，读祂的话，坐在祂跟前等候祂？若是每天不能有半小时，起码也要有十五分钟。天天有经营，到时你自然有收获。然而，收获不是为着你自己的享受，而是为着献给神，在神面前和同作肢体的人共同分享。这就是基督徒的聚会。

有了基层，就不会倚靠大聚会

当初以色列人聚会的时候，也有祭司给他们讲经。然而他们的基层，不是建立在祭司讲经上，乃是家家户户、每个人都把他们整年累积的丰富带来；这是他们大聚会的基础。今天我们大聚会的基础，应该是圣徒们天天经历基督，而有基督的丰富；到了聚会时，众人都带来一同分享。召会是建立在这个基层上的。这时若是一个有恩赐的人，从主那里得了启示，释放一篇信息，这也是召会急需的。我们必须看见，这是两面的。如果古代的以色列人，家家都带着丰富的出产而来，即使没有祭司讲经，也不太会影响他们过节，因为他们有了基层，而且基层不会动摇。今天若是大家对基督都有经历，聚会时都把基督带来，那么在我们中间，无论有没有会讲道的人，都不会影响我们聚会的根基。我要再说，倚靠大布道家的路是行不通的；虽然人会蜂拥而来听道，但大布道家走了，人也会一哄而散。盼望我们众人一定要回到小排聚会。

小排聚会才能达到神的目标

这不是说，一回到小排聚会，就不要大聚会了；连今日的飞机，也不能违反神创造的定律，必须靠两只翅膀才能飞翔。大聚会是一只翅膀，小排聚会是另一只翅膀，两只翅膀都要用。从长远看，小聚会比大聚会更可靠。

我从我的灵中请求你们，要接受主今天的带领。若是我们跟不上主的需要，主只好另找别人，就如祂当初在基督教里无法往前，只好找上我们。我们若再回头，重演基督教的历史，主只好说，“好了，够了，我去找别人。”大聚会铁定不能达到主的目标；要达到主的目标，必须靠小排聚会。有人以为，今天是科学时代，行行都有专才，事事都有专业。生病了，找医生；有诉讼，找律师；要祷告，找牧师。因为只有医生懂医学，只有律师懂法律，只有牧师会祷告。这些观念是天然的。然而，这些天然的遗毒也在我们里面。在我们的下意识里，也是盼望有专才的讲道人，讲道给大家听。从六十年前，我们就看见神呼召我们出来走这条路，为祂作一个见证，是和这个时代不同的，更有别于今天的基督教。主的恢复绝不是基督教里的另一种工作。这二十多年来，虽然台湾众召会的弟兄们忠心守住家当，努力为主作见证，但因着注重大聚会，而轻忽小排聚会，无形中就像走在斜坡上一样。经过二十多年，差别相当可观。所以，现今我们都要改观念，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大聚会转到小聚会，并且全力以赴。因为舍此无路，舍此我们只有走下坡，在基督教的流里，无法维持主在今天的见证。

全力以赴作小排

我们若要忠信的维持主今天的见证，就必须全力以赴，把小排作起来。不要以为小排不能带人得救。我们搬到安那翰这十多年来，头三年人数加增，后来因着反对者的毁谤，几乎没有说英语的圣徒被带进来。然而就在今年一月有了小排聚会以后，三个月内人数就加了四、五十位。这些人都是大聚会带来的，乃是小排带进来的。此外，小排带进来的人，较能存留下来。从大聚会带进来的人，容易在大聚会过后又流失了。因此两相比较，想带人得救，在小排里花工夫，比在大聚会里更稳当。我们没有意思要把大聚会废掉。比方，趁着主日大家都放假，我们就该用大聚会传讲真理，广传福音，抓住机会开展主的工作。然而，我们若像已往那样完全依赖大聚会，那就会断送主恢复的前途。今后我们都要转过来，把注意力集中在小排聚会上；这是召会聚会的基层，在这个稳固的基层上我们可以发展。大聚会可用却不可靠，可靠的乃是小排。希望这些交通能进到你们里面。我要求你们接受这个异象和启示，全力以赴，同心协力把个个小排聚会都加强、充实起来；这样，主就有出路。主若把这些话说到你们里面，祝福必然在我们前头，远景便是光荣可期的。

一九八五年四月九日讲于台北

第十篇 分排聚会与集中聚会的得失比较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徒二46，42，五42，林前十四23上，26。

本篇信息要说到，分排聚会与集中聚会的得失比较。我们借着参考别人的作法，以及我们在台北召会三十多年历史的经验，重新考量、比较分排聚会与集中聚会，这两种聚会方式的得失与轻重，结果从其中得着了光照与开启，也得着莫大的益处。

从一人讲繁殖到众人讲

我们都要承认，神的智慧超众，祂的工作都是创造的，凡祂所作的，都不需要改进。在五旬节那天，圣灵降下，使徒被圣灵充溢，传讲并供应基督，结果三千人得救，立刻召会成立了，并且开始聚会（徒二1~4，14~21，41~42）。

根据徒二章、五章的记载，我们看见聚会是圣灵开头的。圣灵照着现实的情形，带领那些得救的人开始聚会。二46说，“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坚定持续地在殿里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。”四十二节说，“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。”这两处圣经给我们看见一幅清楚地图画，召会的聚会有大聚会的一面，也有小聚集的一面；大聚会是在殿里，小聚集是挨家挨户。圣殿里的大聚会，没有疑问是彼得讲，众人听；但是到了挨家挨户地聚集里，必定是有相当多的人，分享他们在殿里所听见的。四十二节说，“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。”这里的教训，就是彼得对犹太人讲的头一篇信息。那些原本持守旧约事物的犹太人，因着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那篇信息而改观念，从旧约的犹太教，转向新约神的经纶。因此，他们持续讲说那篇信息，不再回头去讲摩西、以利亚所说旧约的事物。他们持续在使徒的教训里，挨家挨户地人人传讲。四十二节和四十六节这两处经节，就像两个小的展览窗户，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里头的內容。他们挨家挨户地讲，不是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，乃是家家都持续传讲使徒的教训，传讲彼得所讲的。当时这三千人至少有数百个家，而家家都在那里讲；不是一个两个、十个八个人，马不停蹄的挨家去讲，乃是家家都在讲。在一两天之内，从一个彼得讲，一下繁殖成众弟兄姊妹都讲。以人的眼光看，这是难以置信的。

向外发展才能长得好

在五旬节那天，经过彼得的传讲，三千人得救了；这三千人持续在使徒的教训里，挨家挨户地在那里传讲。并且每一家不只一个人讲，几乎所有得救的人，个个都讲。然而我们中间，有人聚会三十多年了，却还不会讲。谁也不能否认小排挽回了一些人，但小排也确有其危机。这个危机就是能者谦让不讲，反倒一些说胡话的人常在会中乱讲。如此，显出来的光景自然无法叫人欣赏。我家院子里有一块草坪，老的草不长了，弟兄们就来替我换掉。我以为他们是买草皮，像铺地毯一样，重新换过。然而，他们不是那样作，而是把新的草皮块这里放一块、那里丢一块；两三个月后，一块块草坪就都发展出来，遍地都是青草。之后，那些草因为没有地方可长，就不再繁殖了。慢慢的，这些草彼此挤来挤去，结果都挤老了。从这件事我学了功课，看见召会也是如此。在台北这里，起初我们要把“草坪”丢出去，也不太有把握。然而历史告诉我们，一丢出去，召会就繁殖了。比方，原初我们对永和煞费苦心，不知该不该放手让他们少数人在那里聚会，岂知今天永和召会比台北一会所人数还多。然而，永和召会若再不发展，也会变“老”了。

今天在台北召会里“老草”太多，都挤在一起。一九四九年我们先在一会所聚会，第二年盖了新会所；分会所后，立刻分排，一排又一排。那些“草坪”都丢出去了，而且长得很快。后来我们中间受到打岔，一班青年人受影响，有了异议；主也在环境中带领我往美国去。一九六〇年代我到美国之后，相继在南北美洲、欧洲、非洲和澳洲，产生了几百多处的召会。

现在全地有六百五十处召会，约三百五十处在亚洲，其他三百处，都是从六〇年代，我去美国以后产生出来的，这对西方有了莫大的益处。然而在亚洲这里，却有了亏损，从史百克弟兄第二次来，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五年，这二十八年间，我们无形的、慢慢的走了下坡。到了一九八四年，以台北召会而论，几乎堕落到基督教聚会的方式，一直注重大聚会，而对分家分排的聚会，不是轻看，就是丢了。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间，我们非常重视分家分排，然而从一九五七年开始，我们不太注意了。我们一直盼望大聚会有吸引力，使聚会人数能增多；讲讲这个道，讲讲那个道，盼望能培植出站讲台的人。这就是一人讲众人听的路。然而从这条路带进来的人不多，托住的人更少。经过二十几年的劳苦，我们实际到会的人数，反而比二十几年前更少，这是我们的历史。二十多年来，我们为很多人施浸，人却没有被托住，因为没有小的聚会托住他们。

人一得救就能说话

回顾已往，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，因着小排多，又能托住人，所以带进了许多人。然而另一面，因着没有太多会传讲信息的人，供应就不强，这是小排的弱点。现在我们把得失作个比较，分排聚会的长处是容易带进人，也容易托住人，只是供应比较弱，但这个弱点是可以补救的。比方，今天美国有那么多的学校，有多少万学生，多少个教师，若是要求每个教师都是特优的才能教书，那么有许多学校就办不成了。无论一个教师的才干有多高，也不能抵过成千上万的普通教师。普通教师分头去教学生，每个教师教二十五个人，绰绰有余，这样的教育才会成功。

主的智慧是高的，是大的，召会一开头就在圣殿有大聚会，并且立刻在各家分排；五旬节那天，人一得救就说话了（徒二46~47）。这个开头开得很好，产生了好习惯。然而，在我们中间，人一得救却闭口不言，因为我们都认为：这个人昨天才得救，今天就能讲神的话吗？我们信不来。虽然这些初蒙恩的人，在一百个人面前讲话，不像老练的人那样会讲，但他们可以在小排聚会里操练；这样就个个都会讲了。从常理看，不会有人好好学语言，而学不会的；再笨的人也学得会。所以，只要大家都好好学，自然就会说话。以属灵这面而言，我们得救了，有了主的灵，又祷告，又读经，又参加聚会，听了那么多的信息，然而要我们说话时，我们却说不出话来；这是大聚会的习惯害了我们。大聚会把圣徒的功用杀死了，也把众人的权利剥削了。比方，一个大聚会的人数有三百人，不是个个都能站讲台，但若是把这些人分作三十个排，定规会有三十、五十，甚至六十个人，在小排里讲话。虽然他们在三百人面前不能说，但他们在十个人中间，一定能说。所以长期下来，大聚会等于把这些人的功用都杀死了。

一个老年人几天不走路，身体就会软弱；若是每天操练走几千步，疾病就不容易上身。老年人都能如此，何况年轻人，只要肯操练，没有不会的。同样的，我们在聚会中不说话，是因为不会说，没有操练说；这是大聚会把众人操练的机会抹煞了。然而，“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。”若是我们倚靠讲道人，当然谁也不想再在聚会中说话。因为不会有人聚会前在家中预备说话，大家都是两个肩膀端一张嘴，在会中等着“吃”，等着听好道。试想，你若不给孩子从小操练说话的机会，就不要怪他不会说。一个作父亲的若是一开口说话，就像是在演讲，滔滔不绝，孩子自然就像哑巴一样。所以，宁可父亲少说话，让孩子多说话。常常是所谓能干的恩赐，杀死了许多其他的恩赐。

人数增加证明召会各方面都好

我最关心的就是二十多年来，台北召会的人数没有增加反倒减少。台北召会样样稳固，人数不加是没道理的。台湾文化高、教育普及、经济繁荣、治安良好，样样条件都够，若是召会人数没有加，一定是我们的方针错了。以一个商人来说，员工作得好不好，要看结账后有没有赚钱。若是赚钱，表示的确作得不错；若是赔钱，就表示作得不好。经营公司、开商店是数钞票，在召会中是算人数。商场赚钱不一定能证实一切，但在召会中人数证实一切。福音若传得不够，召会人数不会增加；若是牧养不够，不会留住人；造就不够，人数也不会增加。只要召会人数增加，就证明召会各方面都好；相反的，只要人数减少，无论你说那方面好，都是不好。若说一个人身体健康，却不生育，那种健康不是真健康。召会是否健康，从人数统计就看得出来；人数证明一切。

人人有球场，个个下场练球

我们的负担不是要去掉大聚会，而是要学习在召会开头时的聚会方式，有圣殿的大聚会，也有挨家挨户地小聚会；二者都是我们必须并重的。在推动小排之初，我们曾经举例说到，从前三百个人在一个会所聚会，就如有三百个球员打球，但球场只有一个，因此大多数人打不到球。现在分了小排，一个聚会场地分作三十几个，每个场地只有十个、八个球员，结果所有球员都有场地，都能下场打球。那种集中在一个球场打球的作法，长久而论，把大家的功用都报废了。现在有三十个场地，不会打的人也有场地可以练球；这样一练，总有练成的时候。

将平日经营的“有”，带到聚会中

一九三三年我初到上海，有一次倪弟兄召聚弟兄们说，直到今天我们聚会的方式，还没有完全脱开堕落的基督教，还没有回到林前十四26：“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各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…”。他说，那个“有”字，在希腊原文的意思不是“要有”、“将有”，乃是“已经有了”，在手中了。他说这个“有”，是你平日在家里与主交通，在家里读主的话，有了认识，有了经历，等你来到聚会中，你就“有”东西可以发表。之后，我领悟倪弟兄所说的这一点，就如同以色列人过节时，把地里的出产，和牛群、羊群中的牛羊带去一样。他们整年劳碌，到了过节的时候，就都能从牛群、羊群、田产中，拿出一些东西带去。有人带牛，有人带羊，有人带新酒，有人带五谷，每个人都有所带的；这是正常的光景。然而，我们中间的聚会还没有到这一个地步，所以我们还得努力。

那时倪弟兄提到，我们需要搭一个梯子，使聚会的方式，从堕落的基督教进到林前十四26。首先他在弟兄这边，加了一个弟兄聚会；姊妹那边也有一个姊妹聚会。弟兄聚会时没有主席，没有讲道人，弟兄们一同实行林前十四26。你有这个，他有那个，大家都把有的那一点拿出来。可以说，从那时开始直到一九四九年，我们到台湾有弟兄聚会为止，从来没有成功过。不错，弟兄们都来了，却是两手空空的来，来了就都坐在位子上。的确，是没有人带聚会，但都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家没有话讲。起初有人建议“作个见证”，所以开头还有点见证可作。渐渐的，见证都作完了，大家仍是坐在位子上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这样的聚会是永远不会丰富的，也没有什么意思。等到我们在台湾作不通“弟兄聚会”时，才发觉我们根本没有在聚会中说话的习惯。习惯是由平日的经验累积的；我们从先前传下来的，就是一个有恩赐的人讲，众人听。经年累月，已经养成了听道的风气；我们中间没有讲话的习惯。等到有了小排，大家还是不习惯说话，倒是给那些争先恐后好讲话的人得了机会，尽说些无谓的话。

不再客观、客串的观察小排聚会

今天我们必须靠主的恩典，研究如何提高小排的水准。盼望那些能供应的人，不再冷眼旁观，按兵不动，他们需要了解这是他们自己的聚会，是他们打球的地方，是他们尽功用和尽职的机会。但愿他们能从客观、客串的观察，转到把肩膀摆进去。若是这样，小排聚会的内容一定得着加强。

我们总要把小排聚会建立成召会聚会的基层。召会的命脉乃是托在小排上面，召会的建造也是托在小排。小排作得成功，召会就刚强。这好比中国人所说，一个国家要强，必须先“齐家”；齐家乃是在治国、平天下之先。召会也是一样，圣徒的家聚会不强，要召会的聚会强，是不可能的。若要倚靠属灵大汉，来了一个基甸，召会就强；等基甸走了，召会就不行了。再来一个参孙，召会又复兴了；参孙去了，召会又落下去了。那是士师时代不正当地光景，我们中间不应该这样；我们不应该再倚靠属灵大汉，不应该再往这条路上去。

我们要使小排聚会在一个家、一个家刚强起来；大家都集中全力背负小排聚会。在小排聚会里，没有把握是出乎灵的不说，没有把握是供应基督的话也不说。这样，不该说话的人不说了，该说话、能供应、能负责的人就都说话了。如此，再没有客串的，没有旁观的，也再没有一个人不是把肩膀摆进去的。这样，小排聚会定规会强起来。

改变注意力找一条出路

举一个实例，南浸信会是美国的一大公会。他们托住人，主要是靠主日学。主日学的原则是分班制；他们不是一来就集中在一起，他们是分成一班、一班的，每班不过三、五十人。每一个主日，他们分小班聚会，用相同的教材。这样的小聚会，远比大聚会能托住人。

我绝对相信，如果在已过的十五年前，我们就改变注意力，不重大聚会，而重小排聚会，今天我们的人数绝不只是加一倍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要为这事祷告，改掉倚靠有恩赐之弟兄的习惯，每个人都好好的尽职，个个都把基督摆出来，不要使小排聚会的内容低了或空了。一九八五年是我们的实验年，众人都进实验室作作看，相信一定找得出一条路。我们不能倚靠三十年的历史，守着老招牌，不肯进步。当人数不加的时候，我们要像商人作生意一样，发现生意不赚钱了，就要快快醒悟过来，研究出路。请你们一同为这事祷告。

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讲于台北

第十一篇 小排聚会的内容(二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小排聚会最难之处是在于小排的内容。大聚会的重点，是放在一个讲道人身上；讲道人丰富，大聚会的内容就丰富。然而在小排聚会里，不一定有会讲道的人，来的都是“小萝卜头”，因此聚会的内容，自然不如大聚会那样丰富。用通俗的话说，如果我们想看属灵大汉，最好到十万人的大聚会，因为只有属灵大汉才能召聚十万听众，并且维持那个空气。即使是一个三、五千人的聚会，也需要一个属灵大汉。然而众所周知，属灵大汉并不多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属灵大汉，就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总统。

从肉身一面看，连校长都不是人人能当的；即使是作教师的，十个当中也不一定找到一个真正教得好的。从属灵一面看，得救的人的确很多，是一群一群，成千上万的，但几乎都是“萝卜头”，少有属灵大汉。在千万的基督徒中，有口才的人一定有，但爱主、追求主、来聚会的人，不都是来听口才的，大多数是想来享受基督的丰富，得着属灵的实际。所以，一个大召会要建立，一直想倚靠属灵大汉是不可能的事；毕竟属灵大汉少，“萝卜头”多。

召会的建造不是倚靠属灵大汉，乃是一般弟兄姊妹

从圣经来看，五旬节那天有三千人得救（徒二41），以后又有五千人得救（四4）；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挨家挨户地聚会。我们没有看见从这几千人里面，出来几个属灵大汉。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名叫司提反，在七章有他一篇长的信息（2~53）。还有一个传福音的腓利，他有被提的经历（八5，26~40）；然而在圣经里，我们找不到一篇他的福音信息。这说明传福音不需要长篇大论，乃要知道别人的需要，陪着人走一走，向人讲明圣经，就带人得救了。

使徒行传也记载了一个人名叫巴拿巴（四36，十一22~24），但在圣经里，我们也读不到巴拿巴的讲道记录。除了这三人以外，再也找不出其他特别的名字。如果在这八千得救的人中有出色的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绝不会不记载下来。以彼得为例，他讲的道，篇篇都留在圣经里；保罗讲的道，更是长篇大论的记载在圣经中。由此可见，除了彼得和保罗，在当时得救的人中，

圣经提到的只有司提反、腓利与巴拿巴三个人，其余的程度都是一般高，都是一堆“萝卜头”。

我们若是这样读经就会发现，圣经没有记载的事，也非常富有意义。当保罗头一次出外尽职，是巴拿巴与他同去的（十三1~3），但巴拿巴并没有讲道。一有讲道的场合，都是保罗讲个不休。圣经里有申言者，有教师，然而申言者和教师，不一定是属灵大汉。在圣经中，我们找不出属灵大汉这条线。若是巴拿巴讲道很出色，路加一定会记载；提摩太的讲道也没有记载，可能他的讲道也是平平的。新约二十七卷书中，没有一卷是巴拿巴或提摩太写的。只有保罗是个真正的属灵大汉，新约二十七卷书中，他个人就写了十四卷。我在这里是要点给大家看，要召会被建造，非普遍化不可，非靠一个个“萝卜头”不可，而不是靠属灵大汉。

召会是神的农场，大家一同生长

一个地方召会的强弱，不在属灵大汉身上，乃在一个个平平常常的弟兄姊妹身上。圣经把召会比喻作神的耕地、神的农场（林前三9）。田地种了麦子，到了成熟的季节，满田金黄色，并且好像修剪过一样，没有特别高，也没有特别低的麦穗，全是平平的。召会是神的庄稼，正常的都是平平的，特别的反而是不正常的。然而我们的眼光不是这样，我们到各地召会，眼光都是放在几个出色的人身上。若是这个召会有几个特别出色的人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召会一定有前途。

我们中间的历史告诉我们，什么地方召会有“出色”的人，什么地方召会就容易出问题。反而是那些信徒平平的地方召会，能稳稳当当的往前。专靠属灵大汉的召会，都容易像昙花一现，好景不常，因为无论人多么属灵，都不会活得太久。摩西说过，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强壮的可到八十岁（诗九十10）。等这个属灵大汉过去，一切就都了了。然而平常人却一代接续一代；平常人生的，都是平常人，他们代代不绝，生生不息。

保罗是个属灵大汉，两千年来许多爱圣经的人，都渴望听保罗讲一篇道，然而保罗过去了，地上没有第二个保罗；但平常信徒却是一群群的，主在地上所拯救的都是平常信徒。以台北召会来说，几乎没有什么属灵大汉，大多是平常信徒。所以，不要期望“保罗”来到我们中间，乃要盼望一般的信徒个个尽功用。有人对我说，“台北召会怎么办啊？个个会所会讲道的都不多。”我们是盼望个个会所都能有几个属灵大汉，但主不照着我们的愿望，

祂乃是照祂自己的意願。所以，我们的观念都要转，要看见神没有意思用属灵大汉建造召会。

弗四11说到，有使徒、申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。然而，并不是他们直接建造召会；直接建造召会的，都是一般的圣徒，是基督身体上的众肢体（12）。身体上的众肢体，在爱里持守着真实，持守基督，就因祂的增长，叫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（15~16）。那些使徒、申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等有恩赐的人，不是直接建造召会，他们只能算是中间人。一个地方召会要建立起来，非得靠一班平常的圣徒不可；大家都是平平的，没有什么特色，越平越正常，越平越持久。

想要集中有大聚会，由能讲道的人带领，并非圣经的原则。圣经的原则是神用有恩赐的人，带人得救，把人成全之后，由这些受成全的人直接建造召会。乃是众圣徒直接建造召会；即使是像保罗那样的属灵大汉，他们在地上的时间并不长久。所以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有挨家挨户地聚会；召会必须有小排聚会。

小排聚会是吃家常便饭

小排聚会的成员都是平常的信徒，所以，很难期盼小排聚会能有很高的内容。一般而言，最能叫人吃得健康，维持生命力的，都是家常便饭。一个人若是天天吃大筵席，寿命一定不会长。我们的小排聚会不是大筵席，乃是家常便饭；所以，不要盼望小排聚会供应大筵席。我们所求于小排的，该是家常便饭。然而，今天的问题是，小排只摆出点心，没有家常便饭。点心不宜多吃，吃多了对人的健康有害。人要健康，就得少吃太油、太甜、太咸的食物；若能注意这几项，全家都会健康。小排所供应的应该是家常便饭，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就如小排推动之初，我们听到许多见证，都像吃冰淇淋一样舒服。我们听见许多久不聚会的圣徒回来，这样的见证使人受鼓舞。那时我就担心，若是小排聚会不吃家常便饭，有一天冰淇淋没有了，就会空空洞洞，没有供应。我们不断传讲这样的负担，就是要大家转观念，盼望众圣徒了解真情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大聚会上；那条路是行不通的。大聚会像滑冰，许多人滑进来了，却留不住人。今天基督教注重大聚会，办神学院产生并栽培传道人。然而，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却是“栽植”，召会在那里把一个个平平常常的信徒养大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转观念，我们作不出大筵席没有关系，但要作出家常便饭。只要肯作，许多人都能作出家常便饭。圣徒们都是爱主的，都盼望召会能建立起来，相信众人都肯接受主这个带领。

今天在全地五大洲，共有六百多处召会，每处召会都看着台北召会，因为这里是海外召会的发祥地；所以台北召会必须建立起来，否则其他各处召会很难往前。我们都得回到圣经，按照圣经的启示和原则，注意小排的建造，把台北召会这几千位弟兄姊妹，都培植在小排里。每一个小排都像一个园地，我们只要把这几棵青嫩的树木培植起来，就必是成功之途。盼望凡是爱主的人，都要为着小排的往前，把肩膀摆进去。好像一个家庭一样，有十个、八个人，却不只一个人烧饭，人人都得学烧饭，就是不会烧，也得配搭买菜、洗菜等，使家中的饭食齐备，全家人吃了都健康。

善用主的话提高小排聚会的内容

召会历史给我们看见，大聚会依赖属灵大汉讲道的方式，并不可靠。那是冰地，不是实地，人只能在其上滑冰；小排才是实地。若是我们三千人，有三百个小排，排排都是结结实实的，天天过家常生活，吃家常便饭，人人就会健康。然而，我们该如何提高、加强小排聚会的内容，使小排聚会丰富呢？多年来，我们尝试各样的方法都不成功。经过许多的试验，我们发现小排聚会要丰富，一定要学习善用主的话。基督教作礼拜的人也都读圣经，然而读圣经也是有不同的；有的是活的读，有的是死的读，二者差别非常大。

同样一节圣经，你可以把它读死了，读得只剩下白纸黑字；你也可以把它读活了，读得非常丰富有享受。这并不是说，为着要使小排聚会有供应，我们才花工夫读经，乃是我们都得注意自己怎样读经。我们要小排强，就必须自己强；自己若不强，小排就不会强。因为我们就是参加小排聚会的人，我们来在一起就是小排；我们个个不强，不会活读圣经，小排自然强不起来。所以你若不强，小排就不会强。一个基督徒要刚强，就得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你的读经必须是活的读。所谓正常基督徒的生活，就是天天祷告、与主交通、随灵而行、活基督、经历基督作生命。你有了这个生活，不只到小排聚会中是活的，就连你在家过生活也是活的。

读圣经时以生命读经配着读

许多弟兄姊妹都能见证，十多年前我们没有生命读经，每当读经遇到难解或深奥之处，就到处找参考书，末了弄得头昏眼花，却得不着什么，也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一九七四年在美国，因着人数增加得很快，主带领我们开始有生命读经训练。十一年当中，我们把二十七卷新约都读过了，约有一千二百篇信息，现在整套信息都出版成文字。按事实说，那里面真是丰富；不只每一篇丰富，可以说每一页都很丰富。只要你肯读，肯翻开来读一段，对你都是帮助。这套信息是我们中间丰富的库藏；我劝你们无论读圣经那一卷书，都要把生命读经拿来配着读。你自己读经还不太能解得开，但你把生命读经摆在旁边配着读，读过几行之后，你就摸着圣经里的精髓，得着生命的供应。不要以为我们这样作，是以生命读经取代圣经。不，你这样作作看，就会知道生命读经的每一句话，都把圣经供应给你，把生命供应给你。结果你会发现，生命读经不仅不是代替圣经，反而是推崇圣经。

生命读经里没有闲话，每一行都是以圣经作材料，把“生米”煮成“熟饭”给你吃。这不是说我们吃了饭就不要米。好比我们是把生的大豆，替你磨出豆浆，作成豆腐；是把小麦替你磨成面粉，蒸出馒头来。这一套生命读经是一把钥匙，能打开属灵粮仓的门，节省你们许多追查字义的时间，是得着丰富供应最便捷的路。你们若肯尝试，就知道以生命读经配着圣经来读，一点也不枉费时间。

每天花二十分钟读主的话

你们都爱主、爱召会，我信你们都能接受我的劝勉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不要求多，每天只要拿出二十分钟，一面读圣经、一面配着生命读经读。你们若肯这样作，就会发现大不相同。“有志者，事竟成，”凡是愿意作的，一定作得到。你们要向主说，“主啊，怜悯我，每一天或早或晚，求你给我二十分钟，我要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，活在你面前。”你若愿意每天这样作，就很容易达到目标。

或许有人说，我早上起不来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要一个人早起还容易，翻几个滚就起来了；但要一个成年人晚上十点半睡觉，就像勒住一匹往前奔驰的马那样不容易。早睡的确是个挣扎；明知该早睡，却这边和人在电话中多聊几句，那边拿起报纸多看几分钟，不知不觉时间就晚了。我们常对主说，“主啊，我实在爱你，但求你怜悯，我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其实，在看报纸这类的事上，我们不仅心有余，并且力充足，读了第一版，接着第二版，直到末了的广告版。

若是我们真有心，只要在主面前，将我们属灵的生活稍微整顿一下，绝对能达成目标。我们只要肯赎回光阴，把浪费的时间拉回半小时，或者把睡眠的时间缩短半小时，用在主面前，就会使我们身、心、灵都健康。今天，我们是来到一个关口，若不把小排建立起来，召会定规没有前途。召会的开展是建立在小排上，而小排的成员就是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若都能作家常便饭，小排一定能建立起来。家常便饭的产生，就在于你我每天花半小时，或二十分钟读经。若是小排里的每一个人，都能每天有二十分钟的读经，在家里预备小排聚会的材料，再配合小排聚会里所用的圣经节，小排聚会的内容自然就会丰富。

圣经中有一本相当综合性的书，就是罗马书，其中包括福音、真理的亮光、生命的造就等，很适合在小排聚会使用。若是已经追求过罗马书，也可以选择心脏书之一的加拉太书。若是你们选择加拉太书，日常的追求就要进入加拉太书。换句话说，你们平常享受的内容，就是小排聚会的材料。如果召会中的每一排都这样实行，小排聚会的内容一定丰富。盼望大家都在神面前许愿，为着预备小排聚会，天天花二十分钟读经，并追求信息。

要使小排聚会完全脱俗

我们一定要使小排聚会脱俗，脱宗教，脱遗传，脱死亡。小排聚会最好的开始，不是从读经开始，也不是从祷告，也不是从唱诗。小排聚会最好的开始，乃是从不开始而开始。比方，你在晚上七点半之前，就到了小排聚会的那个家，你千万不要作出一副属灵的模样，在那里祷告或读经。若是你真有负担祷告，那当然可以，但不要宗教式的祷告。祷告要自然，不一定是闭着眼祷告才属灵；闭眼只是帮助你排除其他打岔的事物。这时如果进来一位弟兄和你打招呼，你要快快站起来，和他拉拉手、谈谈话，彼此关心并问候。不过请共同遵守一件事，就是要顾到时间，一到七点半就要开始聚会。有的人可能很自然的发出祷告，有的人可能很自然的点一首诗歌。二十分钟后，大家可以一同祷读圣经。虽然每个排里都没有带头人，但每一个也都是带头人；不仅弟兄可以带，姊妹也可以。这时，可以把生命读经摆出来，任何人都可以开头来带读。然而，这个读不是死读，乃是活读。你读一读，里头感觉很有味道，就可以三言两语地分享。读到一句话，里头觉得很有供应，就自然发出祷告。切记，无论祷告也罢，作见证也罢，分享也罢，都不可以长，每人最多两分钟。这样，聚会必定丰富。所以，小排开始时，可以自由交通、关心、问候、代祷；之后，就要祷读圣经，配合着生命读经，大家再有简短的祷告、见证或分享。

小排虽然没有安排带领人，但聚会时有人把“食物”端出来，他自然就是带领人，就是中坚分子。每个家总有一两个很懂得烹饪的人，他们应当在作饭烧菜的事上，负责多作一点，并且教别人作，也带别人一同作。若是小排里个个都是弱者，而另一排强者多，这时就要和长老们交通，把强弱稍微调配平均，使排排都有几位中坚。

单纯的解说主的话，使人印象深刻

我们要以《加拉太书生命读经》第一篇作示范。这一篇信息开头说，“加拉太、以弗所、腓立比和歌罗西，四书合成一组，构成新约神圣启示的心脏。”（一页）当我们读到这里时，可以停下来，带一点讲解，说，“弟兄姊妹，这里提到有四卷书合成一组，是那四卷呢？就是加拉太、以弗所、腓立比和歌罗西书。”这是读，也是解释。接下去说到：“构成新约神圣启示的心脏。”我们就可以告诉大家：“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这四卷书是心脏书。”然后再往下读：“所以，这四卷书非常重要。以弗所书论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歌罗西书说到基督是身体的头；加拉太书和基督有关，腓立比书与经历基督有关。在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，我们清楚地看见头与身体；在加拉太书和腓立比书，我们看见基督以及对基督的经历。”（一页）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，可能听的人有了灵感，说，“你看，真好。这几句话，就把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的主题点得很清楚。以弗所书是论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歌罗西书是说到基督是身体的头。”当我们这样说的时侯，切记要脱开讲道的口气，只是很简单，很单纯的用生命读经的话来说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烹饪中，最好的是北京菜。原因何在？因为北京菜不是靠调味料来提味，而是把食物的原味烹煮出来。最好的读经就是不要用太多调味料，而要单纯的把主的话读一读，那样更有印象，更能感动人，也节省时间。在小排中读经，有些段落的内容只要读过即可，因为是为着连接下一段，好像乐曲的间奏一样。有些内容则可以加上一点见证，有些内容摸着你的感觉时，可以再加上一点祷告。

把时间、机会让给青年人

此外，还要抓牢一个原则，就是年长的圣徒在小排聚会中，不要倚老卖老讲个不停，要让年幼的多说一点。比方一个五代同堂的家庭聚集在一起时，从三、四岁的孙女口里说出一些话，大家听了皆大欢喜，没有一个会想睡觉。然而，若都是老爷爷一个人讲个不停，空气就容易死沉，众人也容易打瞌睡。同样的原则，小排聚会一定要把时间、机会让给青年人。

全世界都公认，人群社会的进步都维系在年轻的一代。不管老一代知道多少，后一代总是站在前一代的肩膀上，而且更高明、更进步。在真理上，青年人也许知道的不如年长的多，但青年人知道的点却比年长的新鲜。我们中间对真理的学习和研究是突飞猛进的。我们所造的新名词，都不在一百个以下，举凡素质的灵、经纶的灵等，都是以前没有的。今天的时代，没有一项学问不在进步，社会各面的突飞猛进，都是在于青年人。所以我们应该相信，召会的前途，聚会里的新鲜活泼，都在青年人身上。我们应该把时间、机会让给他们，让他们尽功用。如此，青年人有了机会，召会就会越过越新鲜，越过越欣欣向荣。这是一个铁定的原则。

盼望我们众人都向主许愿，天天操练读经，到小排聚会时，就可以把所预备的摆出来，或有祷读、或有见证、或是祷告。这样的小排，可以带福音朋友参加；他们往往因着一两句话，就得救了。所以，小排应该是综合性的。小排两个最大的功能，就是一面挽回久不聚会的，另一面托住新得救的。为着达成这两面的功能，弟兄姊妹一定要牧养人，就是前去探访人。小排若是能把人带来，并托住人，召会就能得着建造。

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讲于台北

第十二篇 建立小排，使基督的身体得建造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圣经说召会是神的家，也说召会是神的国。原则上家与国不同；国是人数众多的单位，但家不是。家是建立在个人单位上，国是建立在家庭单位上。必须先有健全的国民，才有健全的家庭；有健全的家庭才会有健全的社会；有健全的社会才会产生强盛的国家。召会一面是神的国，一面也是神的家；神的国的基层是建立在家上面。然而，堕落的基督教忽略了家的这一面，只是注重“会”，所以扩增和繁殖相当低落。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要走恢复的路。我们应当恢复到起初，注重“家”这个单位。家的单位强，国自然就强。

召会是神的、基督的、众圣徒的

一个家的组成分子有男女老少，有强有弱，并非整齐划一。若整齐划一，那恐怕是军队，不是家了。有时，作工的弟兄们会盼望自己所在地的召会像个军队，成员既整齐，又个个是战士；然而若是那样，就不像是个家了。有的人对小排的看法却又是另一种，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小排，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聚在一起，大家彼此讲不出什么，所以没有好道可听。拥护小排，想作排长的观念不对；期望小排里个个是兵，如同军队的观念也不对；只想到排里听别人讲的观念也不对。这些观念统统都要转，因为在这些观念里，满了细菌和问题。

我们对小排的看法必须转变；我们必须看见当初使徒出去建立召会，并没有建立使徒的工作。使徒把召会建立起来之后，也没有把长老抬得很高。以基督教的光景而言，不论是牧师、传道人出去作工，或开堂设会，都是越作越把人作到自己的肩头上，作到自己的护庇里。社会上的人看待这些，都会认为那是某某牧师或传道人创建的堂会。等到他们一离开那个堂会，留下的人立刻变作无倚无靠，像一群孤儿没人照料，不久也就分散了。我们中间的情形是长老们在地方上治理召会。然而有些地方，长老们越治理，召会越进到他们口袋里，好像召会是他们的。

一面，弟兄们积极治理的态度是很好；但另一面，却不可将自己所服事的会所，装到自己的口袋中，使其他会所受影响。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召会是神的召会（林前一2，十32）、基督的召会（罗十六16）、众圣徒的召会（林前十四34）；圣经里没有使徒的召会，也没有长老的召会。

使徒们说，他们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也传自己为耶稣的缘故，作众人的奴仆（林后四5）。使徒们不是召会的主，使徒们乃是神家里的家奴。作工的人不是召会的主人，乃是众圣徒的奴仆。众圣徒是神的儿女，然而一旦有人作了同工，成了使徒，这些人就变成神儿女的奴仆。这是圣经里的教训。在马太二十章，主耶稣向门徒揭示自己要上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，但门徒们听不进去。约翰和雅各的母亲，甚至自私的向主恳求，要她的儿子在主的国里坐在主的左右；门徒们听见就恼怒约翰和雅各（17~24）。于是主对门徒说，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也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。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；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，就必作你们的仆役。”

（25~26）到了二十三章，主对群众和门徒说，经学家和法利赛人“喜爱筵席上的首座，并会堂里的高位，且喜爱人在市场上问他们安，称他们为拉比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”（6~8）。在十一节，主说，“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作你们的仆役。”（11）主这两次说到为大的乃是作仆役，彼得必定亲眼看见，亲耳听见；所以他后来写书信时就说，“作长老的人，…不是作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，乃是作群羊的榜样。”（彼前五1，3）使徒说这样的话，表明召会中存在这种事实。因此，长老不要作主辖制、辖管圣徒，最好乃是作群羊的榜样。接着彼得又说，“照样，年幼的，要服从年长的；你们众人彼此相待，也都要以谦卑束腰。”（5）“年长”一辞，原文与一节的长老同字，原则上是指所有年长的人，也包括前面所提的长老。一面，年幼的服从年长的；另一面，不管年幼、年长，都要彼此顺服。

所以，长老和使徒不是主人。召会的主人第一是神，第二是基督，第三是众圣徒。治理召会的、带领召会的，甚至兴起召会的都是奴仆。使徒是奴仆，长老也是奴仆，主人是众圣徒。然而，在堕落的基督教里，不只神职人员不守地位，甚至众圣徒也都没有守住地位，把自己作主人的地位丢了。千万要记得，召会是神的召会，召会是基督的召会，召会是众圣徒的召会；召会绝不是同工的召会，也不是长老的召会。这个对召会正确的认识关系重大。当你知道你是某样东西的主人，你对你的所有物一定尽心竭力的保守。

譬如，这栋房子是你的，你是这栋房子的主人，你一定会尽力保守这栋房子，坏的地方就修，漏的地方就补。然而，这栋房子若是你租来的，你就不会太尽心，反正房子不是自己的，漏就漏吧，坏就坏吧，只要可以躺下睡觉就好了。因此，众圣徒都必须看见，我们是召会的主人。

众圣徒是召会的主人

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新的观念、新的感觉，我们是召会的主人。召会是神的国，是神的家，家不强而要国强是不可能的。家要强，需要众圣徒个个都作主人；同工不过是家奴。所有服事圣徒的人不是主人，圣徒才是召会的主人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不能让堕落的基督教影响我们中间的空气、味道，叫我们高举传道人、长老、执事，而忘掉真正的主人乃是众圣徒。我们努力要转的就是这个观念；这个观念若是不转，我们永远不能脱开堕落基督教的领域。我们必须看见这个极大的亮光，并在这光的管制下服事圣徒。

徒十四章记载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出去，到了以哥念、路司得等地，一处一处传福音，建立召会（1~7）。大约不出一年，他们就回头在一地一地设立长老（21~23）。所以，那些当长老的，都是得救不到一年的人，可说是“婴儿长老”。使徒们就是要众圣徒明白，他们没有意思把召会建立在自己身上。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带人得救，建立了一地一地的召会，设立了一些长老，然后把一个个地方召会，都交给当地的长老。

中国的父母通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和感觉，觉得自己的儿女永远像个孩子。许多能干的母亲，她们的女儿都不太会烧菜，因为全是母亲一手包办。结果女儿结婚后，不会作菜，因而影响了夫妻生活。同样的，作父亲的总觉得儿子不会作事，结果都是父亲作；至终儿子真的变得什么都作不好。然而，在保罗手下，“婴儿”都作长老了。这些长老们开始时可能不会作，但越作就越会作；越不作就自然不会作。一九七五年，我们在台北召会有一次改制，盼望能产生新的长老，但至今几乎没有新的长老出来。我们有成千位弟兄们，却没有新的长老，所以我们要改。作父亲的要往后退一退，少管事，让孩子们有机会作事。

在新约里主没有设立领头人

圣经的原则是我们的依据。当我们回头来看召会治理的问题，才发现这是从前没有思索过的事。在新约里主没有设立一个头目来领头；祂设立十二使徒，却没有设立一个使徒长，也没有设立一个召集人。到了徒六章，召会设立了七个服事饭食的人（3），但我们也看不出在这七个人中，谁是领头的。等到保罗和巴拿巴设立长老时，他们也没有提到“长老长”之类的事。在召会生活的实行中，我们的观念总认为几个长老中总有一个是“长”。这个观念和神圣的观念不同，也和圣经的观念不同。这种观念好像回到了旧约。

在旧约里，神的子民是在神治之下，神在至圣所里借着乌陵和土明启示祂的心意，然后由大祭司转告众百姓（出二八29~30，民二七21）。以后，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他们就想效法外邦人，盼望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。他们向神求王的想法很得罪神，因为那意思是否决神作他们的王。结果，神给他们一个王，那就是扫罗，使他们痛苦极了（撒上八4~18）。设立王是违反神治的原则，我们在召会中不能有要王的思想，更不能有作王的野心。

有些人以为在我们中间必须有一个强的首领，要设立一个头，大家才会有责任感，那完全是人的观念。我们实行小排时，没有人作头，人人却都要有责任感。我们都得改观念，看见召会是众圣徒的召会。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负起责任，因为你们是召会的主人，召会是你的，是我的，是众圣徒的。

治理召会要有身体的感觉

三十多年前，主借着我，借着这分职事，在台湾开始建立一处一处的召会。以人来说，我有全权和地位说话。然而，你们都能见证，尤其在台北这里，我从不过问什么。我到美国这二十多年，台湾各地召会的情形，我从来不过问。我在美国作工，美国的众召会也能见证，我不控制召会。我的家在安那翰会所旁边，但安那翰召会的情形，我并不完全知道。安那翰召会就是圣徒们的召会，不是我的召会。然而，我担心同工、长老们的观念不是这样；或许他们的观念是如此，作风却相反。台北召会有四十六位新设立的长老，分散在二十一个会所里。我希望从今以后，每一个会所的长老都好好治理，但不是为着自己所在的会所，乃是为着全召会；并且不只是为着台北召会，更是为着基督的身体。

治理任何一个团体，都需要两个主要的力量：人力和财力。就算你要我治理一个小工厂，没有人力和财力，也绝不能成事。已往弟兄们治理各会所，无论谁去治理，都是为自己的会所争人力，并且极力将人留在那里，不使人力外流。一到长老聚会中，也几乎都用许多理由，为自己的会所争取财力。请你们记得，你们治理召会的时候，不是为当地召会治理，乃是为基督宇宙的身体治理。

同工们不论服事的项目为何，都愿意自己服事的项目人才济济，甚至干涉圣徒搬家的事，不要人搬离，而要把那个项目作成佼佼者，好像要为主争光；殊不知这就是难处的所在。若是你们当地召会的弟兄，有负担到南美去开展主的见证，你们不但不要留他，反而要感谢主，要鼓励他，送他路费、安家费，甚至三年的生活费。你们若肯这样作，召会就要蒙福。不要认为头等的、最好的，一定要留在台北召会，一定要留在自己所治理的召会。你心里这样认为，主偏偏不这样作。

我们治理召会一定要有身体的感觉，不要用自己的眼光评定什么事，那完全由不得我们。依我们看，雅各坏极了，但主说，祂爱雅各，恨恶以扫（罗九13）。照我们的眼光，我们只要把自己所在的会所治理好，但神却要全面建造基督的身体。在全地有六百多处召会，我蒙主怜悯，始终是一视同仁，宝爱每一处召会。盼望你们也有身体的感觉。你们在一地服事召会，不是为着该地的服事，乃是为着全地主的身体而服事。今天，没有一处召会是属我的，我只知道服事众召会。盼望不仅同工、长老有这个态度，有这个灵、这个感觉、这个味道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如此。

我们看见主建造召会的基本原则，是建造小排为基层。既是如此，我们就要全力以赴，把小排建立起来，人人将肩膀摆进去。我们参加小排，千万不能抱着一个态度，是去作头带领，把小排带起来。我们去参加小排，是去加强、充实，而不是去作头。因着我们去尽功用，因着我们比别人对聚会更有供应，在主眼中，我们很自然就是那个小排的支柱；那个小排因着我们尽功用就强起来了。然而在我们这一面，绝不能有丝毫去作领头人的感觉。

众肢体都发展其属灵恩赐

圣经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主没有明显设立谁是作头的，目的是要众肢体各自发展他的属灵恩赐。在发展的过程中，强一点的人就多负一点责任，这些人自然就成为支柱。以小排来说是如此；以分会所来说，是这个原则；以召会来说，也是这个原则。这样，主在这里才能有一条出路，我们才能脱离组织；这个光在我们中间应该很透亮。在召会中，第一，我们没有组织；第二，我们没有等次，没有上管下，或下从上，我们的关系不是上司和下属。我们没有组织，但我们却有强而有力地联络和交通。

因着已往我们安排带头的作法，所以这几十年来造成漫长的痛苦。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弊端，既没有成全一般的弟兄姊妹，也没有成全作头的人。当我们重新思考新约圣经中关乎这一类的事，就看见主从来没有设立带领的人。因此，我们要靠主的恩典，让众圣徒在恩赐上多有发展。发展的结果，自然有的显出强一点，有的显出弱一点。强一点的就多负一点责任，弱一点的也当尽他那一分。结果多负责任的人，自然就作了支柱。

现在我们盼望弟兄们都抱着这个态度，存着这种灵，积极并全力以赴的进到小排聚会里，照着主所量给的恩赐尽功用，主自己会将你们身上属灵恩赐的度量显出来。如果主量给你的度量多，你自然而然就是小排的支柱。你只要忠心的把主给你的那一分，完全摆出来，你的功用就尽上了；那么主就在你身上得着地位，召会也因着你得益处。人人如此，显出来的结果就是有秩有序，恩赐的度量都摆出来。

聚会的基本供应来自神的话与神的灵

聚会的基本供应是来自神的话；聚会中的基本活力、动力或能力，乃是来自圣灵。主所给我们的两大恩赐，一个是祂的圣言，祂的话，就是圣经；一个是圣灵，是我们的动力、活力、能力的来源。无论是大聚会或小聚会，聚会要丰富而刚强，一定要有主的话，也一定要有灵。这个灵很奇妙，是在于神的话。有的人以为有圣灵就有主的话，那是错误的。基督教各宗各派里，灵恩运动在真理上最贫穷，因为他们忽略主的话，只着重圣灵。事实上，注重灵而忽略主的话，结果是一贫如洗。圣经是说，灵在于话。约六63说，主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。

这些年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所以蒙主祝福的原因，就是出于主的话和主的真理。因此，我们在小排聚会中，一定要推荐主的话，使用主的话。要使我们的聚会刚强而丰富，就要学习使用生命读经。生命读经能辅导我们读经，帮助我们进入圣经中的丰富，而不是顶替圣经。它就像在你手中的一部好机器，你需要学会如何正确的使用。同样一本生命读经，摆在你手里有没有用，全在乎你会不会用。

我们在召会聚会中，要尽量使用生命读经的丰富。最好能用两次小排聚会读完一篇生命读经。然而，不能硬性照着页数分；不要看这篇信息有八页，就这次读四页，下次再读四页。你们应该先看段落，头一次读新的一卷书，总得把背景读过，篇幅虽长，也不必太费工夫。第二次总要把主题读过，主题的内容虽短，却可以把它放大一点。我们在小排聚会中，要好好读生命读经，遇到真理的地方，好好的说一说，把重点强调一下，这样才能读得透。

更好是在小排聚会之前，每位弟兄姊妹都花工夫先读一遍，有点消化，事先有些预备。到了会中，那些作中干的弟兄，因着圣经真理强一点，生命丰盛一点，发表好一点，都要负起责任把新名词稍微解释一下，使大家都得益处。读到了要紧的经节，可以自然的有点祷读。这时若有人受感动，也可以有些祷告。或者有人听了这些话，想起已过的经历，就有些见证交通。或者有人聚会很喜乐，吃喝饱足，心被恩感，想起一首诗歌，大家就一同唱唱。若是没有诗歌，没有灵感，也不要随便找一首诗唱。我们都要操练如何聚小排，好像打球一样，需要多加练习。

小排是召会建造的试金石

我们看清召会的建造，是建造在小排上；要建造召会，非建造小排不可。那么谁来建造小排呢？不是同工，也不是长老，乃是众圣徒。召会若是建造在小排上，即使同工、长老们不在，这个建造仍然稳固。小排是召会建造的试金石，召会是建造在这个基层上。我们今后要作稳健的工作，要把一切都作到小排里。以目前的局面来看，小排所要作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恢复久不聚会的。盼望弟兄姊妹全体动员，按地址去寻找久不聚会的人，恢复他们参加小排聚会。这需要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出代价，多作一点。每一次排聚会后，就将弟兄姊妹的情况表拿出来，读给大家听；最好再有几位圣徒接受负担，前去看望、挽回。若是排排如此，台北召会就会有三、四百个排在行动，那么一定有相当的弟兄姊妹会被恢复。

第二件事，是要推动每个弟兄姊妹，不管老少，只要有家的，都把家打开，最低限度也能两周打开一次。每隔一周有一次家庭福音，要在排里慢慢开导他们，给他们一点福音材料；鼓励他们替主说话，把家打开，以实行挨家挨户，家家都传福音。

第三件事，就是要尽力托住来聚会的人，来一个黏住一个，总要把人托住，不让人流失。这件事我们一定能作得到。我们已过的历史，曾经一次受浸上百位，过了半年后，剩下不到十位。原因何在？就是只靠长老、同工托住人。托住人的责任不可能挂在长老、同工或少数人身上；托住人的责任一定是在小排，也就是在众弟兄姊妹身上。这是小排一个极大的责任。

第四件事，要加强、提高小排聚会。要使小排聚会丰富，就要把主的话丰富丰富、活活泼泼的，作到小排里面。

第五件事，是要带小排达到神对召会的目的，就是使主得着一个活的身体，在地上作基督丰满的彰显。如果我们都这样实行，小排一定丰富又刚强，基督的身体也必定得着建造。

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讲于台北